

國聞週報

第十卷　第四十八期

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四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券之新聞紙

KUO WEEKLY WEN

要目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一六一號
天津國聞週報社發行
電報掛號五三九一

福州所謂人民代表大會攝影



（圖中）1李濟深，2蔡廷鍇，3黃祺翔，4何公敢，5翁照垣，6蔣光鼐，7陳友仁，8薩鎮冰（主席台上由左至右第二人），9徐謙，10李章達

（十一月二十日自福州攝寄）

松年先生紀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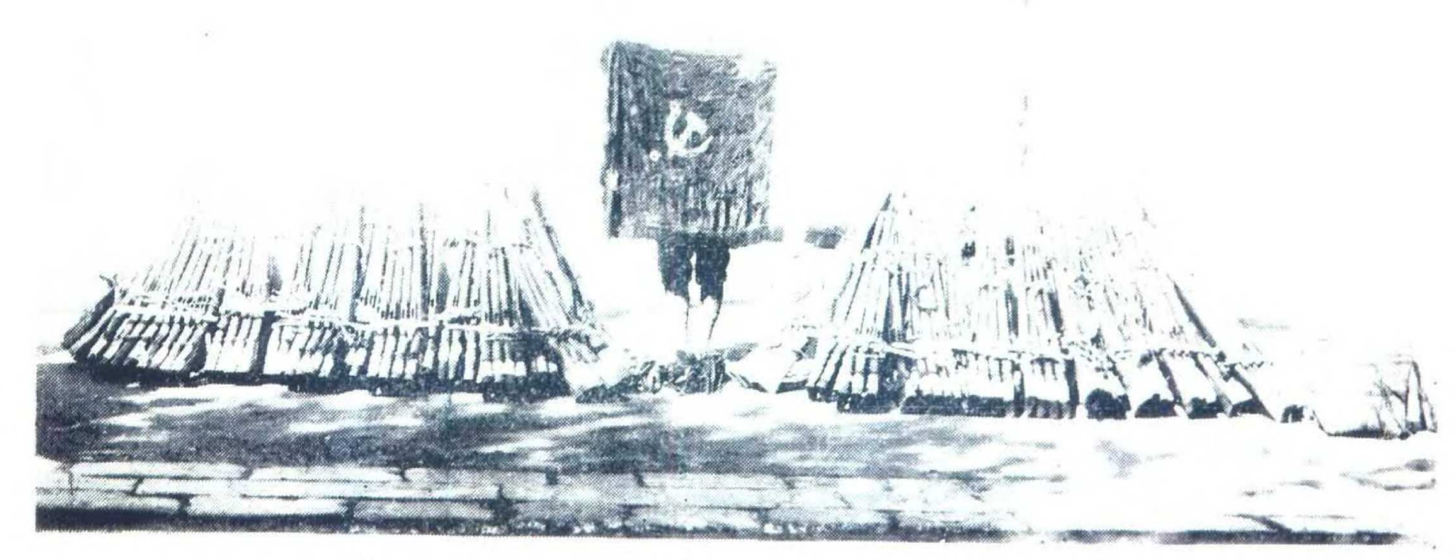
團結民族互相勵矣

德親王題

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五日

內蒙自治問題主要人物之德王爲本社記者汪松年先生題字（蒙文與漢文之義相同）

贛剿匪軍所獲之勝利品



本月十二、十三日贛剿匪軍在臨川縣屬之許灣，與匪僞三七軍團激戰，擊匪四千餘名，俘獲甚多。圖係剿匪軍第四師所獲僞三軍團第五師第十四團團旗及槍枝之一部。（萬少康寄）



國聞周報

第十卷 第四十八期 目錄
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四日出版



閩變續記

記者

閩變初發，記者曾撰「閩變始記」刊於上期週報，惟以「時」與「勢」之關係，多所排漏，今閩事尚在繼續發展中，爰爲續記，以記最近一週之經過，兼以彌補「始記」之闕失。

一、「始記」拾遺

十一月二十日福州之中國全國人民臨時代表大會，到會各省人民代表計廣東黃琪翔·蔡廷鍇·蔣光鼐·許錫清·鍾喜焯·李章達·翁照垣·蔡省淵·徐名鴻·張文·何彤·舒宗鎏·曾蹇·丘島人·黃良庸·潘光遠·盧任俠·麥朝樞·丘國珍·尹罕微等，廣西李濟深·朱清等，安徽徐謙·戴戟·余心清·王亞樵·方範·章伯鈞等，福建劉繼屏·何公敢·陳耀珉·林植夫·丘哲·陳碧生·林崇墉·劉勉己·吳仲禧·葛越溪等，湖南歐陽予倩·阮淑清·陳偉器·彭岳漁等，湖北梅龔彬·孫華甫·胡秋原·劉劍米等，江蘇羅家駿·許默生·湯西台，浙江陳伯璋·張荔英·殷公武·李奐楨，江西程希孟·徐偉等，河北萬燦，北平關瑞平·魯秀英，四川呂玉夫·劉鼐冰，山東王夫，山西羅漢夫·彭信威等，河南王咨清，陝西方天中，甘肅徐穆，新疆高素之，西康龍士奇，雲南尹時中，貴州譚志賢·彭焱·胡蘊英，黑龍江祁萬鍾，吉林李培中，遼寧張葆恩·張錫祜，察綏方振武（姚禔昌代），華僑陳友仁·黃琬·李民欣·董永如·李天敏，東北王鳳起等百餘人，陳銘樞因病未到，來賓薩鎮冰及各機關代表暨民衆工商團體等並有七十八師三三二旅四六四團在場，九時四十分，由總指揮丘國珍宣佈開會全體推舉黃琪翔·徐名鴻·戴戟·方振武（姚禔昌代）·陳耀珉·何公敢·劉劍米·章伯鈞·彭岳漁·梅龔彬·李章達·鍾喜焯·翁照垣·林植夫·程希孟·關楚璞·余心清等十七人爲主席團，互推黃琪翔爲總主席。

閩會人民代表名單

大會通過之決議案

是日人民大會通過之決議案如次：㈠中國爲中華全國生產的人民之民主共和國，中國最高權力屬於全國生產的農工，及共同支持社會結構商學兵之代表大會。㈡中國國家之獨立，爲不可侵犯之最高原則。㈢全國人民不論種族，性別，及職業，除背叛民族剝削農工者外，有絕對之自由平等權。㈣實現農工生產人民之徹底解放。㈤否認一切帝國主義者強制訂立之不平等條約，首先實現徹底的關稅自主。㈥實行計口授田以達到農業

共營國營之目的，一切森林礦山河道荒地概歸國有，(七)發展民族資本，獎勵工業建設，凡有關於民族生存民生日用之重要企業，概歸國營。(八)人民有勞動之權利義務，肉體勞動及精神勞動均受最大之保護。(九)人民有身體居住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示威罷工之自由。(十)人民有武裝保衛國家之權利義務。(十一)立即組織人民革命政府。(十二)於最短期間召集第一次全國生產人民代表大會，制定憲法，解決國是。各提案全場一致通過，繼由閩皖代表提議建立人民革命政府，並請主席團接受，當由主席團主席黃琪翔宣稱，大會決定無條件接受此項提案，遂將原提案宣讀付表決，又一致舉手通過，隨由翁照垣丘國珍展旗出示，形式為上紅下藍二橫條組成，中嵌黃色五角星一顆，旋舉行升旗禮，全場向該旗行禮，禮成。

革命政府組織內容

人民代表主席團接受大會組織政府提議後，二十晚八時，在綏署召開主席團會議，到黃琪翔・徐名鴻・戴戟・方振武(姚禔昌代表)・何公敢・劉劍米・翁照垣・鍾寄岸・梅龔彬・彭澤漁・李章達・程希孟・章伯鈞・陳耀垣・關楚璞・余心清・等十七人，議決接受人民代表提案，成立人民革命政府，政府委員人數，為十一人，內定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馮玉祥・徐謙・方振武・陳友仁・戴戟・李章達・何公敢等，政府名稱為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首都設在福州，並有改本月二十日為元旦之議。人民政府之下，如何組織，雖須俟政府成立時討論決定，但亦預先內定分設軍事・經濟・文化三委員會，分轄外交・農工・內政・交通・財政等部。對地方制度，決採省長制，傳聞省將分為閩中閩南閩北三省，或閩北閩南二省。人民革命政府中央委員會於二十二日上午九時，假省政府禮堂，行成立禮，中委十一人，名單如前，惟馮玉祥一名改為余心清，經推定李濟深為主席。下午即開中委第一次會議，討論大計，政府之下，先決定設財政・外交二部及軍事・經濟・文化・三委員會，陳友仁兼長外交部，蔣光鼐兼長財部，並經濟委員長，李濟深兼軍事委員長，陳銘樞兼文化委員長，中央政府設爾省府，人民代表會設前省黨部。

李陳黃等通電脫黨

關於黨的問題，當人民代表大會時，已當場宣佈廢除□□黨，是日下午，新政府更通令各縣撤銷孫像遺囑，省黨部亦已自動結束，並通電勸粵桂港胡參加，省指委陳耀垣王懷哲等，已在大會宣誓脫黨，民國日報社，亦於二十一日改為人民日報社，遷入省黨部。李濟深・李章達・陳友仁・蔣光鼐・蔡廷鍇・戴戟・陳銘樞・徐謙等，並發出馬電，宣告脫黨，黃琪翔，亦通電聲明脫離第三黨，努力人民革命。

人民政綱十八條

福州發表之人民政綱，全文如下：中國之社會，係在帝國主義者統治下之半封建的社會，中國革命之最大目的，在消滅帝國主義在華之宰割，同時掃除一切封建勢力以樹立完全代表人民權利之政府，並須立即實行如下之最低綱領：(一)廢除不平等條約，與各國重定雙方平等互惠之條約；(二)外資經營及外人管理之企業與文化事業，有違害中華民族利益者，得限制或沒收之；(三)整理新舊外債，凡禍國之政治借款，絕對否認，其他則應分別予以有條件的償還；(四)實行對外貿易統制；(五)厲行關稅絕對自主；(六)開放政權，凡依附帝國主義及軍閥之反革命分子，不賦予政治上之一切權利；(七)中華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得自由聯合

革命，確認民族自決；（八）確定人民身體居住言論集會結社罷工示威出版絕對自由；（九）實行普選；（十）廢止一切苛捐雜稅；（十一）立行耕者有其田，實現計口授田，森林・礦山・河道完全國有；（十二）銀行與交通一切重要企業歸國家統制；（十三）以政治力量及國家資本，扶助農業生產科學化；（十四）嚴禁高利貸；（十五）取締奸商，人生生活日用品由國家專賣；（十六）制定農工法，改良農工生活，並保障扶助農工團體之發展；（十七）厲行教育普及；（十八）實行徵兵制，武裝民衆，並援助民衆之反帝及經濟政治鬥爭。

閩府成立通電全文

全國人民各機關各軍隊及各報館公鑒：自□□□憑藉其御用之□□□系統，及其禍國殘民之武力，背叛革命，竊據政府以來，中華民族益瀕於危亡，全國人民生計陷於絕境。當九一八事變之初，□即令張學良不加抵抗，十九路軍淞滬作戰之際，又絕其後援，使東北三省轉瞬淪喪。嗣至一送熱河，再送灤東流域，簽訂塘沽協定，出賣中國北部。近更同意與日本秘密訂立經濟協定，無異承認滿洲偽國，實行降日。對東北義勇軍之活動，則多方破壞，對西南請纓義軍，則嚴令制止。□氏之賣國行爲，國將不國。自□□□當政以後，製造內戰，釀成天災，人民因之而死者，何止數百千萬，其幸而生存者，則欲耕無地，欲工無所，或則雖工雖耕，而仍不得一飽。□□政府對此飢寒交迫之廣大羣衆，不特不加救濟，抑且不容其自救。凡主張人民自救者，不目爲反動，即指爲赤化，罪名一出，斬殺隨之。數年來人民被其殘殺者，不知凡幾。窮□氏之惡，國將無民。且在□□□等統治之下，政治黑暗，官吏貪污，綱紀廢弛，驕奢無度，此皆□□□等禍國殘民之末節，然全國人民，已莫不切齒痛恨。對於□氏政府之存在，已不可一日容忍，對於新政權成立之要求，已不可一日遲延，以此之故，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乃於公曆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成立於福州，濟深等同時宣誓就職，謹以最大之誠意，向全國宣佈其使命：（一）求中華民族之解放，形成真正獨立自由之國家；（二）消滅反革命之□□政府，建立生產人民之政權；（三）實現國內各民族之平等權利；（四）保障一切生產人民之絕對自由平等權；（五）排除帝國主義在華勢力，打倒軍閥，剷除封建殘餘制度，發展國民經濟，解放工農勞苦羣衆。以上多端，實爲本革命政府之中心任務，決自成立之日起，澈底肅清貪官污吏，建立廉潔政府，提高行政效率，實行法治精神，並領導全體公務人員，節衣縮食，刻苦耐勞，以貫澈根本之主張，樹立興國之規範，本革命政府尤願表示其爲和平而奮鬥之決心。□□□政府之亡國政策，既擾亂世界之和平，而其殘民政策，又破壞國內之和平，本革命政府爲保障世界及中國之和平起見，不得不堅決反對此亡國殘民之政策。希望全國人民及各政治集團與各軍隊，深切了解本革命政府之使命，及保障和平之決心，一致奮起，擁護革命政府，與□□□御用之□□□□政府，作殊死戰，以實現中華民族之最高理想。謹此佈聞，諸希亮鑒。人民革命政府委員李濟深・陳銘樞・陳友仁・蔣光鼐・蔡廷鍇・戴戟・黃祺翔・徐謙・李章達・何公敢，中華共和國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變前陳銘樞覆蔣電

陳銘樞十九晚電覆蔣，略謂，來電所言，決非他人挑撥所能離間，亦非一時誤會所能隔閡，某因愛公，然亦愛國家，所見不同，自唯有各

行其是。公對外對內政策，當世自有公評，千秋當有定論，某勿庸置喙，然於匹夫有責之義，乃不敢以私害公。細讀來電，似公於年來政策，乃極堅持，毫無悔意，某深爲失望。又來電所言，種種謠傳，雖屬離奇，亦豈之一笑。蓋十九路軍之抗日剿匪，事實俱在，寧可厚誣，又豈無恥官僚政客所可中傷。公等過去之於煥章者，乃又欲施之於某乎？至於親日締約，改組中央，縱匪擾閩，坐視不救，某實不得不疑，公所言所行者，果爲何如？公試於清夜三思，年來所爲者，果何有於民族？果何有於民生？能不瞿然思返乎？公又云，根本救濟，即在犧牲成見云云，某不特無成見，且不信妥協即有利於國家。蓋中國乃四萬萬人民之國家，非少數人之私產，少數人以和平爭權，統一奪利，固毫無濟於民族之生存也。公自信有謀國之忠誠，何不於國民共怒之前，自決其進退乎？承詢鄙見，聊許知好，敢盡區區。弟銘樞叩皓(十九日)。

二、粵桂與京閩

粵桂復閩之養電

胡漢民蕭佛成鄧青陽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鄒魯發(二十三日)復陳銘樞李濟深蔣光鼐蔡廷鍇電云：皓(十九日)電奉悉，諸兄揭橥討賊，期伸正氣于天下，至所同情。惟是消息傳來，兄等號(二十)日在閩垣開會，竟宣言脫離中國國民黨，廢止青天白日旗，外與日本接近，內與共匪勾聯，頒佈政綱，公然以推翻黨治組織農工政府相號召。初以爲兄等以過去在黨之歷史，尚不致倒行逆施如此，顧報章所載，鑿鑿可指，此訊果確，是不特授叛黨賣國者以口實，使兄等過去抗日剿共擁黨救國之歷史蕩然無存，抑且背叛主義，招致外寇，煽動赤禍，爲患無窮。此等醜舉，何能得內外之同情。弟等本三民主義之立場，不忍苟同，且以兄等盡喪其所守，爲深可痛惜也。討賊救國，爲人民一致之要求，弟等固持此爲戮力不懈，且以爲討賊抗日剿共三者必須同時併進，始足以挽民族之垂亡。十九路軍全體將領，與弟等久共患難，頻年以來，沐主義之薰陶，出生入死。爲黨國奮鬥，偉烈豐功，內外共仰，當猶有深明大義不自暴棄與匪黨爲伍自陷絕境者。深冀兄等本歷來擁黨救國之精神，幡然改圖，多方勸導，以免盡入歧途，使西南團結益以鞏固，救國大業得以策進。否則授人以隙，必將爲親所痛仇所快。以救國者禍國，以愛民者殃民，以討賊者助賊，度必非兄等之本意也。弟等爲黨爲國，決當貫澈討賊主張，共相戮力，惟兄等圖之。臨電不勝待命之至。

李陳電粵首在對人

福州二十七日電，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聯名電覆胡漢民・蕭佛成・鄧澤如・陳濟棠等，文長千餘言，略謂：今日之事，莫急於討□，安內攘外，要以討□爲先。是故□□不除，則任何黨不能代表民衆，反□而不發動革命，成立革命政府，則不能貫澈革命之目的。□日已成一體，故討□即係抗日。欲言救國，自必先□□，此公等之名言也。茲承勉以□□抗日剿匪三者並進，然以我軍力量而論，不能不有先後之分。至於脫離國民黨，亦有不得已之苦衷，年來□□假藉國民黨名義，無惡不作，乃不得不宣言脫退。且總理之偉大在其革命之主張與精神，不在國民黨三字，九泉之下，倘總理復生，見其所手創之國民黨，已成爲全國深惡痛絕之對象，當亦必棄之如敝屣，如過去之興中會同盟會中華革命黨也。

且弟等未嘗對西南之國民黨同志有何意見，蓋弟等深知西南之國民黨，對南京之國民黨痛惡，與弟等相同，亦絕對不能爲一談也。倘公等能宣佈□□，另組政府，則雖政見不盡相同，軍事政治之合作，無不可商量，或惠臨指導，亦所切望。

中央決定迎胡入京

二十四日南京電，中央迎胡漢民來京之意已決，汪兆銘與孫科張繼二十四日晨同戴傳賢商討請胡來京辦法。戴以高等考試未竣，暫時不克離京，或將由張繼蔡元培前往一行，惟蔡病不見客，勢不能去。南京二十八日電，傳胡漢民所提出之改革黨政主張，已由陳濟棠轉電到京，中央方面有力者，已表示容納，提四中全會討論。聞中央推出之迎胡人員，將持將親筆函前往，該函日內可由贛寄到。二十八日午後，在中央集議，商討迎胡辦法，將於二十九日中政會提出報告。

胡漢民復與某兩電

香港三十日電，胡漢民發表兩電：㈠二十二日覆與稚暉電，略謂惟無責者可以責人，使無扶同□□□□之辜，盡情爲惡，則十九路軍何至挺而走險，甘棄其抗日剿共之歷史至於此極，故公等亟宜自省而先有以謝國人。㈡二十六日覆某要人勸入京電，略謂兩年以來，南京對內對外之措施，有何一事能順從人民之公意，有何一事能遵守本黨之綱領，但聞掌兵者威權愈大，執政者自營其私，以致天災人變，迭起相乘，國家民族，危於累卵，此在往古帝王，猶知誠恐戒愼，下詔罪己，而今乃一切不顧，以爲天下皆非，熱血愛國之士，悉被脅迫摧殘以去。伍子胥曰，吾日暮途窮，將倒行而逆施之。人非聖賢，分非天澤，奈何獨歸過於今之十九路軍耶？且眞如任湖之背黨，事實上雖無可辯護，然□□派等視爲三黨排去幾何？先自作俑，奚以責人。馀電催弟入南京，共策國是，同時得南京執委秘書處敬電，定十二月二十日召集全體會議，觀於過去會議，會時旣無討論之自由，會後又無實行之紀律，惟對內用兵，則往往假黨的會議名義行之。玆不辭冒昧，轉報先生與南京中委諸君之盛意曰，以燕伐燕，吾何爲勸？不直不見，令我何傷？專此敬覆，不盡欲言。

濟棠謁蔣濟深返桂

香港二十五日電，陳濟棠二十二日夜赴韶關，二十三日早由韶飛福州，與蔣會商應付閩局問題。二十四日早蔣飛回南昌，陳亦飛回粵，午達韶關，午後一時乘車回省。李漢魂隨行到琶江口，視檢新建工廠及北郊一帶防禦工事，夜八時由西村乘車先返梅花村公館休息，十時返總部，召集繆培南·余漢謀·李揚敬·李漢魂·區芳浦·何犖·鄧龍光·黃光銳等會議，報告入贛謁蔣經過，即席決定鞏固粵邊及治安計劃。

福州二十五日電，某方得李濟深二十四日來電，已抵南甯，正與李宗仁白崇禧商桂粵閩合作計劃。

粵請中央協助軍餉

南京二十五日電，陳濟棠頃向中央要求，將十一及十二兩月之協欵一百萬，提前發給，並爲應付閩變，軍需浩繁，請另籌二百萬補助。汪孔已對楊德昭表示，盡力設法，惟以軍費須由蔣通盤籌劃，故楊飛贛請示。

西南部會致中央電

西南執行部及西南政務委員會爲閩事於二十七日電中央云：南京中央黨部國民政府各委員勛鑒，連日閩變險惡，勢已不可挽回，以黨國俱

有深長歷史之同志，及十九路軍過去光榮之功績，一旦背棄三民主義之目的，內長共匪之燄，外隳強寇之奸計，瞻前顧後，良深痛惜，孰令致之，推尋原始，不能不深咎於獨裁政治之罪深惡極也，塘沽協定後，已演成空前喪權辱國之奇變，赤禍數省蔓延，不特無誠意勦除，而反藉以爲放縱摯擊之工具，加以招納匪徒，排擊異己，毀黨造黨，彼軍政當局實開其先，以全黨全國公同憤恨之事實，而使全黨全國之心理積鬱，而莫可宣洩者，匪伊朝夕，豈獨閩省一隅爲然耶，惟處今日之國勢，謀民族之生存，不應以一人獨裁之故而歸其罪愆於全黨，尤不應以反對獨裁之故，予國仇民蠹以張凶燄之機，若循此道以求獨裁勢力之消滅，吾認獨裁未去，而國脈民命必先淪亡，閩變之來，一何荒謬乃至於此極，吾人認定對於獨裁之罪惡，誓必反對，而對於反對獨裁而不擇手段以貽誤國家民族以無窮之禍者，則斷不苟同，且對於貽誤國家以無窮之禍者，責備雖嚴，而對於獨裁之排除異己，國家匪禍，喪失國土，以致天下洶洶，挺而走險者，則責備尤不容輕，吾人革命立場，自有光明正大之域，斷不爲歧途之所惶惑，更斷不爲奸人之所假借，故自閩變發生，吾人於養日猶閩一電，早已就黨國大義，痛切陳辭，惟欲公憤釋於人心，必先求正義伸於天下，今所謂中央當局，掌軍權者，蝮鷙爲患，掌政權者狼狽作奸，倀鬼肆其榮，鷹鸇張其暴，以暴易暴，暴戾益甚，已不足責，烏能責人，同人等苦思焦慮，認爲國事至此，軍政當局，應知亂源不宜再深，不妨一避，使全黨全國得以恢復自由，以公同解決當前一切之糾紛，重定今後之國策，舍此之外，實無弭亂救亡之途，公等久歷艱鉅，同燭世變，興亡之責，寧無可逃，値此國事一髮千鈞之際，應爲一吐人心同俱之言，如荷贊同，乞即領銜舉論，共起執義，正本清源，救黨護國，民族之幸，公等之力也，臨電迫切，佇候明教，西南執行部西南政務委員會同叩感(二十七日)印。

三、閩府之動作

各會部長宣誓就職

閩府各會部主席委員長，二十四日晨十時宣誓就職，加委黃琪翔爲經濟會主席，由余心清暫代，戴戟辭參謀團主任，黃琪翔兼。何公敢同日就閩省長，蔡廷鍇領銜之十九路將士二十三日通電，係表示擁護新政府。財政部二十四日下午成立後，委鄧瑞人爲鹽運使，麥紹爲統稅局長，麥英俊爲閩海關監督，莊偉剛爲廈門關監督，黃華南爲廈門運副，財部人員，多由舊財廳職員升任。福建省府二十五日開始辦公，秘書長阮淑清，內部分設文化·經濟·教育·民政·總務五科，其餘經濟委員會設舊建廳內，文化會設舊教廳內，軍委會設東湖。又綏靖署二十四日結束，改設第一方面軍總司令部及十九路軍總指揮部。蔡廷鍇及沈光漢·毛維壽·區壽年·張炎·譚啓秀五軍長各師長二十五日上午就職。新委師長係一二三四五師長劉占雄·翟成·張君嵩·謝家生·司徒讀，七師長趙一肩，四十九師長阮實洪，六十師長鄧志才，六十一師長梁世驥，七十八師長雲應霖。

議決出師扣留海軍

福州二十四日電，軍委會二十四日議決，即日出師，蔡廷鍇任第一方面軍總司令，轄五軍一獨立師。廈門要塞問題已解決，由各國領事調處，要港司令部維持現狀，陸戰隊留一營，駐砲台，十九路軍留一營，駐禾山，陸戰隊兩營開金門，十九路軍兩營撤廈，治安由公安局負責。又

電，海鷗海鵬兩艦被扣，馬尾海軍學校已解散，要港司令部決裁撤，長門砲台已由雲應霖旅接守，厦門陸戰隊一團退金門島，要港司令部仍維現狀○市面安定，厦門中央銀行長葉少泉，二十四日飛福州請務，報告接收厦門各中央機關，二十四日晚福州市特別戒嚴○

閩府之第四次會議

福州二十六日電，革府第四次會議決，通過經濟委員會軍事委員會及革府秘書處福建省政府各項組織條例，並委余心清・蔣光鼐・許錫清・黃琬・鍾喜焯等十八人，爲經濟委員，委徐名鴻爲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主任，楊建平爲革府秘書主任，思明市改厦門市，恢復思明縣，市長縣長以許友超兼任，政府人員俸給案，決定最高月俸不得過二百元，外交及專門技術人員除外，各機關主管人員車馬需用各項，由各機關供給，俟秘書處擬定俸給表再提會議○

厦門金融風潮漸緩

厦門二十八日電，厦中央行接收後，海關稅款尚可收用中央鈔，二十七日海關佈告始停收，須用中國中南或現金納稅○厦運副署及稽核所未交代，新府所委運副兼所長黃華南，另設署所，已開徵，又閩統稅分區總局接收後，二十七日照舊章就地徵稅，於嵩江厦門三都涵口泉州石碼東山設徵收所，總局長麥韶倫佈告，謂本省財政困難，軍需緊急，奉命辦理云○又電，厦中南銀行擠兌，至二十八日已完全平息，無人往兌，各錢莊提款，至二十八日亦止，金融風潮漸趨和緩○

四、中央之辦法

令緝陳李陳等三人

國府二十五日午後訓令行政院軍委會，飭拿辦主持閩變之陳銘樞李濟深陳友仁三人，原令云：爲令飭事，查陳銘樞・李濟深・陳友仁乘內憂外患國難嚴重之時，背叛民國，殘害人民，着即嚴行拿辦，以安黨國，而彰法紀○除分令外，合行令仰遵照，並轉飭所屬一體遵照○此令○

召集四中全會之故

南京二十五日電，某中委談稱，自三中全會閉幕以還，對剿匪及外交方針，悉照既定方案努力進行，最近關於剿匪工作，經蔣督率，已奏功效，乃閩變遽起，影響非淺，故中央決於下月二十日召開四中全會，討論未來之根本大計○除關於消弭閩事之一點外，關於內政上自動的改革，與夫政權的開放等問題，均有人主張提出愼重討論○惟以關係重大，中央頗望各委能屆時集京，合力研究，尤其對於留粵各中委，盼其能翩然涖止，故決於會前派大員一二人赴港，請胡來京出席○

將封鎖閩海口之說

上海二十五日電，逸仙中山永績三艦昨開閩，現高昌廟尚有七艦，淞口兩艦○陳紹寬將親自由滬赴閩一行，佈置封鎖海口，部務由常次李世甲代行○

汪在紀念週之報告

汪兆銘二十七日在行政院紀念週報告，略謂：這一週間最大的事情，就是陳銘樞等在閩的叛變，自民國成立以來，政治糾紛雖發生許多，而像此次變更國體的叛變，則只有幾次○民國五年袁世凱洪憲，八十天即消滅○民國六年張勳復辟，十多天即消滅○此後皆知變更國體的叛變決不

成功，使沒人敢嘗試。惟民國十七年以後，共黨在匪區成立中國蘇維埃，變更民國基礎，民國二十一年傀儡在東三省成立偽「滿洲國」，自外於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來變更國體的叛變，只此四次，因變更國體是與全國人民爲敵，沒人敢輕於嘗試，不意陳銘樞等竟發生此事，至可痛心。十一月二十二日陳銘樞等就其所謂人民革命政府委員，宣言用中華共和國元年字樣，民國與共和國字面上是沒分別的。他們所以將民國改爲共和國，要看其宣言內容，方纔明白，原來其宣言乃取消中華民國國民平等之根本規定，而鼓勵一部分人，對於其他各部分人，可以隨意搶，隨意殺，其爲變更民國的基礎，與匪區的組織無異，而其自外於中華民國，又與傀儡的組織無異，這是第五次變更國體的叛變。而且元年二字，輕輕的把民國二十二年的歷史抹殺，締造民國及擁護民國的先烈，以建設中華民國自任的中國國民黨，艱苦奮鬥的歷史，及建設民國的三民主義，亦都被抹殺，此不但國民黨的同志，站在黨的立場上，認爲不共戴天之仇，即國民站在中華民國立場上，也認爲不共戴天之仇的。有人說，此次叛變，或致擾亂中央施政方針，我敢負責說，中央施政的方針，絕不會擾亂，而且是不能擾亂的。七月二十八日與蔣聯名發表儉電，謂救亡圖存之辦法，治標莫急於勦除共匪，治本莫急於生產建設，以發展民力，充實國力。直至現在，我們認定捨此別無他法可救亡圖存。以勦匪言，共黨在匪區所作所爲，不但歐美日本的共黨不會如此，即蘇俄共黨恐亦不會如此。他們直繼承李自成張獻忠之行爲，其所以至此，乃其自己製造之結果，亦其變本加厲之結果。因中國經濟情形，在民生主義內最爲明白，要達到民生主義之完成，須用和平手段，不能用激烈手段，故總理對政治雖主革命手段，而對經濟則主和平改進。共黨不明中國社會經濟情形，遂以階級鬥爭之學說，造成社會混亂的事實，將社會民衆强分階級，以殺人放火爲信條，開搶殺之端，始則搶人殺人，終必自搶自殺，此皆匪區內實際情形。農村復興委員會第六號會報，有詳細調查報告，贛原有人口二千六百餘萬，現存僅不足二千萬，死亡之衆爲數十年所未有，今日匪區之內，有所謂「萬人坑」者，其中男女老幼，枕藉而死，爲狀之慘，甚於禽獸。匪區之禍，眞不堪設想，故勦匪實今日一切工作中最重要者，亦一切工作中最先決者。共匪不除，則其他一切都無從做起。而清除共匪，一方面要軍事上爲治標之圖，一方面要政治上經濟上努力於生產建設，以爲治本之計。匪禍慘烈如此，竟有人欲使閩匪區化，欲使全國匪區化，此祗是亡國，直要滅種，可痛之事，莫逾於此。近外間頗有勦匪軍事失利之謠傳，我曾電蔣問及，接復電知上月勦匪軍事開始以來，第一次硝石資溪之戰，第二次滸灣之戰，第三次藤田之戰，第四次大雄關之戰，第五次神岡黨口之戰，均我軍大勝，匪軍第二第三第五第七等軍團，均先後接觸，傷亡甚多。滸灣大雄關和神岡黨口三役，俘獲尤多。據所俘匪六師副師長樂狃章親供，經此巨創，匪軍損失在三分之一以上。因爲我軍自從採用碉堡政策後，正所謂紮死寨，打硬仗，進可以戰，退可以守，匪區收復希望日益接近。我人一要認清勦共之必要，二要認清勦共之可能，外傳種種，均匪方製造謠言，絕不可靠。我人惟有加緊勦匪工作，決不使共匪蔓延殘喘，決不使閩隨贛而匪區化，尤不能使全國匪區化，此吾人對國家對民族所負責任，絕不能放鬆。治標勦匪，治本建設之大計，已經確定，外交方針，亦於以確立。有人以爲外交方針軟弱，爲反對中央者所藉口，我以爲外交方針，重在認清自己，認清環境，

然後決定，決定之後，決不能輕易搖動，致陷國家於危亡。九一八以後，我曾攻擊東北當局不抵抗，有人以為過於強硬。五月下旬，我對華北停戰協定負責，有人以為過於軟弱，這都是不然。九一八以後，華北當局始終抱着不抵抗主義，故我反對他；熱河失守以後，華北軍隊在長城各口苦戰三月，力竭援盡，向後撤退，平津失守就在目前，故我負責停戰。今身當淞滬停戰，而反對華北停戰，此無異於自己軍隊打敗仗，就希望政府為之負責停戰，別人軍隊打敗仗，就希望政府藉情勢驅之於死地。以主張抵抗為強硬，以主張停戰為軟弱，我均不承認。因怕反對者藉口而挪動外交方針，其結果只自亡也。明末崇禎時代，關外有滿洲，國內有流寇，以至兼顧不及，應付俱窮。當時擔任關外戰守事宜之袁崇煥曾說，守為正着，戰為奇着，和為旁着。又說在漸不在驟，在實不在虛。他曾與滿洲議和，一為佈置關外戰守，一以為速將全力掃平流寇的張本。但當時士大夫全不計滿洲新興勢力如何，流寇趨勢如何，自己對付力量多少，一味高調主戰，對滿洲議守者說是怯弱，議和者更是賣國通番。袁崇煥只有痛心疾首，欲言不能。崇禎便為清議所挾持，瞻顧徘徊，莫知所可，袁崇煥卒因擅主和議，至於磔死，而明亦隨以亡，明之亡與其說亡於滿洲，亡於流寇，不如說亡於士大夫虛僑心理。如今情形更不同，乃五六十年來，我國因種種關係，致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俱落人後，度德量力，更不是當時的滿洲與中國所可同日而語。我說此話，並非一味退讓，到必要時不度德不量力，也要為國家人格而犧牲，但有一線之路，可容吾人做救亡圖存之工作，則不能不盡力找尋，前人說求人不如求己，我再講一句，責人不如責己，。今吾人只有痛自刻責，痛自鞭策。何以政治經濟軍事文化都落人後，何以不能與人爭先，國一日未亡，則一日不能不努力。如今國際是要有力量，纔可以存在，能與人為敵，始能與人為友，能與人為友，始能與人為敵。然則有一線之路，以盡力於治標剷除匪患，治本生產建設的工作，固然是內政範圍，亦何嘗不是外交範圍。比之虛僑心理，僥倖想頭，總有用些。然則為什麼要怕反對者藉口，而輕易挪動救亡圖存施政方針呢？換言之，為國家打算，則個人生命名譽都不值什麼，反對者只管藉口罷。以上因閩變而申述到救亡圖存之工作問題，自己努力，希望同志一齊努力。

五、各方討閩聲

浙省府對閩事通電

浙江省政府二十二日對閩事通電云，各省市黨部，各省市政府勳鑒：本省政府本日呈中央一電，文曰：中央執行委員會均鑒：號日銜電奉悉，閩難發生以來，中央一秉和平團結之精神，致力於充實國力，復興民族，苟有利於禦侮救亡之計，罔不殫心竭志以圖。我全國人民，懍國勢之阽危，知興亡之有責，亦無不淬厲奮發，齊一步趨，以期克濟艱難，奠我國族。乃當此勦匪軍事，節節勝利，經濟建設即待開始之際，陳銘樞等，忽爾糾合徒黨，倡亂閩中，背叛黨國，敗裂紀綱，一切建置，詭奇怪誕，更復連結共匪，不惜助長寇焰。觀其謬妄之措施，若唯恐國土之不蹙，而偏為割據以自殘，唯恐民困之不深，必沈之深淵而後快，若唯恐我國家救亡圖存之大計，得有從容展布之機，而汲汲焉煽起動亂，以相牽掣。同處漏舟風雨之中，有此倒行逆施之舉，事之可痛，孰逾於斯。我國家憂患頻仍，至近年而極矣，而全國人民，對於國勢前途之認識，經國難而益深，舉國一致，保障民族生存之意志，亦逾堅強而不可奪。彼倡亂之徒，譸張

為幻，舉措既大拂乎民情，覆敗將無待于預卜。中央安定國本，保障民生，德威所及，必能戡逆謀于乍著，定變亂于俄頃。濰平等忝膺重寄，服務國家，慨念國家之多難，益懍職責之重大，自當勉竭駑鈍，益勵忠誠，撫輯閭閻，嚴維秩序，凡所以擁護黨國，消弭禍亂者，無不秉命中樞，惟力是視，赴湯蹈火，所不敢辭。謹電陳明，維祈垂察等語。竊以國事艱危至此，非統一無以圖存，必安內斯能禦侮，惟邪正之不彰，實國家民族之大患，際此千鈞一髮之時會，豈容一二野心之徒，以國本為孤注，稽救亡之大計。公等公忠謀國，愷悌郵民，疾惡黜邪，自必同此慨憤，所有宣揚正氣，消遏妖氛，使正義如日星之昭垂，則姦宄將如爝火之自熄。謹佈區區，惟祈公鑒。浙江省政府主席魯滌平・委員呂苾籌・周駿彥・陳布雷・曾養甫・激瑩・楊錦仲・蔣錫侯・蔣伯誠養（二十二日）。

華北將領聯電中央

華北將領，二十五日電中央云：南京中央執行委員會・國民政府主席林・各院院長・軍事委員會・南昌委員長蔣鈞鑒：奉讀中央執行委員會號戌通電，竊念國難嚴重，至於今日，縱令全國一致團結，猶恐不足以救亡圖存，乃李濟琛・陳銘樞等，身為中央委員，竟不惜勾結舉國共棄之共黨，糾合一切反動份子，割據一隅，改元創制，破壞統一，背叛中央，凡有人心，孰不痛憤。應請中央速決大計，嚴厲制裁，以正紀綱，而固國本。應欽等分屬軍人，職司捍衛，惟竭誠服從，候命馳驅。謹此電陳，伏乞垂鑒。何應欽・韓復榘・宋哲元・于學忠・萬福麟・商震・徐永昌・傅作義・王樹常・龐炳勛・孫魁元・何柱國・王以哲・徐庭瑤・鮑文樾・謝剛哲・高桂滋・沈克・馮占海・邵文凱叩有（二十五日）。

豫省府之閩事通電

河南省主席劉峙・省委張鈁・李文浩・張靜愚・齊眞如・萬舞・敬（二十四日）電，略謂：「陳銘樞等竊據福州，糾合反動份子，自立名目，誣蔑政府，毀滅約法背叛黨國。為此國難嚴重勦赤緊張之際，全國上下，正應同心戮力，維護中央，以期安內攘外，挽救危亡，乃陳銘樞等作亂創制，危害國家，凡有血氣，莫不憤慨。除電呈中央請待後命外，尚望一致奮起，共弭方興之亂，以肅紀綱，而固國本。

何成濬等將領通電

何成濬等二十七將領二十五日通電云：國難起，外內交侵，江西捷聞，方慶額手，乃陳銘樞等，忽於千鈞一髮之際，稱亂福州，叛黨背國，內聯共匪，外勾日人，並糾合所謂第三黨・社會民主黨・共產取消派者，冶於一爐，別立名目，號曰生產。塗毀總理遺像，廢除青白旗幟，與赤匪成立軍事協定，與仇寇秘訂政治條件，接濟共匪彈藥，受納仇寇鉅金，赤白兼蓄，不倫不類，此固民國成立以來未有之奇變，我總理暨死難諸烈士之所痛哭於九泉者。陳銘樞身為中委，甘願出此，十九路諸將士，亦受其刦持，莫能自拔，曠日持久，終歸崩潰。但恐因是而使共匪得以延長生命，外人得以乘機侵襲，為禍之烈，又將靡已。成濬等分為軍人，職司戡亂，如有所命，唯力是視。倘懇中央渙汗大號，明申討伐，勿令星星之火，竟成燎原，涓涓之水，氾為洪流。且閩亂為助長內憂外侵之萌蘖，蘖不除，終成大患，所望各方賢達，洞彼兇殘，賦此同仇，共持正義，一致申討，使彼神奸匿跡，脅從向化，外以斷日人之覬覦，內以消共匪之殘孽，庶乎國本不致動搖，民生得以安固。迫切陳詞，諸維亮察。何成濬・徐源泉・孫連仲・梁冠英・陳繼承・上官雲相・范石生・蕭之楚・郝夢齡・彭振山・郭汝棟・陳耀漢・張萬信・萬耀煌・馮興賢・張振漢・李敬明・容景芳・葉蓬・劉霞峰・羅啓疆・劉培緒・潘善齋・李宗鑑・李定五・蔣作均・張剛叩徑印。

美俄復交的迴顧與前瞻

歷·樵·

美俄復交可以說是荒木和希忒拉政策促成的一九三三年一件國際大事。日德兩國先後宣告退出國聯會，摧毀歐戰以來艱難締造的和平組織，打破既成的世界均勢，在這世界大勢危機一髮之頃，這遷延十六年沒有恢復的美俄邦交，便毅然地，戲劇化地最後實現了。這件事對於國際情勢，是具有慰籍的，清醒的偉大力量的，所以無怪要博得全世界——苦笑者當然除外——普遍的喝采。

從史的一方面觀察，每次美國新總統就職，蘇俄當局總要表示一番託微波以通詞的姿態，但是美俄復交，終於未能美滿實現的原因，毋寧是爲的有㈠債務和㈡宣傳兩大主要障碍存在。關於第一項所謂克命斯基時代的債務，它的母金總額不下一萬八千七百萬元。但是時移勢易，美國對於歐洲的戰債，到今日已經是無從責償，緩付moratorium這名詞——換句不客氣的話說，就是賴債——在國際上已經恬不足怪，所以比較細微的美俄債務問題，已經不能成功美俄復交的障碍。至於對共產主義宣傳一層，近來因爲蘇俄眼光對內，孜孜不倦的着手國家的建設，對於舊日鼓吹世界革命的熱心，久經冷淡了下去，所以也不成問題。托洛斯基在最近紐約「新共和週報上」，曾經發表了一篇文字，力述蘇俄對世界革命主張的轉變，担保它可以「絲毫不成爲正式復交的障碍」，所以美俄復交，到今日却有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之樂！

(一)克倫斯基債務的由來

我們在今日迴溯十六年來的美俄關係，實在感覺有很大的興味，有很多的感觸。我覺得這一幕酸辛苦辣的史料，很有值得一介紹的價值：(註一)

當一九一七年三月，俄皇尼古拉斯第二宣布退位，勒伕夫親王Prince Lvov 領袖的臨時政府成立之日，歐西各國全承認俄國的大革命是德謨克拉西的勝利，可以担保俄羅斯人民繼續和聯合國作戰。當時美國駐俄大使佛蘭西斯 Francis 講，俄國革命的確實現了「得着被治者同意的政府」。他主張美國應該迅速承認這臨時政府，於是美國就於三月二十二

日予以正式的承認。

但是這臨時政府，自始就被迫和蘇維埃的工人兵士的代表，分享政權。美國始終只承認臨時政府做蘇俄人民的代表。是年四月初，美國宣布參戰，於是對於俄國的前途，愈加注意。威爾遜總統派前任國務卿伊里胡，路特Elihu Root做特使赴俄。他所負的使命，就是「向俄國政府和人民宣揚美國各階級對俄國遵從德謨克拉西主義建國，表示同情，」並且請俄國共同反抗聯合國的專制。但是俄國社會黨人，對於路特一行，認爲腦筋太嫌陳舊，因爲他們只知研究地主和小資產階級的態度。七月間路特離俄的時候，發表談話，他以爲此行並沒有「發現俄國的民治政體，有什麼不治的病症。」一九一七年五月美國派往俄國的鐵路調查團首領司蒂芬斯John F. Stevens也作同樣的樂觀論調。

俄國臨時政府派往美國的正式代表巴克邁德夫氏 Boris Bakhmeteff 於七月五日向美總統呈遞國書。當時威爾遜總統在接待新使的答詞當中表示，相信俄國「能在世界偉大的自由國家當中，得着一個適當地位。」是年五月美國借給臨時政府的債欵，已經達到美金一萬萬元。自巴使蒞任之後，美國又答應放款給俄國，購買軍用品。七月間克倫斯基 Alexander Kerensky 繼勒伏夫親王充任總理，到是年（一九一七）十一月間，美國纔停止借債給俄國，那時借出的欵項，共總已經達到一萬八千七百七十二萬九千七百五十元，這便是所謂克倫斯基債務的本金。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過激黨人因爲時機已熟，於是便宣布「無產階級的獨裁制。」蘇維埃政府在聲明對聯合國家有意停戰以外，並且立時把土地收歸國有，管理各銀行和工廠，並且使政教分離，令各學校脫離教會的管轄。蘇維埃政府宣布的這種原則，不但和各國的政治與經濟組織相抵觸，並且還有一種危險，就是德國脅使和蘇俄媾和以後，很有把軍力集中在西邊的危險。所以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四日威爾遜總統在致國會的演詞當中，提到這件事，認爲「這是俄國在趨向穩定有秩序的自由政府的進程上，一個可悲的失敗。」美大使佛蘭西斯因爲拒絕和人民外交委員長托洛斯基正式接洽，於一九一八年二月由彼得格勒赴伏羅大 Vologda，而由美國紅十字會首領羅濱斯Raymond Robins做美俄中間的一個非正式聯絡員。

(二)西比利亞出兵

蘇俄政府和聯合國在卜列斯特，里托夫斯克Brest-Litovsk 媾和之後，威爾遜總統還存着一種希冀，以爲俄國人民

如果能明瞭協約國作戰的目的，也許會重新贊助協約國參戰。所以他在一九一八年一月八日在國會裏宣布有歷史性的十四條原則，其中第六條，便是針對俄國講的。威氏主張：

撤退俄國全境的駐軍，解決一切關於俄國的問題，以便世界其他國家，能够最善的，最自由的合作，爲俄國獲得一種無阻礙和困難的機會，能獨立裁決他的政治發展，和國家政策，並且保障他在自擇的制度之下，受着誠懇的歡迎，加入自由國家的會社。

美政府這時對俄，採取一種觀望的政策，對蘇俄的統制，並沒有公開敵視，因爲他們相信蘇俄人民在政治的過渡時代，是理應獲得美國的協助和同情的。就是在蘇俄當局解散代表會議的時期，美國的態度仍然如此。甚至於同年二月八日蘇聯下令取消「由俄國地主和小資產階級政府」所舉的一切債務的時候——克命斯基對美的債務當然包括在內——威爾遜總統仍於三月十一日致函全俄蘇維埃大會，講美國雖然不幸不能再給予俄國直接有效的協助，但是仍舊願意爲「俄國獲得關於本身事務完備的獨立和主權。」

蘇俄大會對威爾遜的宣言，通過了一件答覆的決議案，措詞當中，給威爾遜碰了一個很大的釘子。決議案於致謝美政府的同情以後，表示「幸福的時期並不在遠，到那時候各國的勞動羣衆將要推翻資本主義的羈軛，建立一種社會主義的國家，惟有這種社會，纔配獲得公正和久遠的和平，以及一切勞動民衆的文化和幸福。」

美國雖然這樣的碰了一個釘子，俄德和約雖然在一九一八年三月批准，但是美國仍舊認俄國是一個反抗公共敵人的同志。美國代理國務卿朴爾克 Polk 於三月十二日致日本代辦的節略當中，就持這種觀點，他講，「在事實上，就沒有一個可以作爲相手方的俄政府。新近受德國壓迫而媾和的所謂蘇維埃政府，美國政府決不加以承認，甚至也不認爲一種事實政府。所以它的行動，更沒有一件得着美政府的正式承認。」

蘇俄退出大戰以後不久，便受着各國的干涉。一九一八年三月，協約國請求美國參加對俄武裝干涉。這運動的目的，在鞏固東邊的防線，並且保護捷克的俘虜由遠東得着一條路，經美返法。威爾遜總統對於這種干涉，起先不允參加，後來受協約國以及本國輿論的壓迫，只好於一九一八年八月三日正式發表美國出兵干涉的宣言。美國定規在北俄方面和英法合作，在西比利亞方面和日本合作。威爾遜在宣言當中，顯露出很不願意干涉的意思。他派遣七千兵士，歸葛萊夫斯將軍 William S. Graves 統率，於一九一八年八月在海參

陸登陸，九月間又有一小部分美軍在亞匯安吉爾 Archangel 上岸。

列强把出兵事件，看作對德作戰的一部，但是到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休戰協定成立以後，武裝干涉還在繼續進行，用意在協助俄國的人民，自由地選擇一種政治制度。英法政府協助俄國的反革命領袖像蘭格爾Wrangel，但尼金Denikin和柯爾查克 Kolchak，顯然是呈現着反抗蘇維埃政府的色彩。但是一九二〇年蘇俄的內戰停息，蘇維埃政府已經統治帝俄時代的整個版圖，所以武裝干涉，再沒有繼續進行的藉口。美國在歐俄北境的軍隊，先於一九一九年六月份撤退，在西比利亞的軍隊，亦於一九二〇年四月一日撤完。

(三)布列特赴俄使命

當協約軍隊還在佔領俄境的時候，巴黎和會已經討論到對蘇維埃政府應採的方針。勞合喬治和威爾遜意中想邀請俄國各黨派的代表(過激黨包括在內)，到巴黎來談判，但是法揆克里孟梭和義揆阿蘭多 Orlando，不願意和過激黨說話。勞合喬治講，過激黨是現在實際統治俄國的人們，在談判當中，是不能把他們撇開的，但是法義雙方置之不理。最後大家議定，邀請俄國各黨代表在瑪摩拉海The sea of Marmora的普林吉坡Prinkipo開會，由威爾遜總統起草一個召集會議的宣言，經由十國代表會通過，於一月二十二日發出。二月四日蘇俄政府有答覆遞到，講願意參加會議，但是其他的俄國政黨，認過激黨政府是叛逆，是有罪的篡奪者，所以拒絕參加談判。

英美兩國對於這次的失敗，並沒有灰心。他們想和蘇維埃政府進行直接交涉。美國便派遣當時出席巴黎和會的代表布列特氏William C. Bullitt，(即現任駐俄大使)於一九二〇年二月去莫斯科，研究蘇俄政治和經濟狀况——這件事當時在巴黎方面，只有英美兩國代表團預聞。布氏歷訪列寧，齊吉林和李維諾夫。他們告訴他蘇俄政府準備在中立國境召開和平會議的條件。布氏當時曾起草了一件報告書呈威爾遜總統，陳述蘇俄政府已經鞏固。但是這報告書當時並沒有提出巴黎和會，而且也沒有發表。這時候和會正在聚精會神在談判對德和約，並且還希望着柯爾查克能够推翻蘇維埃政府，所以布列特的談判，便擱置了起來。協約方面和蘇維埃政府的往來，也完全停頓。協約國最高會議設法叫蘇俄處於經濟孤立的地位，這種政策，直到一九二二年方纔拋棄。

(四)柯爾貝照會

從一九一九年以後，美國一直想擺脫歐洲事件的糾纏。

所以對於蘇俄政府的存在，竟然一筆抹煞。美政府拒絕頒發對俄輸出的護照。一直到一九二三年爲止，美政府依舊認巴克邁德夫氏做俄國大使。當時決定美國對俄政策——或者可是無政策——的動機，在國務卿柯爾貝氏 Colby 一以說九二〇年八月十日致駐美義大使達維桑諾男爵Baron d'Avezzan的照會裏，表示的很爲明瞭。這照會的原則，是柯氏以後的歷任國務卿所遵守勿渝的。

柯爾貝照會的要旨，申述美政府同情「俄國人民根據人民自治基礎，改造國家的生活」並且對於俄國的前途，存着一種信仰。美政府很贊同協約國和平解決歐洲目前困難的志願，但認爲承認蘇維埃政府並不能促進——更不能達到——這種目的，所以在狹隘的休戰範圍以外，不願意和蘇維埃統制有任何接洽。「俄國統制者並不按照大部分人民的意願而施行統治。」美國並無干涉俄國內政的意願，但是頗希望「俄國人民不久能設立一個能代表他們的自由意願的政府」云云。按說美國不願意承認蘇俄的理由，並不在反對蘇俄的政治制度，而在蘇俄領袖對於戰債和宣傳兩件事所採的態度。蘇聯政府不承認國際債務，和它與第三國際的關係，便成功了美俄復交的重大障碍。柯氏在照會裏面，對這點說得十分露骨：

按照本政府的觀點，對於一個國際觀念完全和我政府隔膜，而且在道義情緒上，完全冰炭的國家，其間不具有可以攜手的任何共同立場。在一方的心目中，已經得着一種悖棄信義的印象，所以縱使有什麼担保和協定，也不能得着互相信賴，甚至也不能獲得互相尊重。某一政府決心企圖反抗我國的制度；他的外交家將要煽起危險的革命；他的發言人宣稱無意遵守已簽訂的約章；我國對於這政府是不能承認，不能發生正式關係的，並且也不能友誼的接待他們的代表。

蘇俄外交人民委員長齊吉林見了柯爾貝照會以後，經由駐美非正式代表馬敦斯 Ludwig Martens ，轉達一個文件給駐美義大使達維桑諾伯爵，答覆柯氏的照會。那文件講，「俄國及其他國家人民根本的經濟需要，就是要求恢復通常關係，交換貨物的有無」，並且充分明瞭「發生這種關係的第一項條件，就是雙方的互相信任和互不干涉。」但是美方對於這文件並沒有置答，馬敦斯非但沒有得到國務部的接待，並且在一九二一年被迫離美。但是在一九二〇年七月，美政府已經取消對俄貿易往來的限制，又聲明美國並沒有允許作「政治的承認」，凡是從事於對俄貿易的個人或公司，惟有自己干冒危險，「因爲在目前情形之下，政府不能給予他們協助

，像他們在被承認的國家經商和旅行一樣。」

（五）加里寧呼籲復交

一九二〇年哈定總統當選以後，蘇俄政府很希望美國的新元首能夠贊成復交。當時充任駐愛索尼亞俄代表的李維諾夫氏，於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一日轉達全俄中執委會主席加里寧的聲請書給美政府，請求恢復通商關係，排除兩民族間存在的一切障碍。這聲請書並沒有發生多大影響。美國務卿許士於三月二十五日經由駐瑞佛爾Reval的美領答覆俄方的聲請，大意講美政府於俄國人民的「苦痛」，深表同情與關注，並且願意「用任何方法，協助促進適當的機會，使得兩國的商務關係，能根據健全的基礎而建立。」按照商長胡佛氏的意見，以為俄國在蘇維埃的經濟制度之下，是不能恢復有效率的生產的，所以他的對外貿易，也無從發展。許士很贊成胡氏的這種見解，所以在他覆書裏面講，「俄國人民惟有仰賴生產，纔有希望，所以在生產的經濟基礎安定以前，是不能期待商務恢復的。」按照許氏的意見，安定經濟基礎可包括下列的幾種條件：「生命的安全，承認妥善的保護私人財產，尊重契約的神聖，和自由勞動的權利。」在俄政府能履行這種條件之前，恢復商務關係是談不到的。

許士認為在蘇維埃制度取消，或者經過修政以前，俄國不能談到經濟建設。一九二一年三月許士在致全美工聯會會長貢勃爾斯氏 Samuel Gompers 的函件裏，他講蘇俄是一個「龐大的經濟虛空」a gigantic economic vacuum。又在一九二二年三月八日許士謝絕義大利的邀請，不允出席幾諾亞經濟大會的時候，他講，「在負目前俄國經濟紛擾責任的人們能採取充分行動以前，俄國不能獲得足以恢復生產能力的經濟條件。」

美政府雖然持上述的態度，但是一九二一—二三年胡佛氏却用美國救濟會總辦的名義，在俄境從事大規模的賑災工作。救濟工作的經費雖然大半歸美國國會撥付，但是美國仍舊認這件事是一種非正式的行為。

（六）齊吉林申請電

顧理治總統，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六日致國會的演詞當中，把不承認蘇俄的政策，又重新申述了一遍。他講美國不預備與「不承認國際義務不可侵犯性的另一個統制，發生關係，也不願意拿「人類所寶貴的權利，易取通商的特權」。他又補充着講：

但是對方倘使有意補償美國人民蒙受的損失；承認其

和政府成立以來對美政府所舉的債務；倘使能減少對於我國制度仇視的精神；倘使能做出表現懺悔的工作；那末我國就應當首先倡導，給俄國以精神與經濟方面的救助。

蘇俄方面，對於這演詞又發生了希冀。俄外長齊吉林氏於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六日致電顧理治總統，講蘇維埃政府準備根據對內政互不干涉的原則，討論顧氏演詞中列舉的一切問題，並且充分準備開始談判，「以承認相互原則為根據，圓滿解決美國的要求」云云。齊氏電文中的意思，就是表示蘇俄方面將要提出一種要求的對案。於是十二月十八日許士又發表宣言，講：

在這時候，似乎沒有開談判的理由，……倘使蘇俄當局準備恢復美國人民被沒收的財產，或者給予補償，他們儘可以這般做。倘使蘇俄當局準備收回否認對美債務的命令，而予以適當的承認，他們也儘可以這般做，這種事是莫斯科為表示善意計，應該做到的，並不需要談判或者召集會議。美政府對俄並不欠債，也沒有否認任何債務。尤其嚴重的就是要推翻美國制度的不斷的宣傳。在莫斯科放棄這種努力以前，美政府是不能開始談判的。

一九二八年四月十四日美國務卿開洛格向共和黨全國委員會演說的時候，又申述這種觀點。他講共產宣傳的繼續進行，使得恢復通常國交的一事，毫無希望。按照歐洲各國所得的經驗，顯示復交和談判的結果，惟有鼓勵目前的俄國當局遂行他們否認和沒收的政策。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國務卿斯蒂生也宣稱，在蘇俄政府承認債務，担保適當的補償被沒收的美僑財產，停止用革命手段推翻美政府的煽動以前，美國將不承認蘇俄政府。

(七)非戰公約與中東路事件

一九二八年八月，蘇俄政府參加美國務卿開洛格所發起的非戰公約以後，美國對俄政策，仍舊沒有變更。開洛格氏於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在美國參院外交委員會答覆質問的時候，說明「參加一個他國同意的多邊條約，決不能視作承認那個國家」。但是開氏的這種意見，以後經美國法官摩爾氏 John Bassett Moore 駁斥。摩氏講，「美國這樣做，不能不視為承認蘇維埃政府」。後來中俄兩國因為中東路事件發生衝突。美國務卿斯蒂生於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日經由駐俄法大使照會蘇維埃政府，請他注意在非戰條約下所負的義務，並且警告蘇俄，講他「在世界良好輿論」上所占的地位，大體必需看他能履行「這種最神聖的諾言」不能。這照會送達的時候，正值中俄兩國中東路談判開始以後，以致引起蘇俄的怨憤。俄方於翌日就發表宣言，講美國的照會對中俄談判，施行「無理由的壓迫」，俄方不能認為一種「友誼的行動」，並且表示美國是一個沒有承認蘇俄的國家，却竟然自認「能夠有勸告蘇俄」的資格，這是很足驚異的。

有許多人以為蘇俄對美的反唇相譏，於美俄復交的事，是大有妨礙的，自從這件事發生以後，美俄政府方面的關係便完全停頓。不過兩國的商務，仍然是照舊進行。美國對俄的輸出以機械，工業用品為大宗，一九二三年的輸出額值美金四百五十五萬元，到一九三〇年一躍而為一萬一千四百三十九萬八千五百三十七元，美國在蘇俄的輸入方面，其地位的重要，僅次於德。到一九三一年，美俄商務開始衰落，在

一九三二年前八個月當中，情勢異常嚴重，美國對俄的輸出較前一年同期，跌落了百分之九十。這跌落的原因，是由於蘇俄商務代表不容易在美國獲得賒欠，並且因爲美國限制蘇俄貨物的輸入。美國政商兩界領袖，鑒於這種商務上的嚴重損失，所以便有對俄復交的醞釀，以免對俄貿易的利益，被英德兩國所分享。同時因爲日本在遠東橫行，有迫促俄美不得不携手的情形。積極方面因爲事態的要求，消極方面因爲障碍的消除，於是今春羅斯福就職以後，美俄復交的機運，便急轉直下。

（八）復交影響的推測

今年十月十日羅斯福致函蘇聯中執會主席加里寧氏，請派代表赴美談判，加氏覆電贊同，派遣外長李維諾夫渡美，於是這十六年來遷延不決的美俄復交問題，一旦得到了解決。當李氏於十一月六日到達紐約的時候，本有復交問題可在四十八小時以內實現的觀察，但是談判約經旬日以後，纔交換復交的文件，可見美俄雙方會談的內容，決不簡單，今後兩國關係，對於世界大勢——尤其是遠東局面——的影響，是極其值得注意的。

美俄復交的影響，可以分經濟和政治兩方面觀察。據最近美國有權威的輿論界推斷（註一），美俄復交的經濟影響，是不能太樂觀的。「蘇俄是主張健全經濟的決斷派，他們主張在最適宜的市場購買貨物——換一句話說，那市場要能够生產他們所需要的貨物，情願和蘇俄作貨物的交換，並且能在目前困難的時期，許給長期的放欵。已往美國每年售給蘇俄的貨物，大約有一萬一千五百萬元，購買蘇俄的貨物約有二千五百萬元……過去幾年中，美政府已經借欵給蘇俄，購買美國過剩的農產。復交以後，這種便利當然還可以擴大。但是把眼光放遠大了看，除非美國在將來情願接受蘇俄的貨物，作爲償債的方法，那末借大批欵項給俄國，讓他能購美國貨物，是於雙方全沒有多大利益的……現在應該記清的要點，就是美俄兩國現在全採行一種國家自給的政策。俄國在某一時間將要把進出口額縮到減無可減的最小限度，現在他的政策的歧出，不過是受着事勢的壓迫。」

「美俄復交的政治影響，比較上更爲重要。羅斯福向加里寧建議，無疑的也是鑒於遠東的情勢，希式拉氏促成的新均勢，可以表現德日兩國有一種默契的同盟存在，對抗俄，英，法各國。現在美國在遠東方面，對俄國加重了他的分量。這並非就是指美國將要積極的參加日俄戰事。（至少就美政府現在的政策而言）但是倘使有這種戰事發生，蘇俄的地位一定要比未復交以前好。從實際上講，美國不過是放棄一種於日本有利的非中立態度罷了。」這種觀察，很可以代表美國人士的一般輿論，我們在大體上，是可以同意的。總之，美俄復交的確是一九三三年的一件國際大事，但是在今日動盪不寧的世界當中，一切的現象，全在指示着世界第二次大戰方在醞釀。全世界負責的政治領袖，正在佈置着人類大屠殺的放演。在這狂瀾奔放的中間，美俄携手的功效，充其量恐怕只能暫時遏止黷武主義者的野心，而作一種更擴大，更周密，而更猛烈的戰備，看日來日本海軍省堅持一億五千萬圓的復活要求，可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

【註一】參閱 P. 425, Vol. XXXVII, No. 4, Current History.

【註二】參閱 P. 324, Vol. LXXVI, No. 987, the New Republic

悼胡馨吾先生

芸生

胡馨吾先生(惟德)，於本月二十四日逝世於北平，外交界耆宿又弱一個！

中國外交，自鴉片戰爭後已日趨繁多，但純粹外交人材的登場，還是近三四十年的事。最初登場的純粹外交人材，胡馨吾先生是主要的一個。與馨吾先生同時的外交人材算來祇有一個陸子欣先生（徵祥），（伍廷芳唐紹儀出頭較早，一係拔自李幕，一係起於袁門，當別論，）面最初當方面之任的却又是馨吾先生。（胡氏於光緒二十八年任駐俄代辦，其時陸氏尙爲俄館繙譯。）

中國一向鄙視外國，故對所謂洋務人材也以左道傍門目之。若馬眉叔（建忠）之不慊於時論，便是一例。因此成見所反映於國事者，便是把外交交給不懂外交的人去辦。在胡陸一輩登場之先，國家的出使大臣都是科甲出身的儒臣擔任。若薛福成曾紀澤諸人，雖習外事，還是半路出身，外國語文都是作外交官後纔學習的。像胡陸二氏以廣方言館同文館學生出洋留學而任外交官的，已是開風氣之先了。

純粹外交人材的上場，在歷史是大有意義的。當曾紀澤奉命出使俄國的時候，翰林院庶吉士樊增祥曾具奏章，深致其疑慮，他說：「夫曾紀澤雖曾國藩之子，而韓門出絳，張氏生均，平日傾心泰西，吐棄周孔，過庭之誡，掃地無餘。此次朝廷簡命，不過謂其於彼中語言文字粗能通曉，又奉使歐洲，赴俄較近。論其讀書嗜古，容非安心賣國者流，特其見解旣偏，總謂西人百倍於中朝，西法遠踰乎孔教。充此一念，雖使腹地遍布洋商，邊陲盡爲俄有，彼將視爲固然，而不復與之爭論。此其爲害，何可勝言！」以名門之嗣且讀書嗜古的曾紀澤，尙且被人這樣估價，可見純粹外交人材的上場，實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

馨吾先生始任外交要職，正是中國國家極艱危的年代。當庚子事變俄國占領東北三省時，正任駐俄使館參贊，爲了東三省交涉，帝俄千方百計的要中國和他訂條約，英日各國却千方百計的反對，在國內呢，李鴻章是絕對贊成

的，劉坤一張之洞拚命反對，流沛顛連的朝廷打不定主意，駐俄公使楊子通先生(儒)便在這種內外煎迫之下憂勞致死，演了一幕拒簽俄約的悲壯劇，給東三省留了一線生路。馨吾先生曾目擊此幕悲劇，印象最深，爲其平生不忘於懷的一件事。楊公使故後，馨吾先生即代行使事，旋實授公使，便在俄使任中爆發了日俄戰爭。他在職彼得堡眼看帝俄爲日本打敗，又眼看東三省由日本半吞半噬的交還中國。遠東局面發生如此大變動，我們國家仍是一個被處分者，他當然是最感覺難過的一個人。光緒末年轉任駐日公使，那時正是日本外交四出活動勾結帝俄積極侵略我東北的時候，徐世昌唐紹儀等掙扎奮鬬，全都失敗，他坐在東京當然也白費了些力氣。入民國後，雖任不少的外交要職，但是奮鬬的機會都不及清末一段之多而且要了。

關於由俄占三省至清末與馨吾先生有關的外交文獻，我曾從別方面獲得關於東三省交涉的駐俄使館檔案，從這檔案中使我們知道了楊公使艱苦奮鬬的真相，及胡陸二氏兢兢應付的慘澹情形。關於以後由日俄戰爭至清末俄日使任內的奏摺電報，據我所知，大都刊入王希隱先生編纂的「清季外交史料」了。在這些文件中，幾乎看不出若何重要性。關於日俄戰爭的不外乎情報，關於使日的，又多是不作主張請而後行。我想這不是偶然的事，我們外交家的少所表見，是有歷史因素的。翰林院侍讀學士黃體芳對於崇厚簽訂中俄伊犁界約的彈章，說：「失辭不可，專擅尤不可」，可知那時朝論所期許的是不失辭不專擅的外交家。馨吾先生是由洋務出身的第一批純粹外交人材，在內外交窘之下，也祇能做到徇徇盡職不失辭不專擅的外交家。

我同馨吾先生曾無一面之雅，我爲要知道些清末外交的情形，去年曾經兩次到北平去訪問他，都因閽人留難而未晤面。當他同傅沅叔江叔海兩先生離平游陝的前一天，我們還有見面的機會，閽人却對我說業已啓程西行了。迨後馨吾先生來函相約，我偏偏爲冗務所羈，不克離津，就這樣，使我未曾一瞻這位老外交家的丰采。這是我至今最感悲憾的一件事！

去年秋間，我曾致函馨吾先生，詢問關於楊氏父子的死事，旋得他於九月八日自北平西苑功德寺發來的復函，謹將墨蹟影錄如後，以見此老誨人不倦的精神：

芸生先生史席：頃向由大華轉來
東鐵通案一切。前駐俄楊使逝世
日期在光緒二十八年壬寅（一九〇二）正月初四
日，期待查。其三公子楊幼鳴（官所待查）
於上年冬間赴俄為乃翁祝七十壽，
十二月回京，乃翁以乃郎回京後未接安
報電，甚為焦急，適在病後，遂致
感疾不起。三公子人極謹厚，才短體
胖，向未習政治之學，亦難處理大事。
先兄由參贊到鐵路能返俄歷紫
未卸，即又兼辦，且扶柩接眷回京，
合僚役十餘人，行李數件，表請西伯
未慣遠行，尊雖略諳法文，俄文譯無
為伴行保護，以力不能勝此艱鉅，於
要，悲傷焦急，十日內神經錯亂致書
度，竟於夜間自縊，狀頭懷中有親筆
紙條，只稱不孝罪深，難辭此大咎，以
後事托付使館而已。其時北京謠傳
不一，均非事實，乃楊使以東三省事憂
勞致疾，而並無與外人相要挾等
事，外間誤傳者也。弟昔傳聞
月之十三日始進城，住三五天，
為端如得便來平寓，適在此時，可以面
談，但先電約時刻為妥。寬街宅
電話東局三八六九，鄉間無電
話，郵寄亦甚遲緩。手覆，即頌
著祺　　惟德拜啟
九月八日
北平西苑功德寺

以後又接到九月十三日自平寓寄來一函，告訴我：楊公使棄世的日期是正月初十日，其三公子的官印是「覲辰」二字。這兩封信的內容，經我述入「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四卷第一四八頁，成為那一節書中的主要眉目。特誌於此，以彰先覺辱教之雅。

蔣廷黻先生說：「中日兩國一强一弱的主要原因，是兩國在現代化競爭上，一個跑在前面，一個落了伍。」這話從兩國的外交人材上看來，益覺有理。中國開口比日本開國早十幾年，（中英江寧條約訂於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日美神奈川條約訂於安政元年——一八五四）而純粹外交人材的上場，中國却比日本遲了許久。我們的胡陸諸氏，較比日本的伊藤博文，森有禮，井上馨，岩倉，大久保等人，已是晚了一步，伊藤等自歐洲留學歸來，已建立了明治維新的基業，我們的外交人材還未上場。即與胡陸諸氏同時的加藤高明，栗野愼一郎，高平小五郎，石井菊次郎，內田康哉等，亦皆馳騁於世界壇坫，各為國家建立功勳，而我們的外交家頗皆少有成就。此乃國家的不幸，初非我國外交家特別不如他人。一開腿便已落了後脚，人材旣少，憑藉又艱，雖有長才，難建奇勳，也是大勢使然。

這一段長程競賽，老鬪士已然盡了他的責任，接續跑向前去，為國家得回最後的錦標，那完全要看後起的青年鬪士。馨吾先生的長公子世澤君，幼承庭訓，歷隨使任，受教歐美，精通英法俄三國語文，富有國際知識，現任駐瑞士公使，是一個很有希望的青年外交家。上紹父業，增光國家，豈異人任？雖然，現當國家極端危難之時，此外交界慭遺之老，又復與其破碎的國家永別，前塵旣已黯澹，後顧又將何如？興念及此，戚然心傷。嗚呼悲哉！

二二，一一，二六。

日本共產黨之大厄運

本年被檢舉四千二百名

仲秀譯

去年十月日本政府施行共產黨大檢舉後，即謀消滅其殘黨並檢舉全協（日本勞動組合全國協議會）。本年二月二十七日警視廳下令禁各報登載關於檢舉之事，施行全國檢舉，至十一月十二日止，在警視廳轄境被檢舉者，計屬於全協者千六百九十六名，屬於黨部及青年同盟者約二千五百名；共四千二百名，其中被起訴者計全協百四十五名，其他二百四十四名，於是共黨檢舉大體告一段落，十一月二十日午後五時解除登載之禁令。此次被撲滅者實不止全協，黨部及青年同盟，即立於同情關係之華族子弟，左翼律師，產業勞動調查所，赤色救援會，普羅文化聯盟，赤旗雜誌印刷及分布機關，勞農救援會，共青學生對策部均被肅清，洵日本赤化運動史上空前之大事也。茲據大阪每日新聞之記載，遂譯如次。

全協政治鬪爭最初之中委會

日本勞動組合評議會，在三、一五事件發生之後，於昭和三年四月十日被內務省解散，是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遂在東京成立日本勞動組合全國協議會。該會為國際赤色勞動組合之日本支部，與日本共產黨協力，赤化勞動階級。又依一產業一組合主義之原則，指導勞動階級之日常鬪爭，使經濟鬪爭與政治鬪爭互相結合，用大衆示威之手段，煽動勞動階級。在各大工廠設立各會組織，使以此項組織為中心之組合員及未經組織之大衆，每年數次，擇國際的或國內的各種紀念日，實行街頭示威運動，作為實踐的運動。昭和四年十二月全國單一產業組合成立之時，曾將駐日朝鮮勞動組合總同盟之組合員約二萬人消納於全協之中，勢力顯然增大。試舉迄於今日之重要中央部檢舉，則昭和四年四月十六日檢舉西村祭喜，伊藤保等人，昭和五年二月檢舉選舉鬥爭同盟，五年八月檢舉從新種黨之田中清玄派野木原郡二等，七年四月檢舉溝上彌久馬等。五年八月檢舉後，十月共黨恢復指導部以來，至六年十月僅有溝上彌久馬與錦織彥七兩人維持指導部，六年十月以降，急速擴充指導部組織，地方組織亦逐漸確立。自是年末至七年四月之間，計畫舉行創立以來最初之全國大會。七年四月溝上，角田等之中央部雖被檢舉，殘餘幹部宮上則武等，得黨組合部之援助，從下部組織及地方協會起用優秀之黨員，擬舉行第一回擴大中央委員會。自是年四月下旬至五月中旬，分成三組，在中野，駒込，池袋方面舉行此項委員會，協議並決定組織方針，運動方針，罷工戰術，用各產業社會主義競爭之方法，從事擴大決議之實踐。選舉中央委員，則廢從來之幹部任命制，而採民主的選舉制。全協中央委員選出後，是年九月中旬分成兩組，在東京澁谷及神奈川金澤町舉行第一次中央委員會。第一組自九月二十日午前十時至午後十一時，又自二十一日午前四時至午後一時

，在神奈川金澤町舉行，出席者有議長高江洲重正，副議長依田公一（均爲中央常委）。第二組代表間弓信吾，書記（機關雜誌部）金子健太，書記（秘書局）增淵穰，中央委員金屬代表石上長壽，出版佐藤勇，鑛山佐藤新次郎，土木李成白，交通戶松喜藏，等十四人。第二組自九月十六日夜八時四十五分至十一時半，又自十七日午前四時半至十時十五分在東京澁谷舉行。出席者有議長（中央常委）間弓信吾，副議長山田六左衞門，書記（宣傳部）中上善次，中央委員金屬代表山田六左衞門，化學飯野敏夫，出版岡村忠彌，交通平休助，電氣島本忠雄等。此次集會會決定新運動方針，各種重要產業（金屬，交通，紡織，化學，電氣，鑛山）及重要地方（東京，神奈川，大阪，兵庫，福岡）之活動方針，行動綱領，並審議確立民主的選制之新指導部。其行動綱領有反對帝國主義戰爭之鬥爭等項，決由全協中央機關報（勞動新聞）及各產業別中央機關報，與工廠新聞宣傳各項問題。

公衆食堂開會 全協幹部落網

警視廳勞動課，自檢舉全協中央秘書局長增淵穰及中央青年部長茂谷春松後，始悉中央常委每星期一開例會，並得知其會場及集合方法。後又探悉二月二十七日午前九時中央常委在開例會之前，先在小石川區大塚仲町市設公衆食堂集合，乃與大塚警署協力，將中央常任委員長石上長壽檢舉。是日警視廳之檢舉隊，係以宮協勞動課長爲指揮官，山部勞動組長爲副指揮官，於午前七時半在大塚署集合，各警吏均行化裝，井上巡查部長扮爲廚子，長山巡查扮爲學生，鈴木巡查扮爲工人，澁谷巡查扮爲顧客，宮協勞動課長則化裝爲公衆汽車助手，在食堂內或左近埋伏。

中央常委入食堂後，圍坐一桌，正在交談，後至之石崎源七覺周圍有異，令各人注意，遂一齊跳至街上，希圖逃走。此時宮協課長即下令追趕，於街中各處格鬭之後，乃將石上長壽等五人逮捕。是日未往集會之中央常委飯野敏夫於二十八日在小石川區表町被捕，中央常委志田重男由大阪回東京後，於三月八日在下谷區御徒町被捕，至是全協首領部全行消滅。

繼續搜捕餘黨 全協完全消滅

餘黨得悉大塚食堂檢舉事件後，即謀恢復，於三月中旬設立新指導部，負指導全國之任，復爲警視廳勞動課所知。串山警部所率警隊於四月一日在東京深川區逮捕，土木業選出之新中央常委折目茂，十六日在淺草區逮捕金屬業選出之新中央常委廣畑惣太郎，訊得新指導部之構成情形。六月二十七日午前十時木內警部所率警隊，在日本橋區逮捕全協新中央常任委員長森下覺，麴町署員於九月十二日午前十時在麴町區逮捕全協中央秘書吉成一郎，二十四日午前十時勞動課光永巡查部長在新宿逮捕全協中央常委山口近治，串山警部所率警隊於十月六日午前九時在本鄉區逮捕金屬業選出之中央常委平井羊三。時平井正在籌備舉行第二次擴大中央委員會，至是從事恢復工作之新指導部員殆全被捕。擬於十一月七日俄國革命紀念日舉行之第二次擴大中央委員會，亦無由產生，全協遂消滅矣。

全協在各工廠之黨員人數

全協在各工廠獲得之黨員人數如左：新潟鐵工廠田村冬松等二十三人，萬工舍柴田三郎等二十四人，宮田汽車製造廠陰山藤

二郎等十人，日立製造所龜戶工廠三品照等八人，東京市從業員組合田幡茂八等三十三人，東館從事員組合齋藤初八郎等二十六人，東京市電從業員組合島本忠雄等十四人，日黑汽車平林稔等七人，玉川電車浦瀨乃松等五人，海軍水路部大野清次郎等八人，簡易保險局內田文次郎等六人，東京市役所鎌田文藏等十一人，順天堂醫院山口勝等九人，中山太陽堂田中堯平等四人，大東印刷所田中等四人，國有鐵路小畠某，小學校教員小林富子等十三人。

赤化華族子弟被檢舉二十名

昭和五年學習院高等科出身之田口一男，受黨上部之指導，向學習院之學生鼓吹共產，並得該院學生三重縣大地主之子伊藤爾（本年四月被檢舉）及久我通武爲黨員，組織「日自會支部」，「突擊隊曉光」及櫻葉會等團體。在女子學習院則獲得上材滌子及岩倉靖子等爲黨員。昭和六年五月在黨家屋資金局有產階級班內組織一種社交團體，名曰「五月會」，作爲運動華族子弟之機關。黨部命學習院中學生黨員籌欵，以爲左翼的訓練。黨中央部籌措欵項常用香鹽手段，學生乃以長島榮次郎爲領袖，組織香鹽班，攝製十二枚一套之香鹽寫眞，賣與華族子弟，每套索價二十五圓，共得三百六十圓，以供黨部資金。本年一月警視廳將八條子爵之子八條隆孟檢舉後，陸續檢舉華族子弟二十名。

黨魁山本被捕搜出手槍文件

本年一月，山本正美受第三國際之命，秘密返國，恢復日本共產黨，與山下平次等聯絡，一月末先成立中央書記局，山本任書記長，局內分設組織及政治兩局。然自去年十一月至本年一月之間，殘黨內曾發生重大紛爭。緣黨員兒玉靜子，飯島君子及工人黨員藤原某等唱「黨部應由工人黨員組成」之說，與支持以前方針之殘黨對立，欲另組中央黨部。山本爲消滅對立之意見計，乃將藤原開除，予飯島以譴責處分，四月始成立中央委員會，山本爲執行委員長，設組織，財政，宣傳，軍事各股，發刊黨中央機關雜誌「赤旗」。山本曾由莫斯科帶回欵項二千圓，擴從前之家屋資金局，設財政部，以慶應大學學生山口信次爲部長，竭力籌欵。警視廳探悉山本改名「西村克郎」，潛伏東京品川區大井町，佯稱爲電影公司職員，與西村祭喜之妻橋本菊代同居。五月一日午前七時山本及橋本菊榮被捕，搜出共黨重要書籍，六響手槍及子彈數十發。山本本隸普羅學會，從事赤色運動，昭和四年赴俄，學於共產大學，俄名爲「亞歷奇塞夫」，後由莫斯科，到海參威活動，第三國際本部命其恢復日本共產黨，去年十一月由莫斯科出發，本年一月始到日本。

共黨缺乏資金曾組織强盜團

全協鬪士對於籌措運動資金最感困難，在非常時共產黨檢舉未實行以前，係每月由黨部支付五六百元，檢舉以後，此欵來源遂斷。因缺乏資金，共黨曾搶刦川崎第百銀行支店。然此舉頗受內部之非難。各大學專門學校學生援助團每月所助五百圓，亦因去年九月共產青年校內小組被當局撲滅，校內援助團遂行瓦解，於是全協中央財政部不得不另行活動，初由部長嘉納履方（貴族院議員講道館長嘉納治五郎之第三子，曾在靜岡高等學校肄業）指揮，成立所謂組織的强盜團，於本年二月二十八日分布聯絡員於新宿，嗾使浣橋米商店員安川善治將其由收帳所得現欵一千一百圓，於同日午後七時在新宿三越附近交與聯絡員，送遞資金部，安川亦即由該處逃走。本年四月充全協交通本部之事務員，六月八日被

捕。共黨用此種方法屢欺不止一次，嘉納於九月十九日午後在上野被捕。警視廳察覺此次共黨恢復運動，以文書活動爲中心，遂與各警署協力檢舉共黨發行文書機關。四月十八日上野警署會檢舉「

共黨文化組織全被檢舉破獲

赤旗」印刷負責人田端平四郎，後知本郷區以「研文社」爲招牌之製版所，爲共黨所經營，係去年十月上旬成立，在該處組版之黨文書，即運往共黨在保土谷所設印刷所，以便印刷。本富士署，及三田署協力檢舉該所名義人，赤旗印刷部員竹中光次郎等，七月七日赤旗印刷股員川崎義好等五人被捕，嚴訊結果，知民間印刷業十六家代印共黨文書，於是將此等印刷業一併檢舉。一方面檢舉共黨分配文書機關之中央配布局，六月二十四日逮捕護局員飯沼輝雄等，又於自八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九日等日，逮捕中央配布局負責之鎌田精一等。赤旗於九月末發行第百六十號以後，即行停刊。共黨中央圖書館設於芝區三田小山町堀敏夫家中，九月二十五日堀敏夫被捕，沒收參考書一汽車。八月二十八日軍事部長森田一郎，部員白井東三，組織部員大野敏英，財政部員佐治增江被捕。八月二十六日赤旗編輯局員山口松三郎，情報部員佐藤芳子，赤色救援會委員長金澤一郎等被捕。十一月一日逮捕赤旗編輯長前九州大學教授風早八十二。八月九日中央組織部員，反戰委員會議長，大衆聯盟分組負責人松尾茂樹被捕。此外左翼律師團赤色救援會，日本普羅文化聯盟，戰鬥的無神論者同盟，日本普羅世界語同盟，勞農救援會，日本醫療同盟，關東消費組合，產業勞動調查所等外廓組織均被檢舉。共產青年同盟因八月十二日中央執行委員長石井昭夫被捕，九月十一日至十九日中央部全被檢舉，遂即消滅。其下部組織之各大學專門學校校內小組亦受檢舉。

被檢舉人之產業別

屬全協者千六百九十六人（內有女子六十八人，朝鮮人九百二十六人），共產業別如次：全協中央部七零名（內有女子九人），全協東京支部協議會八名，全協日本出版勞動組合二一六名，全協日本化學勞動組合一〇一名，全協日本一般傭工組合三六三名，全協日本食料勞動組合一二六名，全協日本紡織勞動組合一二六名，全協日本金屬勞動組合一三二名，全協日本土木建築勞動組合六一三名，全協日本電氣勞動組合三一名，全協日本交通運輸勞動組合六六三名，全協日本通信勞動組合一五名，全協日本木材勞動組合七名，全協日本海員港灣勞動組合準備會七名。

赤色戰線上的三個女子

北澤梅　生於瀧野川區素封之家，曾在目白女子大學附屬高等女學肄業四年，曾充三菱商事會社打字員。昭和六年組織「菱貿會」，刊行機關雜誌「會」，昭和七年四月任一般傭工組合東京支部婦女部負責人，九月改任該組合婦女部負責人，十一月任全協本部婦人部長，於本年一月二十七日在小石川市設公衆食堂與其他中央部員一同被捕。

小澤美智子　爲長野縣人，具有組織力，昭和三年入婦女同盟，昭和五年任全協刷新同金屬業負責人，本年一月入全協本部，任金屬東京支部組織人，在石川島造船所等工廠爲組織運動，十一月十五日被捕。

永島米　爲青森縣人，卒業於縣立高等女學校，任關東婦人同盟赤色救援會城北地區婦女部負責人，曾在鐘淵紡織會社等工廠從事赤化運動，曾被拘禁數十次。

共黨運動反對戰爭

日本共產黨之活動，自滿洲，上海事變以來，益尖銳化，乃以反戰鬥爭爲指導理論。蓋共黨誤認滿洲上海兩事變乃爲攻擊蘇維埃之前提，而蘇維埃爲共黨之參謀部，爲防衛蘇維埃，遂採用反戰鬥爭理論。爲使國軍之攻擊力粉碎計，出以將戰事誘成內亂之戰術。故內務省與司法省皆視爲當局協議，決定剷除共黨本部，去年十月三十日實行熱海之總檢舉。全協首領爲強行實現其理論，竟高揭變更國體之黨旨於黨綱領中，當局不得已乃依治安維持法，第一條第一項關於結社之條文消滅全協，至是共黨已無活動之餘地。惟從日本現在社會情勢觀之，實難斷言共黨不再暗圖恢復。關於社會之改善，自應信賴各關係機關，期待其能有成效，而警保局則採今後嚴重偵察全國之方針。今全協雖已消滅，然共黨外廓團體範圍極廣，竟有所謂普羅電影者，爲應付計，亟須改善治安維持法也。

內蒙自治問題談話筆錄

記者

內政部長黃紹雄巡視內蒙自治問題，十三日約內蒙各王公至百靈廟行轅談話，到德王雲王等八人，黃部長親予接見，明示中央德意，解釋自治政府之絕難成立，談話繼續兩日之久，經記者探悉談話筆錄，洵珍貴之史料也，爰存錄之。

部長：前天各位送來之各種文件，我已經詳細看過，各位的意見與中央意見相差太遠了，轉是到中央也決不能允許。中央極願意趁此機會使蒙古人民得到實益，不過我們應該注意事實，否則單是理論，不但無益反足有害。各位送來的文件中之要點，以為有了自治政府，就可以禦侮圖存，但是事實不是這樣簡單的。現在國際間，祇承認中國中央政府，內蒙是中國的一部份，帝國主義侵略是以整個中國作目標，我們不在培養國力團結國力上着想，而謂組織一個小規模而不健全的政府，就可以使帝國主義者不敢侵略，這豈不是笑話！就以侵略的國家如日本論，他與中國的交涉，也祇承認中央政府，在過去那種交戰狀態之下，當然有許多事件，反乎國際常態，如利用浪人以引起各種糾紛等等，但兩國恢復常態時，兩國間的交涉還是照着國際間普通來往的手續來解決兩國間的事件。故此各位所顧慮的外人侵擾事件，是國家外交問題，不是地方政府可以解決的。如果蒙古聯盟要把自治政府成立，在中央認為對國家既沒有益處，就是於蒙古人民也不能即刻得到利益，反於國外國內發生許多不好的影響。各位想要解除蒙民痛苦，為國家謀福利，那末中央·省府·盟族應該聯合起來，從事實上討論，決不可憑單方的意見致使與地方發生衝突，因衝突會把雙方力量相消，根本即不能為人民除痛苦，為國家圖福利，反因此而有害國家，有害人民也。如果各位冒然照自己的理想做去，在中央既不允許，在省府又發生衝突，其結果之壞不堪設想，那末根本想為國家人民謀利益之目的完全相反了。所以我們希望各位從中央擬定之方案中去求一個中央省縣盟旗均無困難之方法。至於中央的方案，原則早經擬定，祇是拿來與省府方面及各盟旗共同商量，將內容充實，如細部有不妥地方，不妨提出來討論，這是中央虛心誠懇的意思。聽說各位對於第一第二兩案已無意見，惟對第二案行政組織還有若干意見。我們不妨在這個時間詳細討論。第二案的意見與各位的意見不相同之點，是各位想成立一個整個的自治政府，而本案規定的，是在每省成立一個地方行政委員會，整個組織中央絕不能容許。

經我苦心考慮，得到一個比較有統一性質的辦法，就是各地方行政委員會，可以每年或每二年舉行一次聯席會議，由該會議再召集全體蒙古代表會議，共商蒙古一切事務，及各地方行政委員會互相關聯之事項，此會議決定各種事務，可交政務委員會分別辦理，或呈請中央核辦，如是雙方意見可以統一。至關於蒙古地方政務委員會之地位在盟旗之上，已往盟旗與省府來往既用咨文，則政委會之地位決不因而降低也。

中央極慎重的，派來我把你們所提出之問題，作具體的解決，同時中央知道蒙古人民之困難，要改善蒙古人民之生活，非有中央極大之扶助不可，希望各位了解中央的深意，加以嚴密的考慮，不可大唱高調。如果各位不能受中央意志，中央縱然可以馬馬虎虎暫不過問，但是各位組織了自治政府之後，將來財政之困難，與省府之衝突是勢所不免的，試問何以善後，而且中央責任與權威所在決不自由放任也。造房屋先要確立基礎，否則沙上建屋不吹自倒，希望各位按步就班，力求實際做去。各位在政治上負担責任很有閱歷，對於實際情形一定非常清楚。或許有些青年很想把蒙古治理好，但因缺少經驗，徒憑理想，不求實益，卒至百事無成，這點請各位嚴加注意！

我今天所說的話都是誠懇的，而且我個人可以負責的，我本人是中國最南部的人，現在到中國最北方的蒙古來，無非是本着愛國家與對蒙古人民之同情，來與各位謀解決之方法，我很相信各位王公的心理是一樣的誠懇，並且一樣的想得到圓滿的結果。我希望各位詳加考慮，趕快求一個解決的方法，如果拖延下去，一宗發生不好的現象，這恐非各位的本意，我因為時日關係，預備十五日回綏遠，請各位在二天內把這件事給我一個具體的答複。

德王：部長所說意見，我們非常明白，容詳細考慮後再答覆。至於要求自治，在理論說，總理建國大綱第四條有「扶助國內弱小民族，使其自決自治」之規定。現在中央應本此遺教，允許內蒙自治政府的設立，就事實論，近年外患頻臨，尤以西蒙更覺危險，時有日本飛機汽車開往威嚇，並派軍人時來內蒙各地調查地勢，各旗無從抵制，經共同商議自救之法。大衆認為各旗單獨對付不易見效，有聯合三盟之必要，日本軍人會建議組織蒙古國統治蒙古地域，蒙人為便於對付日人及減少日人之藉口，故要組織自治政府。至於蒙古人民之貧窮，我們相信總可以盡力救濟。蒙古成立自治政府，仍接受中央命令，外面所傳「分裂運動，有種種背景」，都是謠言，蒙古人二十餘年皆絕對服從中央，現在仍本服從之義，要在中央指導之下，要求蒙古自治，假使中央允許蒙民自治，則全體蒙民非常感謝。

近年來省縣與盟旗中只有惡感，絕無好感，即以此次會議而論，我們地方官有負守土之責，為求生存而召集會議，曾呈請中央，而中央派部長到來巡視，但兩省省政府到處派人破壞自治會議，祇此一點，即可知省縣與盟旗之關係，以過去之事實推論，將來只有壞的結果，沒有良好的感情。此次舉動，實出於不得已，外界加我們種種罪名，將來總可水落石出，如果我們真與日本有關係，我們也不必呈請，直接做了再說。民國成立二十餘年，蒙人對於中央非常忠心，但是現在蒙民被迫無路可走，故有此次要求，尚望部長轉呈中央准予所請。

我們生長內蒙，對於內蒙情形知道比較詳細。過去幾年蒙民受盡省府壓迫至於極點，長此以往，蒙民即不能生存，假使中央能允許蒙民成立自

治政府，我們可以保證無一人外向，且可以使僞國蒙古人民漸漸來歸，因為我們是整個民族。內地報紙常有德王等幾個人操縱之記載，其實此次會議西蒙各旗都贊同，伊盟沙王亦派阿王代表，部長現在可以向各盟旗調查。

就國際關係，日本年來亟欲實行其大陸政策，而日前日俄國交惡化，頗有發生戰爭之可能，日俄一旦戰事發生，中央與蒙古交通有斷絕之虞，不能不先事預防。外面有德王勾結日本之傳說，假使我有這個計劃，我也許做了司令官了，但是日後他必定殺我的頭，我很明白我自己地位，我決不受利用。日本利用宣統組織「滿洲國」蒙古人民智識淺薄，意志易被動搖，利用更易，故盼望細細體諒我人之苦心，此次要求組織自治政府，係全體蒙民共同之意見，為求自救民族而起，我人為安定人心起見，不能不加以領導。現在東北各盟旗被日本佔據無法收回，萬一日本侵佔西蒙，又將如何抵抗？故請部長加以深刻注意。處在現在情勢，想要鞏固國防，先要安定邊境人民之心理，尤以在國難時期，非有非常辦法不能妥當處置。至於自治政府成立後，如何辦理一切政務，仍要中央指導。我們既負地方行政責任之人員，對於中央命令當絕對服從。

我們向中央要求自治政府，乃是表示聽命中央，若完全以民族立場，則不必向中央請求而早自行組織政府了。現在我們顧全國家民族雙方關係，一方面使中央在外交上不發生困難，而同時蒙古人民在中央政府指導之下，蒙人自治。俄侵外蒙，失地半數，日侵東北，熱河又失所餘之半，所僅存者祇整個蒙古土地四分之一，故目前蒙古民族之危機已達極點，蒙古民族處存亡危急之秋，而政府尚不能予以機會自謀解決，則他日後患又將無窮，民國成立二十餘年，蒙古絕對服從，如不至此萬分困難之時，決不會有此種要求，至於說到行政系統，又當別論，當民國十七年中央建省之時，蒙古人民曾要求不必建省，中央絕不理會，毅然建立行省。建省以後，蒙古人民並不以中央不理而加以反對，繼續服從中央直至今日，現在我們希望中央聽蒙古人民之意見，比閱省府之報告的成份多一點，同時更盼望中央以過去毅然決然建立行省之精神來毅然決然允許蒙民組織自治政府。

部長：各位所說的話，許多是非常誠懇，我對於這些話非常注意，有幾點要加以解釋，中國國民黨黨綱規定，扶助弱小民族使成為國家健全的份子，是中央應盡之責任，過去因國家多事，不能達到這個目的。現在我們想趁着這個機會，大家共同努力做去。

外面有許多謠言，說利用背景等等，在中央與兄弟我個人都是不相信，並且在中央及兄弟個人根本就不重視什麼背景與利用。因為兩國處在非常的狀態之下，兩方總有許多浪人活動，但一到兩國恢復邦交後，雙方即不難收拾解決也。我們知道各位心地都非常坦白，不要因外界謠言而心懷不安，事事都應該非常誠懇，討論考慮的目的一定可以達到。中央處置任何問題，都是顧慮雙方的事實困難，採取雙方的意見，決不會單聽一方的意見，遂斷然處置。故此次兄弟奉中央命令巡視內蒙各種問題，亦必本中央的意志辦理，必作縝密的觀測與妥當的解決，這點各位不必過慮，過去省縣與盟旗間有許多誤會，或許是不能避免的，譬如平常兩家極親熱的鄰居，有時也許會發生誤會，但一經解釋，即和好如初，我們現在希望中央與省，中央與盟旗，省縣與盟旗三方面共同商量，謀一和平解決之方法。

德王：我們完全信仰中央，所以呈請中央解決這種問題，部長此次北上，路經兩省政府，未知省府有何種意見，希望部長告訴我們。

部長：我到張家口時，宋主席不在，祇與省政府各委員晤談，他們對中央方案皆贊同。到了綏遠，比較有長時間討論。省政府的意思，也是覺得這件事應該有澈底解決之必要，同時省府也信賴中央，對於這個問題沒有什麼意見表示，全由中央處置，所以我們如果能商得一個結果，在省府一定不至於發生什麼困難。當中央派兄弟來時，我個人頗覺困難，一方面既不知道盟旗之意見，一方面又不知省府之意見，萬一盟旗與省府雙方意見有衝突時，處理或感不易，現在我們聽到雙方意見，都認為有整個解決之必要，而同時都信賴中央，故我們非常高興。我們想過去許多誤會也許在這個時期可以完全解釋，我們回去之後，在綏遠要舉行漢蒙人民聯歡會，傅主席來電詢問此間能有多少人員參加，這是誠懇之表示。由此我們想事之前途非常光明，而且以後常有商量之機會，決不會再有以往之隔閡。過去的事情，已經過去了，我們不必再去討論，祇要以後的事情有辦法，一切都可以解決，雙方兩個朋友發生誤會，一經解釋，大家恢復過去友誼，前天雲王及札薩克告訴我們許多困難事情，我們是很願意聽的，因為解決事情，先要知道這件事的原委。

德王：部長說朋友恢復感情的比喻很對。現在蒙古盟旗與省府的衝突不是由於雙方感情不好，也不是民族間發現惡劣的情感，盟旗與省府之衝突，完全由於制度之不良。現在蒙古是一地二主，所以即使雙方有良好之感情，因為權利關係必會發生衝突，而這種衝突不是一句話就可以解決的，必須在事實上着想。

部長：現在我們談到真正問題了，我來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這個問題，經過已經很久，真好像一把亂麻無從理清，至於解決的辦法不單各位在研究，中央與省府也時時不忘的在研究，這個問題固然紛亂，假使我們能開誠商量，總可得一良好解決的辦法，例如租稅問題，畜牧問題，都是要先明瞭實況，然後才有辦法，但是這種實際問題，不是空名的自治政府可以解決的。

我們每次與各方談話，都有詳細紀錄。我不單要自己知道，我願大家知道，我不願三方分別商量，我願三方聯合商議。我們來是要知道各種實際狀況，故希望各位一句不瞞的盡量告訴，中央有絕對權力來處置國內一切事務。好比一個家庭有一個家長，家中有什麼糾紛，可以完全由家長來作主。

德王：中國像一個大家庭，弟兄五人，過去家長理家不平，希望現在的家長從新平均分配。

部長：傅主席曾說過，這個問題始終是要解決的，過去的錯誤，我們應該設法救濟，今天談話已久，希望以後有長時間的談話。

部長與雲王德王等之談話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於白靈廟行轅。

雲王：昨日我們所陳述的尚有未盡處，今當繼續陳述。

德王：昨日部長所說種種困難的情形，確一點不錯，不過當初自治會議決定派我們主席團代表向部長說明，所以不得不據實陳述。當自治會決定組織自治政府時，原擬以盟旗受轄之區域為區域，故自治政府成立，省政府就不能存在，自治政府如能受轄舊有，盟旗區域，則經濟自不至發生若何困難，再有了整個組織之後，邊防也比較可以鞏固些。廢省而成立

自治政府，在事的表面上看來，好像是非常重大，但實行亦很簡單。因為蒙古自治政府之確立，祇是某一部份土地人民組織之內部變更，故當初全體代表都認此舉當可邀中央許可。自治政府成立後，所有全蒙古之政治，經濟，建設，教育等，都可由這一個機關統籌辦理，而中央扶助蒙古人民之德意，亦容易達到。現在外蒙受俄國之赤化，東蒙又受日本侵略，外東兩蒙人民都無路可走，常有向西蒙遷居情事，如西蒙能有自治政府之組織，雖不能將東蒙在短時間收回，我想至少可以維繫一部分東蒙已失了的人心。故西蒙組織自治政府，不是徒務空名，乃欲以此確立蒙古民族之久常基礎，我們意見是如此，很希望部長指導和維護。

部長：這樣在理論上固然有一部分的理由。但是我們要顧全各種事實的問題。如察綏兩省漢蒙人民之多寡，蒙古民族現有力量之充分與否，及察綏所處國防地位之嚴重，都應先事考慮。固然蒙古人民需要有平等的待遇，但取消省府而他族人民或得不着一種不平等的待遇，不免又引起別種惡感，自非國家及漢蒙人民的幸福。

德王：內蒙要求自治政府之最大目的，是在收復已失蒙地人民之心，而所屬區域內之民衆，當然一律平等待遇。且內蒙自治政府仍直轄中央，即令省府取消，以後各縣政治仍由地方人士主治之。

部長：這件事是分裂整個國家和民族組織的，中央是絕對不容許的。各位以空的名詞來求萬一的希望，而使中國內部發生重大變動。並將引起其他不幸的結果，所失者大，所得者小，這有甚麼值得？我想各位最好將昨天所談之各種實際問題，從長討論，以求適當的解決。

德王：昨日部長指示的辦法，我們已經考慮過，覺得不大滿意。仍希望有一個整個的政治組織。

部長：我想我們替國家或地方做事應該一步一步做去，若第一步過程還沒有做到，就想不顧事實，本着很大的希望去做，那是永遠沒有結果的，所以我希望各位先把第一步能做的做完了，再進展到第二步，然後纔有辦法。

德王：現在是國家多難，蒙古地方危急的時候，不得不有這個要求。至於部長所說一步一步進行的辦法是很對的。但是現在蒙古種種困難情形，在時間上是不容許一步一步進行的，所以我們第一步就請求組織自治政府。

部長：國家危急，這是大家都很憂心的，不過國家大事，決非一句話可以決定。因為一國的强弱，全賴全國人民長期的努力。譬如日俄戰爭以前，俄國是一等强國，結果反而失敗。德國在歐戰後損失極大。不到二十年就漸漸恢復常態。由此看來，國家的强弱，很顯然是隨着時代的潮流和人民不斷的努力，互相推進，慢慢轉變，決不是三言兩語就可以改善的。我們希望中國轉弱為强，自非努力十年二十年不可，那末要一個地方進步也得有八年十年之努力方可見效，國家大事，決不像一個人頭痛只貼一付頭痛膏就可以治好的。

德王：剛才部長說的比喻固然不錯，但有治頭痛的藥，總比不用藥好一些，這是在現在國難時期一種特殊辦法。

部長：我想各位對於這個問題，應該在中央所定原則之下來討論，如果不能按照中央原則，想一味本着自己的主張做去，那末將來一定沒有好結果。

德王：我們決不是不服從中央命令，也不敢反叛中央，因爲我們有困難有苦衷，不能不陳說，而我們所陳述的意見，是全體公意，絕非幾個人的私見。我們是絕對信仰中央，服從中央，希望部長體諒蒙古人困難，而爲蒙古人妥籌良策，以救蒙民。

部長：我從昨今兩日的談話，知道各位意志非常純潔，我不是在各位面前是這樣說，就是對班禪活佛及中外新聞記者也是這樣說過，我很希望各位把握各種事實來解決問題，千萬不要再鶩空名。幾年來因國難嚴重，國內青年不惜聲竭力嘶呼着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他們愛國的心是很誠摯而熱烈的。不過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先有一個事實問題，就是要有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力量。兩國鬥爭，完全是基於力與力的比重，如果力量不够，硬要去打倒人家，結果自然只有失敗。即以中央處理蒙古事件而論，中央在事實可能範圍之內，決不會不顧全各位意見的，各位既然願意要我設法，我當然在中央所定原則之範圍內竭力爲各位想辦法。普通一般青年因爲缺乏經歷，所以常是想什麼就說什麼，並想什麼就做什麼，亦不顧慮某種事件之前途的可能性。凡政治上的一舉一動，應該審慮當前的事實與環境做去，將來才有好的結果。一個國家當然有一個最高權力的支配，在國家權力所許可之範圍內，儘可以表示我們的意見，但離開範圍太遠，不但國家不允許，就是政府爲維持國家尊嚴亦當設法阻止。我這幾年來對於國家各種事務，都抱着和平態度，使無論那一種困難事件得着一個轉機，然後慢慢兒來解決，現在處理蒙古事件，我還是抱着一種和平的態度。中央派我來巡視，亦就是想用和平的手段來解決蒙古問題，否則又何必派我來呢？因此希望各位大家與我一樣抱着和平態度，使此項事件有轉圜的機會，把過去的要求，分別其可能與否，再行詳細討議。

德王：部長處理國家大事很和平，我們早有所聞，所以這一次聽說中央派部長前來巡視內蒙，我們是非常歡迎，我們的希望本來很簡單，我們以爲部長一到就可以允許。現在聽到部長說明中央與地方有種種困難，尙望部長有以指示。

部長：如果中央以這件事，可以一紙命令來解決，那末我們必不必來了。我這次來，目的是在巡視內蒙，現在既然有這樣一個問題擺在前面，我不設法和平解決，我是對不起國家，對不起蒙古的同胞。各位遠道來此，亦無非想求這件事有一個解決，如果這一回失了解決的機會，將來中央再派員來，決沒有像現在謀解決的容易。現在我極誠懇的盼望各位和我根據事實先加商量，一俟商量有結果，不軼出中央所定範圍之外，那我可以負責辦到。我從南京動身到現在已經一個月了，很想明天回綏遠，所以希望各位把要緊的事件早日解決。本來我這一次來是巡視性質，對於這個問題萬一得不着結果，亦沒有什麼關係，不過這件事不得解決，影響國家與民族前途頗大，我是感覺很不安的。至於中央所處的困難各位也應該知道。中央決不能亦不應該的就不顧一切的取消省府，同時亦不能不顧事實的就准許你們自治政府的要求。

雲王德王：部長對於我們指示的意思，我們知道了。我們決不敢違背中央的意思，但我們所陳說的，是大家的意思，並非我們的私見。

部長：總而言之，我希望這件事趕快解決。因爲我出來太久，京中尙有許多事體，等我回去處理。

德王：部長萬不能就回去，我們要請求部長在此多留幾天，並希望部長在此事沒有解決以前，暫不要回去，如果部長一定要走，那我們可以知道部長一定是動氣而走的。

部長：關於昨日所提出的意見——內蒙聯席會議，我將詳擬一個具體辦法，再和你們討論。

德王：希望部長在擬具體辦法時，將我們意見參加進去。

鴉片戰爭新史料（二）

淮安笑虹宋默藏
國聞周報社選

（九）浙江戰報

撫院報，探得浙江情形，在定海鎮標總兵與紅毛人交戰一陣，營船被砲轟沉，傷兵二千餘人，總兵被傷身死，城破得信，又到夷船數百隻助戰，象山縣城又破，兵民受傷者不少，夷人當即安民，放出犯人二百八十餘名，去留自便，降者一半。鎮海縣交戰，由午至晚，傷夷船三隻，火藥船一隻收兵。現約十八日會同黃巖鎮大戰，火箭船準備四百多隻。又聞得夷船到四十多隻，得信黃巖大戰，總兵僱船來寧波，並帶漁船二千餘隻，與夷船交戰，夷船傷七八隻，我兵傷百名，此時未定，容再行探。

（十）上海情報

上海六月二十五日報，昨有廣駁船隻進口，該船自什噶國貿易同來。據稱什噶係嘆咭唎屬國。聞嘆咭唎現係女主，別無悖逆之心，其來者爲該國手下之十二屬國，因爲林制軍，燒燬烟土，來索價値，隨勾結猛哈噶，一同謀逆。嘆咭唎產大土，猛哈噶產小土，猛哈噶隨遣不知姓名之元帥，到什噶時，即已病故。猛哈噶人，因出兵不利，就此潰散。該十二屬勢孤，旋復勾結什噶左近之咭嚟夷匪，咭嚟最窮，每一人以五十洋錢買之，並糾合閩粵之在什噶做商而流落者，一同前來。其來船不過三四十隻，別無續至，看來係屬烏合之衆，不足爲患。

（十一）閩海情報

昨有閩省同安縣船隻進口，係本月初二日，自廈門出口，親見初四日午刻有夷船一隻，乘潮進口，上扯白旗，大書講和通商四字，寄椗後，即放杉板船到岸，經防禦官兵放箭，射死一人，杉板船駛回，該夷船放砲轟擊，塌房數間，壓斃我民三人，官兵隨即砲轟擊，互相傷死，約有三個時辰，潮退逸去等情。

（十二）浙江嘉湖道探得夷情稟

浙江嘉湖道，探得進口夷情，據提右水師目兵卓大成夏文魁鎮海蟹浦目兵沈式康來撫憲行轅面陳，奉周士法胡德耀大老爺，差往定海縣，探聽夷情，于六月十七日起身，十八日早到岑港。進西城門，望見夷匪三十二名，手拿刀槍，當即至鎮台衙門，並未列有營寨，衙門後金鎖山，列寨帳房，約有五六十頂，有帳蓬似雨傘式樣，白布面，牛皮裏，兩旁有黑夷防守。又至定海縣衙門，看見夷匪，出有兩張告示，一張寫大嘆國水陸提兵官兼理定海縣正堂佈耳利示，內說商漁船隻，來往過境，領照輸稅；一張寫示禁絕地棍搬搶。鎮台衙門並未有人居住，城隍廟內貯有軍器，不能進去，有白夷四名防守。城垛列有砲位，黑夷防守。兵等出南門，到半路亭，見有白布帳房五六十頂，銅砲二十四門，砲身約有一丈餘，前圓後方，

下用輪盤。本城火藥，他丟在海內，他自帶白色藥料。定海縣軍械庫內，好的傘去打擠，次的他自行改製。縣倉封鎖，只有一夷匪看守。城隍廟間壁有觀音寺，間據僧人，說是夷國將帥住札。門口拴有夷馬一匹，比內地之馬，高大尾短，後足有兩銅鈴，鬃索拉長過頭。夷船二十二隻，竹山門起，大衢頭止，一字排泊。衢頭對門，有烏龜山，列有營寨二個，砲三門。又烏龜山外，另為奧山，亦有營寨二個，砲三門。此係由鎮海至定海要口。兵等仍由沿城，復至岑港，于十九日回鎮。昨日鄞縣來稟，知獲奸細一名，福建人，復又供出十七名，經該縣拿獲十二名，鎮海亦獲黑鬼子一名，訊其供詞，皆不通言，惟令其跨石字架，則斷不肯跨，等因此稟。

（十三）　定海情報

探得吳淞大營委哨官外委陳福基，探得該定海在城夷匪，出告示安慰良民，賊首即為定海縣偽知定海縣事，掛水陸二路都元戎銜，定海縣書辦余振投降，用為捕廳，訓導官即用伊慮秀才為主。又有文生張得才，武生郝克俊，舉人羅大治投降，即各用為參謀守備游擊。城內有打降偷竊情事，犯者即斬之。又二十一日辰刻，見有夷船十隻，在大衢山洋東駛至，船前有皮葫蘆百餘個，浮在海內，來往旋轉進退，有門有戶，忽放信砲一聲，即分為兩開，其形如大蛤蜊殼，每個內容五人，各執鐵彈等物。又定海城外，有夷人，身乘八尺高馬，往來巡哨如飛，我兵傷者甚多。紹州參將汪承本，開砲轟擊，該匪即星散，檢獲皮蘆葫一個，獲死夷十名，其屍潰爛難辨。鎮台張朝發，前被匪砲打入落海，經漁船撈救，無如火毒攻心無救，業經身死。現在各海口，烏撫台與文武各員弁，住扎各口防堵。但吳淞大口八十餘里，水深數十丈，打釘梅花樁，隨打隨起，人力難施，現已停止。又用木城橫欄，無如水浪浮漫，亦難得實，恐夷匪乘空駛入，急需防備等因。

（十四）　臺灣情報

台灣報聞：台灣道查得，大英國使商民在于本境採買糖斤，四五兩月計賣出五百餘石之多，放洋至上海縣碼頭，賣糖買米等事。本道親諭大英洋夷數十名，夷船六十六隻，親自拿獲查封，通詳入奏，由六百里加緊，通知上海兵備道，一體查拿等事。

（十五）　吳淞情報

又接吳淞報：獲得大英國使八名，內有一名，頭頂鴨尾毛，名曰參謀，花吉祥也，隨即解往上海縣，上刑具，解送松江府發婁縣收禁訖。

（十六）　調兵防吳淞海口札

調軍於本月二十一日亥刻發行文札，二十五日戌時接到憲札內開：茲准浙省來文內稱，現在乍浦，探有夷匪杉板小船四隻，旁均掛車輪駛入乍浦洋面窺聞，飭令漕標四營，撥調兵丁一千一百五十名，並何標調撥兵丁四百名，及徐州瀏湖細湖等營，調撥兵丁，定于二十九日起程，與赴吳淞海口防禦等情。現在漕標中左右三營，每營撥兵一百五十名，淮安城守營撥兵三百名，共成撥調兵丁七百五十名，前往吳淞口，一帶防堵。

（十七）　浙洋戰報

具報：昨將上海委員探報，嘆咭唎夷舩，糾合該國之十二屬，現在浙

江洋面滋事，並中堂續調省標四營官兵一百名，添赴金山營協防各緣由，業經稟明在案。玆探得吳淞行營來信云，據浙江杭嘉湖道申報，六月二十五日辰刻，嘉興協稟據署嘉興府于尚齡暨委員未入流王希曾汛千總夏德鳳稟報，二十四日有夷船一隻，在乍浦洋面山嘴外，離塘十里餘停泊，用砲攻打海塘防守兵丁，經水師兵船亦開砲拒敵，文武員弁，督率兵勇，在海塘一帶防堵等情。當經飛飭該府廳縣，會同文武員弁，兵役鄉勇，嚴堵防守，杭嘉湖道，隨即馳赴乍浦，會同乍浦都統，督辦堵禦機宜，委令嘉協右營守備李維淦督率兵勇，防禦要隘海口。當杳夷匪，前往攻陷定海縣城，直逼鎮海要口，勢甚猖獗，現在改用杉板小船，駛入浙江乍浦一帶洋面遊奕。該夷匪胆敢在乍洋用砲攻打官兵，狂悖已極。江省沿海一帶，相距較近，恐該匪經浙省剿逐乘風北竄，急宜嚴加防堵。當奉中堂，會同（提鎮）各憲，飛飭沿江各營縣，督率兵役，在于沿海沿江要隘處所加意巡防，嚴密堵禦，以備不虞等因。當奉（中城）兩營府委令在城外委蔡錦元中營外委周崧發各帶兵五名，分作兩班，在龍江關上新河沿江一帶，來往巡邏，以資防範。其（中城）兩協府仍駐省署防城。再（中城）兩協府沙序元張明彥，于七月初六日巳時，接奉督憲六百里來文，調江寧堆貯大砲四位，剋速委各解赴吳淞行營備用等語。

（十七） 軍報

軍前報來，自定海縣姚令蟲忠失城後，提標吳淞水師副將，即點雄兵一千名，帶領都守千把外委，共二十一員，各架大船一隻巡洋，捕盜大小船十八隻，即時放洋，至定海。該大暎國將帥，鬬風雨走，本師隨追離不遠，閉發火箭萬餘枝，該國洋船一隻，即時燒沈，人船不留片板。此第一陣得勝，第二陣仰洋河營遊府馮萬涛，領徐州兵五百名，千把外委十二員，鎮守寧波口，河標關瀾佃湖二營，各點水師將備兵丁，架船放洋，巡哨洋面。特調漕標兵丁將備，往吳淞口駐紮，右營遊府王永祥都司毛元慶會集四營，揀選壯兵七百五十名，千把外委十一員，于六月二十九日起兵，前往駐扎。此報。

提標水師，又點壯兵四百名，水兵四百名，都守千把等八員，前往崇明縣協防崇明鎮，分派巡洋守口捕盜等情。又報天津，于本月十一日，獲得大暎國參謀一名，伴行夷人一名，改裝商賈，乃天津鎮標馬兵所得，已審問情由，即時解部候旨定奪。

（十八） 浙省拿獲奸細布定邦供單

據布定邦供稱：小的是廣東廣州府香山人，年二十八歲，父母俱故，庶母歐陽氏，年四十七歲，弟兄四人，大兄定功，二兄定海，小的行三定邦，四弟定甲，向做紅毛西洋等國生意。小的是今年廣東商鬼子，紅毛國人名好地，船名碟花，打船主晏臣雇來的每月洋錢十元，就到船上去了，沒有言明地方。小的在後頭船上，十六日後到丹山兩隻船回來的。夷人大船可裝四百人，中號裝二百五十人，小號裝八十人，大船有兩隻，中小的等船二十四隻，火輪船二隻，共二十八隻。船上住的有千餘人，城內住有四千餘人，小的船上裝食物的。統領總兵義律，是廣東做生意頭目，馬禮遜是寫夷帖的，郭士立是審案官作告示，美士坦是師爺，加立也是師爺，伯麥是巡察海面到此，布耳利不是布耳利，就是路厘，是紅毛國王分發到

丹山，看各船隻若何。丹山不保，回去再叫孟咖喇來。現在還有散他噠生咖彼孟咖喇巴里共四國，此四國紅毛備佑來的，如今地下粮餉，紅毛人收取。還有花旗黃旗化冷西大呂宋西洋喘國，此六國與紅毛人長往來交易。因林大人燒了鴉片烟，又不還錢，不肯叫他做生意，茶葉大黃，有一年不到他國，是以帶領衆民，來澳門等處圖報。彼時各國洋船，均在那裏，林大人叫各外國洋船相幫驅逐他，紅毛國人不敢交戰，故此到丹山來的。他們在廣東時，並未說出到此地來。小的坐的此船，前載棉花羽紗各貨，來廣東售賣，貨已起淸，故未將大黃茶葉收買回國。紅毛國義律出一萬洋錢，雇他船裝食物，于六月初六日開行，至十八日到丹山。小的向在澳門等處生理，所以會說幾句西洋及紅毛國的話。紅毛大船砲有五十位，鳥槍三百枝，小船砲有二十四位，鳥槍一百枝，火藥用紅毛所出沙藤炭，配合硝磺，所以砲甚利害。紅毛人脚穿牛皮鞋，在船脫去皮鞋，極爲利便。若穿鞋上岸，則行步不及漢人。現在招寶山外夷船恐怕大兵進攻。夷人作事，是一步一步緩緩進的。紅毛船槍砲利害，難以進身，破他船，惟用火簰最好。今年三月間，紅毛船在廣東，林大人用木簰，簰上茅草柴薪，灌油燒起，順潮放下，共燒三次，一回用十個火簰，燒去紅毛大船一隻，一回用五個火簰，一回用二十個，因爲廣東洋面闊大，火未燒着，從此也就怕了。伊大船向用大鐵猫大鐵索下碇，要拋起鐵猫，須得一個時辰工夫，所以不及逃避，全被燒燬，以此破他，最好的法子。現在船二十八隻，止有火藥鉛子蒲桃燒酒，與麵食物件，及衣服等項，並無買賣貨物。伊意先占丹山，看可以做生意，然後再搬家眷並貨，來此內地售賣，各口通商，如進澳門一般。若無生意可做，彼郎回去。聞伊現在已有求書，求撫慰大人請旨，若許他在丹山居住生理，他就不回去，若不許他住，他也就去了。船上有黑夷兵二千餘名，係孟加喇國人，性不伶俐，極有氣力，係江毛雇他來的。紅毛共二千餘名，係本國人，各船統共五千餘人。郭士立的父親，本是紅毛人，向在直隸天津地方做生意，郭士立即在天津生長，所以會說漢話，及閩粤各省的話。小的想出破丹山之法，丹山城內，並無居民，只用十來個人，身帶火藥，乘夜放火，可以燒破城池。若要破他船隻，用十數隻小船，假作向使做買賣的，船內暗裝火藥，撐到船邊，一點便走，伊大家密排在丹山道港，狹路窄小，可以一烘而盡，或用火簰亦好。小的願獻破匪之計，求大人開恩。至紅毛人向不吃鴉片，其國亦不出此物，惟孟咖喇國產鴉片，所以船中黑鬼子吃鴉片。紅毛鴉片，係由孟咖喇國販來，紅毛船底，一半用銅，包出水面，一半俱是木料，約厚七八寸有餘。小的向在船上做厨子，俱住在城隍廟。定海衙門是郭士立馬禮遜美是坦嘉立四人住，義律住鎭台衙門，各口城上，都設砲位。小的二十五日在丹山北門外，買牛宰吃，因無牛隻，即想買猪，尚未買就，即被丹山百姓營兵等，獲送到案的。求大人開恩，是實，等語。

（十九）江蘇藩司咨文

江蘇藩司來咨：奉署督部堂裕札開，據蘇松鎭崇明鎭等禀，據把總毛正和等及地保黃成禀報，七月二十七日辰時，瞭見廟角嘴東首洋面，有白帆小夷船二隻，在彼游奕，巳時該夷船駛至大安沙南面轉艦沙相近，膽敢施放槍砲。該把總等督率兵民，實力抵禦，亦開槍砲轟擊，桁傷夷匪數十名下午該夷船放始退出。兵丁李新元，鄉勇范茂春，俱受槍藥擊傷，延

燒海濱積貯柴薪，並延燒蓬棚五間。現在該夷船，仍在虜角嘴外游奕。探聞金山北首五條沙洋面，尚有大夷船四隻拋泊等情。據此，查大安沙南面轄鐵沙，係海門廳所轄，五條沙洋面，係狼山鎮管轄。該逆夷膽敢竄入轄鐵沙地方，施放槍砲，更難保其不由崇明北面，闖入江口。除飛飭沿海各文武嚴密防堵，並專札海門廳勘明情形，查驗傷痕，星飛禀報外，合亟飛札飭防，札司立即遵照，飛速分別移行沿海各府州縣營，刻即會同防堵將備，將各口岸嚴行把守，確探夷蹤，星飛禀報，如敢闖入，即用槍砲轟擊，不得稍有疎懈，仍飭將防堵情形，隨時馳禀查核。

（二十） 定海諜報

具報：探得七月二十五日晚，有提右營差外委袁兆魁，帶兵赴浙江定海探信，回營禀云，奉差往定海探聽夷情，于初六日在吳淞出口，初九日至洋山洋面，與許源泰船，分叉路口，于十一日行到伏龍山洋面，前有夷船停泊，在招寶山口外，外委等不能前進，將船停泊伏龍山下。十二日早上岸，到鎮海進城，有守門汛兵搜查護牌，禀明胡參將，轉禀撫台，驗看護身牌，隨即給還。十三日早，自鎮海動身，到斜剎，于十四日早過橫水洋，進羅頭港，上岸到川河白華廟，在廟借宿一宵，至次日早，到長江山，一路探聽而進，望見定海，約遠八九里之路。探得東門外，祭鑾山上，有夷匪六七百人，帳房百餘頂。又見竹山門，有夷匪二百外，帳房八九十頂。又見大教場，有夷匪二百外，帳房五六十頂，立鐵砲五十七門，銅砲三門，大口銅砲十門。又見南門外大街頭外，停泊夷船，二十七隻，內有風火車輪船三隻，一字排開，東嶽宮山上，有夷匪五六十人，在內居住。

又探得北門城內鎖山上有夷匪二百外，帳房七八十頂，砲四門，四城門多有黑夷把守，城門城頭上，都立大砲四門，有數十黑夷揭扛鳥槍，日夜在城頭上行走巡查。又探得鎮台衙門，現有白夷居住，黑夷把門，定海縣衙門，亦有夷匪存札，各廟都有夷匪存札，將神像都已打壞。有定海縣文生陳志賢，將女兒獻與夷匪布耳利。陳志賢身穿夷服，每出入總有黑白夷匪護衛。又夷匪水師爵子百木，往城隍廟，將城隍神袍脫下，穿在自己身上，將自己紅背心，穿在城隍身上，至晚自用短刀刎死，死後身穿大紅一口鐘，放三次齊槍，埋在鎮台衙門後鋪後面。現在布耳利為水陸總領官，在船上火砲多用車輪推動，大小不等，砲身大的五六尺外。又見扛起箱子沈重，詐稱火藥，有一箱跌去箱底，內面箱係石子，帳房外面都用白布，內襯牛皮，中軍帳與涼傘相彷。拿去少年之人剃去頭髮，將身黑漆，吃啞藥。以作黑鬼之用，與他們扛挑什物，不能脫身。定海百姓，現有千餘人未走探明禀報等因，謹此報聞。

（二十一） 江蘇督署行轅報告

探得行轅報：署督憲裕，原定八月初七日，自寶山回上海，初六日申刻寶山縣海塘瞭望，忽有夷船離岸四五十里洋面游奕，旋即下游。是晚風雨交加，營縣委員督領兵役，在城上海塘巡防一夜。初七日下午瞭望，夷船開遠不見，是以署督憲裕，方赴上海，即赴吳淞口，拜會提台陳，督辦防堵事宜。初八九兩日瞭望洋面，仍有夷船游奕，相離四五十里，並不近岸。又探得伊中堂在浙來文，調壽春鎮兵一千二百名，赴寧波聽候調用。又聞得原任定海鎮張朝發，已于七月初五日在寧波仙逝，所有鎮標之營將

備，率押解赴京，餘無着落。

（二十二）定海與英船之接洽

浙江來報：伊中堂于九月二十八日酉刻，接有嘆夷火輪船來鎮海呈投字帖，係求討前獲安突德等，並請辦開港通商互市。所有定海各香民，指獲安突德之人，已被該夷拿獲，意請問擬定罪，如不允行，渠即用兵，仍請出示各香軍民，毋許囉唣。又云：溫州一帶，海洋盜寇頻仍，或請吾師會勦，或會同夷兵協拿等語。伊中堂余提台隨即會商，二十九日差門上張三爺暫賞六品頂戴，同定海謝千總謝輔陛，外委陳志剛，乘船出蛟門口外，上火輪船，接見夷目義律。義律馬禮遜等九人，賓禮相加，杯盤交錯，並將在船砲位砲子遞看，砲子則重二十餘斤，其火輪船，實係銅製輪盤，推行之法，精巧異常，其晤談之話，皆要通商互市，並無別意。張門政亦云讓城撤兵，該夷即裝模糊言語支吾。當邀該夷來鎮海面議，該夷要討回書，覆明統師懿律，再行定止等詞。並云現帶安突德等衣服八箱，洋錢三百元，可能交給。張門政等于十月初一日五鼓回鎮，伊中堂于午刻仍令前往夷船，向取衣箱等件，申刻回轅。奉伊中堂備賞該夷牛羊各三十頭，米二十石，雞鴨各八十隻，山芋四十簍，于初二日已刻，仍差張門政等送至定海，面見該夷統師義律，藉探彼處情形等因。餘另悉。

（二十三）伊里布差人送告示至定海

浙江鎮海來函云：伊中堂差外委陳志剛，送告示十張赴定海，于十月初十日回鎮，據云，告示送到，該夷接收云，稱係統師定見，再差夷目來鎮海稟明等語。十一日酉刻，夷目差火輪船，來鎮海投遞字件，探聞內稱，渠于十六，七，八，三日開船十四隻赴粵，並請我師撤退大兵一半，並求咨明署兩廣爵督琦，稱該夷已于某日開船，由大洋約五六日，即可抵粵。中堂接閱後，即請余祝兩提台，並各鎮台會商，大約會議，再備送行禮物，差人往定，探聽赴閩一切情節等因，此報。附將告示底稿錄呈。

（附）伊里布定海告示

為曉諭事：照得本年六月間，嘆咭唎國夷船，駛入浙洋，占據定海縣城，當經前撫部院烏，調集師徒，力籌堵剿，並頒給賞格，令爾等士民，協拿夷衆，分別給賞。嗣本大臣奉旨來浙，正在相度機宜，酌量籌辦，適該國統師義律等，前在天津投遞稟詞，經直隸爵閣部堂琦，代為轉奏。皇上因該國率兵赴浙，係屬有激而成，且並無滋擾之志，其在天津所遞稟詞，又極恭順，情屬可原，並因定邑士民，皆屬國家赤子，今該國兵船，聚集定洋，與爾等相距咫尺，一經彼此相拒，恐爾等不免震驚之患，是以特命本大臣，不得復行攻擊，此正聖主息事愛民，樂天保世之至意，凡我臣民，皆當感戴者也。今本大臣已約定該統師等，分船赴粵，聽候查辦，一俟粵東辦理完竣，該國即將兵船全行撤退，並不久據定城，本大臣又令其約束所屬，不得向爾等擾害。惟爾等不知原委，或因前撫部院出有賞格，仍將該夷查拿，致起衅端，用是出示曉諭。為此示仰定海縣士民等知悉，務須各安耕讀，自保身家，如果夷人並不向爾等擾害，爾等不復行查拿也。各宜凜遵，切切特示。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

自二十二年十一月廿四日起
至二十二年十一月三十日止

（芸生）





漢蒙聯歡大會

內蒙自治問題，既自黃趙之行而告一段落，乃定於十一月二十八日起在綏舉行漢蒙聯歡大會，以示水乳之融。

第一日情形

漢蒙聯歡會於二十八日午十二時在綏遠小教塲開始，先舉行閱兵典禮，計到會有烏蘭察布盟·伊克昭盟各旗扎薩克·康達多爾濟·漢恭扎布等，及東西協理重要事官各代表等百十餘人，（蒙人譯名太繁瑣，玆不列舉）又有察哈爾十二旗羣孟總管勐總管等十餘人，班禪代表丁汪奪吉·章嘉代表宮書士，並烏伊掌教活佛及各王公福晉等共到二百五十人，均歡躍參加。黃部長紹雄·傅主席作義·趙副委員長丕廉·王師長靖國·李師長慕顏·趙騎兵司令承綬及綏省各機關各法團及在野名流，中小學校男學生亦按時參加，約二萬餘人。一時冠蓋雲集，車水馬龍，頗極一時之盛，尤以各蒙旗王公活佛均着紅黃袞褂貂帽數珠，蹌蹌蹌蹌，更爲大會生色不少。是日秩序，各王公活佛及黃趙傅等，在閱兵台上，其餘蒙旗事官代表等因太擁擠，特在台旁安設桌椅分坐兩列，各軍隊學校分佈四周。十二時二十分閱兵開始，內計步·

綏聯歡會開幕留影

各要人參觀閱兵 ㈠傅作義 ㈡趙丕廉 ㈢黃紹雄 ㈣四子王潘德恭察佈 ㈤達拉王康濟民 ㈥王靖國 ㈦袁慶曾 ㈧察哈爾達總管

騎•砲•機關槍•迫擊砲•鋼甲車隊•騎兵連及其他特種兵，共五千人，均步伐整齊，精神飽滿，而槍砲精利，騾馬肥壯，頗爲各王公及黃部長讚賞不置。二時十分閱兵完竣，國術刺槍摔跤等技術開始，至三時十分完畢，於是餘興馬戲開演，亦頗有可觀，直至四時餘始全部完竣。傅等即邀至綏遠飯店公宴，共設席將近二百十餘位，無一缺席者，席散後，即開映電影。

第二日情形

漢蒙聯歡會二十九日係第二日，晨十時黃紹雄•趙丕廉設宴招待，下午富連成班在大觀園首次出台演戲，劇園經修理一新，正面懸大會贈富連成「聯歡北海•榮奏南薰」之紅緞橫額，黃紹雄•趙丕廉•傅作義•潘德恭察布及康濟民等皆往觀，蒙古王公福晉及黃趙皆在前排，另設雅座，共餘樓上下來賓約二千人，戲目聚英會等，說明書蒙漢文並列。劇後由傅作義•王靖國等設宴招待，二十九日右旗王公尚有續到者，大會設備招待俱甚妥善，二十九日晚大會閉幕。三十日下月一日兩日，仍演戲•映電影，但係售票，不招待。

第三日情形

歸化三十日電，聯歡會二十九日晚閉幕後，黃趙對到綏蒙賓，均有餽贈，禮品爲綢緞烟茶之類。聯會遊藝組三十日仍在大觀園請富連成社演劇售票，對號入座，秩序甚佳，由會購包廂，招待蒙賓。三十日上午省黨部宴各王公及各旗代表，下午土默特旗總管公署歡宴蒙賓及黃趙，雲王派代表赴京道謝，翔已由旗起程，即可來綏，在綏蒙賓紛紛準備返旗，約四日可成行，省府已預備送行車輛。

贛川匪訊一束

江西

二十四日南昌電，僞一軍團全部，僞五軍團十四師，二十三日再猛撲大雄關陣地，戰鬥激烈，卒將匪擊潰，在大雄關附近及其東南發現匪屍盈谷遍野。據俘供，僞二師長及政委，四團長及政委，均被擊斃，死傷總數在三千以上。現該匪大部向熊坊東南潰退，小部向藤口以南四散。南昌二十五日電，軍訊，匪自桐龍嶺被挫後，僞一軍團大部，僞五軍團十四師，均逃匪新豐市附近，休息整理，僞三七軍團大部，竄至黃獅渡琅玕一帶，待機圖逞，僞五軍團一部，仍潛伏上南嶺山米坊附近，圖阻國軍推進，俟國軍傷疲圖竄，至相當時期，再予以重創。

四川

重慶二十五日電，營山收復後，田頌堯•李其相•楊森各部連日均向匪區聯絡進展，鄧錫侯部亦向昭化寶架山匪部攻擊，傳徐向前在浦家場開慶祝埃工農紀念大會。漢口二十五日，川訊田頌堯部李師，強渡嘉陵江，與匪激戰，又佔領土地埡蕭家山等地，刻正向大東山進攻，計推進八十餘里。二十四日重慶電，楊森電告馬（二十一日）由周口前進，漾（二十三日）攻克營山，所經戰事爲該軍所未遇云云。又綏宣間之僞八十八師，已移至通江以南之七里坪三清廟一帶。二十六日重慶電，楊森軍自克周口後，即向營山進攻，二十一二等日，激戰甚烈，激至二十三午，將營城克復，徐匪傷亡甚鉅，向江口潰退。現三路軍李羅部已抵周口，二路軍田部正向儀隴推進，五路軍亦會合，即會攻江口。又王陵基電告，徐匪主力仍集綏通道上之浦家場一帶。重慶二十七日電，楊森軍已進至營山前方，該線爲僞軍長何長全部，近仍激戰中，李羅部隊

尚未正式加入火線，王陵基離梁山赴開江夯軍，並向劉湘請示第二步辦法。重慶二十九日電，田頌堯軍已將嘉陵江左岸殘匪肅清，向儀隴進逼，王陵基到普安場，即督師進攻綏宜。

劉盛又通電討馬

劉文龍盛世才通電出師討馬，電云：査前因馬仲英暗派其副師長馬黑騰，潛赴阿山，裹脅良民，進擾額奴塔城，世才乃統率大軍，出省進剿，將竄額塔之黑騰部擊潰，殘匪逃竄，已經世才先後電呈在案。當時以我軍逼近匪巢，馬遂來函，要求世才，願遵命令，退出吐魯，開赴指定之哈密駐防。文龍以爲人之欲善，誰不如我，事苟有濟，何惜求全，遂商世才班師回省，限令開拔。兩旬以來，馬黑騰不但未退出吐魯一步，近復嗾其醜類，在東路之學古西路之綏沙各縣，封搶擄掠，其陰毒險狠非破壞邊局不可。世才爲保全領土，衛護人民計，不得不陳師鞠旅，重張撻伐。現在東西各路之股匪，逐漸肅清，不日即可督隊出發，向哈密進剿，務將害馬剷除，遊匪肅清，解民衆倒懸之苦，紓中央西顧之憂。除將進剿情形，由世才隨時電呈外，謹此奉呈鑒核，伏乞訓示祇遵。新疆省主席劉文龍．邊防督辦盛世才叩有（二十五日）。

國外



李維諾夫自美之歐

美俄復交既告成功，李維諾夫乃離美返歐，華盛頓二十三日哈瓦斯電，李維諾夫以任務已了，遄返歐洲，已向當局辭行，本日乘汽車出此間啓程，前往紐約。

自紐約登船返歐

紐約二十四日路透電，李維諾夫於今晚告別宴席中聲稱，裁軍會已成一死屍，無術使之回生，所以尚未發給死亡之證書者，其故無他，蓋醫士等擬藉其尸停息之心房而已，蘇俄之進步，足爲黑暗之歐洲帝國主義下之一線光明，至於在白宮時與羅斯福之談話，極爲欣慰，惟彼此未能互相贊同彼此之主張耳云。李氏於二十五日乘義船康特沙維亞號赴幾諾亞，然後往晤墨索里尼云。

在紐約之臨別致辭

紐約二十六日塔斯社電，此間美俄總商會與蘇聯國際文化局美國部共同設筵，爲李維諾夫餞別，美國財政家工業家及政府要人列席者約兩千人。席間李氏演說，指出目前資本主義世界之政治，經濟及社會制度所造成之憂患，有加無已。並謂：『國際間排外形勢之高漲，吾人舉目可見，近數年來，國家與國家之間，殊乏友誼之存在，即使以最形式化之方式建立與維持此友誼，均不可多得。至如土耳其與蘇聯相互關係所代表之例證，實爲絕少之例外，空前所未有者也。不過鄙人深望不久美國與蘇聯間之相互關係，亦能如是。新戰爭之準備，現正在十分公開進行中，宣布中古式僞科學的理論，稱述某某民族優於其他民族，或某某民族有統治以至殲滅其他民族之權利，殆已爲現在軍事教育之特色。若干國家甚至不願斤斤於複雜的意識形態之理論，而直率進行戰爭之準備。此類國家之主張，爲即使有人認爲戰爭非法，而應鞏固和平，但此種主張與彼等利益相關之

世界的一部分，則毫無聯繫也。此種觀點所表現之簡單直率之意識形態，可見諸所謂「特殊狀況」等辭令中。君等對於彼等之意見，惟有接受，不然則認君等爲「無誠意」。此類情勢，存在於某某國家之中，則軍縮會議之呻吟痛楚，固無足怪。君等只消對日內瓦之會議，提出兩項問題：是否彼等同意於眞正軍備之減縮，其次，是否彼等準備對軍備加以某種限制。至少必有一好戰之大國，對君等之兩項問題，均給以否定之答覆，而其唯一之口實，無非「特殊狀況」一語。』李維諾夫繼又指出蘇聯工業技術科學，文化之進步，與蘇聯市場之購買力，並論及蘇聯政府之和平政策，關於蘇美間之關係，李氏謂：「經濟合作之實現，將使兩國均受其益，此乃不容疑慮者，而尤爲重要及不可辯爭之事實，即美國與蘇聯將與聯合彼等之力量，以維世界和平，而獲實益，以此世界最大兩國之一致呼聲，必使人人對之警惕，且以彼等之聯合力量以挽世界之狂瀾，而導於和平之途，夫誰能疑慮之哉。」

將與墨索里尼晤談

倫敦二十五日路透電，李維諾夫應墨索里尼之請，由紐約上船前赴羅馬，料於十二月二日，可抵義京。說者謂義相之邀李氏遊義，乃因欲恢復俄國前在世界各國中之地位，而得參與依義國政策召集之列强會議，兩政治家亦將討論其他問題，大約尚有俄日關係之日見緊張，此義相所引爲不安者也。及增進俄義貿易關係，庶俄國可多購義織品，而義國則將多購俄煤油。

俄擬締義俄不侵約

康特沙維亞號郵船二十七日合衆社電，李維諾夫今日表示，希望下週訪問羅馬時，能成立一義俄互不侵犯條約，李氏將於二日在羅馬與墨索里尼晤談，預料在羅馬將有三日勾留，李氏對於墨索里尼將與彼談判改組國聯，使美•日•德• 俄實加之消息，不允討論，亦不願宣布彼對裁軍談判所持態度。

羅馬公布之話題

羅馬二十六日合衆社電，本日此間官方宣布，墨索里尼與李維諾夫二氏之重要談話將於下月二日在羅馬開始。可靠方面相信，墨李談話將以裁軍問題爲重心。預料墨氏將勸李氏同意，由蘇俄與義大利合作，發起解決日內瓦裁軍糾紛，或締結一四强協定。預料墨氏或將與李維諾夫討論改組國聯問題，俾日•美•德• 俄四國均能參加。據聞英外長西門之宣言鼓勵墨氏，設義大利如作任何努力以挽救裁軍會議，或用私人談判，或實現四强協定，均所歡迎。若干人相信，墨李談話將與下月法西斯黨大會有重大影響，因該會將考慮義大利退盟問題云。

東京舉行美日談話

美俄復交，日本自感威脅，日本發起在東京舉行日美談話，以進行廣田弘毅之所謂不戰工作。東京二十八日新聯電，爲確立日美不戰主義，俾突破一九三五年以裁軍會議爲中心之假想的國際難關，而召集之日美懇談會，已於昨日午後七時半在外相官邸舉行。出席者外務省方面爲廣田•重

光・歐亞局長東鄉・情報部長天羽及亞細亞第一課長守島，美國方面爲駐日美大使葛羅，參事官甯威爾及駐京新聞通信社特派員四名等。首由廣田發言，謂被險惡空氣包圍之日美關係，乃在於解決盤據於兩者間之下列諸問題，即㈠太平洋防備制限協定之擴大强化；㈡爲打開兩國民間之不安狀況，及增進友好關係，兩國交換親善使節；㈢議定達成上述目的之有效的方式；㈣日美建艦競爭問題等云云。雙方遂以上述諸問題爲中心，由各自之立場，自由吐露意見，並加以懇談，至十時半散會。是夜會談之內容，均定絕對不洩露於外間，然據觀測，廣田之日美不戰工作，將舉多少之效果。東京二十九日新聯電，廣田就任外相以來，即專心致意於增進日美相互理解之準備工作，似將於明年繼出淵大使後任之新大使到美就任後，即向美國以第二次華府會議爲中心議題，提議由兩國間舉行豫備交涉。蓋因廣田鑒於過去之國聯會議以交倫敦經濟會議及其他聚集數國而舉行之會議，概歸失敗之經驗，認爲如欲使此次之重要會議成功，必須先與美國協議，然後再及其他，最爲有效。故此外相將於預算問題解決後，即與海相大角，關於本問題舉行充分的協議，然後即樹立一種具體的對策。

軍會國聯命運如何

墨索里尼草成計劃

羅馬二十三日合衆社電，本日合衆社據可靠訊，此間頃已起草一挽救裁軍會議與國聯之計畫，某極可靠方面聲稱，英・美・法・義四强將於耶誕（十二月二十五日）前在義（大概爲羅馬）會議，討論歐洲與裁軍會所遭遇之嚴重問題，德方或有派一代表參加之希望。此間某某方面稱，墨索里尼已起草一計畫，可迎合德國軍備平等之要求，並可避免義大利退盟之威脅。據稱，墨氏所起草計畫，可爲列强接受，至少可作爲討論之根據。贊成國聯與裁軍會議人士希望在來年一月裁軍總委員會開會前，能獲得一種防止歐洲紛擾之非正式妥協云。

愛文諾訪罷羅馬歸

羅馬二十四日電，今日國聯秘書長愛文諾與墨索里尼會談約五十分鐘，事後雖無文字發表，但愛氏已決定在羅馬勾留，至十一月二十六日。盛傳此次談話，係與國聯之前途及未來之裁軍談判有關。日內瓦二十八日哈瓦斯電，愛文諾由羅馬歸來，雖不願發表任何宣言，但一般人相信自愛氏與墨索里尼交換意見後，義大利至少在最近將來，無退出國聯之意。

法德開始直接談判

柏林二十四日合衆社電，據此間最可靠消息，稱關於裁軍之法德直接外交談判，現已開始。妥協之希望如何，尚無表示。據倫敦電訊，外長西門熱烈主張法德直接談判，西門於宣布英國外交方針時，敦促法德二國謀一妥協，似較法・英・義・美維持一反德陣線爲佳。英國認無德國參加，則任何國際裁軍諒解，均屬無益。羅馬電訊，對法德直接談判，亦表示滿意。巴黎二十五日哈瓦斯電，昨日法國駐德大使彭賽，曾訪希忒拉，此次會談，當有相當進展，不特越出法德兩國間之未來談判，且曾考慮於必要時，組織德法會議之問題。

英國願助法德諒解

倫敦二十五日哈瓦斯電，西門今晨對下院發表宣言，陳述裁軍會議之延會，與各國首都間行將進行談判。西門當謂，法政府如認為可與德政府直接接洽，則英對法態度，必予贊同，並願與以便利。此層英已通知法政府，英政府並通知柏林政府，謂法德如直接談判，則英必竭全力，予以援助，俾談判能於相互合作之精神中進行。西門之言，係謂英未來任務，在於從事調解。繼稱，英外交方針為下列三點：(一)裁軍會議雖經延會，但其目的仍在使其便於從新開會，並利於舉行英國裁軍計畫之第二讀會討論；(二)至少在開會時，各首都間交換意見，應以通常外交手續行之；(三)國聯仍為國際安全之要素，德之退出國聯，認為增加世界之不安，故德目下應使一般裁軍能以實現，以為和平效力。至於英國方面應盡所能為，以取締軍備，免其長此混亂。西門宣言後，下院對外交問題，作簡短之討論，旋即散會。

英義間亦有所接洽

羅馬二十八日合衆社電，墨索里尼頃正迅速進行改組國聯計畫，以期美俄日德各國均可充分參加合作。墨氏本日曾與前任國聯秘書長現任駐義英大使德留蒙晤商。墨氏宣布，在下週李維諾夫到達前，彼將與其他各國大使，進行同樣談判。墨索里尼與駐義各國大使會見時，將設法勸各國保政府與彼共同發起改組國際聯合會。頃間一般注意點均集中墨氏之活動，因恐一旦墨氏計畫失敗，義大利將退出國聯也。今日德留蒙於會談時披露之英政府態度如何，官方尚未披露，但據聞德氏曾奉外長西門訓令，表示願墨氏進行其計畫，並承允對於任何挽救國聯與裁軍會議之努力，均願合作。羅馬二十八日路透電，駐義英使德留蒙今日與墨索里尼作裁軍會議之談話，達一小時，已一致同意對裁軍問題，英義兩國應維持彼此間之密切關係，德法兩國代表亦曾於今日與義代表晤面，但眾信在未接到德建議以前，談判恐無進展可能。

裁軍技術會仍工作

日內瓦二十八日哈瓦斯電，裁軍會秘書處通知各技術委員會，請繼續工作，藉以表示裁軍會議並未完全停頓，因此今日有兩技術委員會在日內瓦開會，一為軍額委員會，一為軍縮監察委員會。軍額委員會已於上午舉行會議，討論軍官軍曹及平民集員之中期服務問題，係關於裁軍公約內所假定之長期服務一項，會議中僅提出一種報告，經共同審議，討論時各代表頗有相互誠信諒解之氣象。

法國一幕閣潮

薩勞內閣短命而倒

巴黎二十四日新聯社電，以薩勞為首揆之法國新內閣，昨夜審議官吏減俸案，當舉行第一次票決時，以八十九票之差，幸免失敗，及至第二次票決，竟陷於一敗塗地，故於該票決後，當即決定總辭職。該內閣自組閣以來，迄今僅歷二十九日。

急進黨蕭丹組新閣

巴黎二十七日路透電，急進黨蕭丹新閣已於今日組成，閣員名單如下：總理蕭丹兼長內務，司法來那爾狄，外交彭考，財政彭納，陸軍戴

拉德，海軍薩勞，航空柯特，殖民達利米哀，預算馬香度，教育德意齋，公共工程巴嘎農商工羅朗愛那克，農務葛意，勞工拉麽勒，恩給杜哥斯，郵電米斯特勒，公共衛生伊斯拉爾，商船弗洛特。新閣閣員除馬香度與萊那爾狄二人外，均為舊閣人員，萊氏曾於一九二四年任赫里歐內閣閣員，

新閣政綱尚待發表

巴黎二十八日哈瓦斯電，蕭丹內閣定十二月二日第一次出席國會，同時即將整理財政案向衆院提出，並定於二日午前：舉行國務會議，將內閣施政方針宣言書詞句，予以確定。政府要求衆院採取緊急程序，故下月七日，即可開始討論。此案內容如何，外間尚不知其詳，但觀於目前情形，僅有一種辦法，能為多數議員所接受，且可使財政案全部較易通過，其法係要求國會以必要權力，畀予政府，俾能以命令，從事行政改革。此項命令，須經公務員參加之減政高級委員會，予以同意之後，並須由衆院予以追認。

印日會議折衝中

印日交涉似近妥協

東京二十四日新聯社電，德里之日印通商交涉，印方對於日方提出之妥協案，已無異論的受諾，故今週末或下週初之最後會議，似可全般的成立妥協，目下日印兩國已在着手準備起草包含互換貨物制度之確定的通商條約案。然迄至正式締結該條約，由技術上觀之，將需相當之日數。但印方因受日本不買印棉之影響，棉花栽培業者蒙甚大之打擊，為國內問題顯然有重大化之形勢，故切望日本早日放棄不買印棉之決議，一方日本則以十月十日以後，日印間已成為無條約狀態，為救濟此種現狀，亦甚望日印間之貿易，速入於正調，故德里之交涉如成立，為即時實行該協定之趣旨，將依據德里交涉之精神，先訂立一種臨時條約，俾新條約於雙方未交換批准以前，於實行上有所依據。關於此種變通辦法，目下正在雙方考慮中，故本週末或下週初之最後會議，如本格之交涉成立時，則雙方代表將討論上述之變通辦法。

第八次私人會談

德里二十五日新聯社電，依印方之要求，今早十一時在日本代表團宿舍，舉行第八次日印私人會談，出席者澤田，波亞兩代表，約會談一小時，席上波亞為慎重起見，對於日本之最後提案中不明瞭之點，均逐次加以質問，經澤田依次予以說明，並陳述日本政府對於國內之困難立場，倘印方再不接受該案，或將全般的引起重大結果，亦未可知。就中澤田最主力之點，為品種之區別問題，尤其對於白棉布聲稱，日本向印度輸入，近年已達百分之二十，且印度亦無該項製品，竟將其限制至百分之八，實屬違反產業保護之精神，究何以出此，殊苦於諒解。今後倘似此確然的區別品種，實不能圓滿的交易，故日本乃以此品種別為基礎，為圓滿的交易起見，對於百分之十之融通性，認為非承認不可，此決非不當之要求云云。對此，波亞答稱，已充分諒解其趣旨，並謂印度所憂慮者，為現在如依據日本案，誠恐日本於短時間大量的輸入，致市場被攪亂之事，故關於此點，提出代案。經加入當業者及德里之當業者協議之後，當於二十八日之正式會議答覆云。由此觀之，印方亦具有充分之誠意，惟對於日本案之受

諾，尚有難色，然則無將日本之意思根本推翻之意圖，不過將其形態改變，而謀發見雙方之一致點而已。會議之前途，頗爲有望。

英下院之廢約呼聲

倫敦二十四日路透電，今日國會蘭開夏議員表示贊同對孟哲斯德議員富勒將於十一月二十九日在下院提出之動議，該動議係要求取消英日商約，並對日貨以提高關稅或禁止運輸之方法，限制其不能與英貨競爭。

倫敦二十四日新聯社電，對於日本品之全般的進出而悲鳴之蘭開夏棉業界，除依日英協議會，謀日本品之輸出統制外，同時並在考究依據立法手續，以阻止日本品進出之方策。現以蘭開夏選出之保守黨議員布洛克特等爲中心，向商長倫西曼進言，並正研究種種對策。又曼哲斯德選出之保守黨議員富勒，將於本月二十九日下院開會時，代表蘭開夏棉界之利益，提議阻止日本商品之進出，該提議之要旨如下，「(一)，廢棄日英通商協定，(二)依據高率關稅或禁止輸出之方法，以限制日本品在英本國之競爭。」又於該動議提出時，蘭開夏選出之下院議員，決定一致予以支持。

美國注意印日會議

華盛頓二十七日合衆社電，此間紡織業對印日會議結果，予以深切注意，相信日本在印度之紡織業市場，如遇有永久障礙，將令日美兩國在世界其他市場之競爭，愈趨綿密。相信如日方不能保有其在英國勢力下之印埃各地棉織市場，則日美競爭將愈趨劇烈，尤以在拉丁美洲爲甚。日商現在彼間極爲活動，此間預料，中國紡織業不久亦將勃興，日本在華之紡織業投資將增加。據此間所接消息，日本資本家專在華舉辦紡織廠，係因中國人工低廉，並可減少中國排貨之損失云。

英下院通過對日案

倫敦二十九日路透電，保守黨議員富勒今日至下院提出動議案，要求廢除英日商約，並用稅則或禁令，限制英國境內日貨之競爭。富勒請政府說明其萬一不能與日本成立滿意的額定辦法時之意見，並請政府立即設法，以減輕英國境內及英帝國市場中日本進口貨之競爭。如屬必要，儘可拋棄妨礙有效的行動之契約。富勒責備政府，從無充分有力之行動，並稱讚印度應付此問題之活潑。富勒又謂，日本自己承認英國所持英國遇有日本商業上不公允的競爭之說，英國不可依允日本此說，主張任何協定應以英國巴勒士丁錫蘭東非與海岸殖民地爲限之條件，英國不可以此爲討論問題之根據云。保守黨議員甫洛克托附議，並謂政府應派棉業指導員一人，並組織專家委員會，研究可使棉業改善之方法，渠意彼等或可發明一種計劃，使蘭開夏棉業採用印棉，庶打銷日本分享印度市場利益之要求，而免除日本在談判中所持以挾制之工具云。保守黨議員韓麥斯萊稱，日本現有之實業政策，與英帝國之經濟安全，不能併存，依渠意見，英日商約遲早終須取銷。渠主張政府應於常態下，取消此約，而勿抱觀望，以致事難收拾之危險，蘭開夏已決計多用印棉，此非蘭開夏僅作口惠之舉動云。商部大臣倫西曼答稱，目前如政府取消英日商約，渠未見蘭開夏棉業可獲多大利益。倫敦二十九日哈瓦斯電，下院保守黨議員提出動議案，謂英日商務談判，若不能達到規定兩國出品輸出數額之滿意結果，則政府當立即採取能力所及之種種辦法，俾本國及帝國各屬市場上日本貨物競爭行爲，能減至最低程度，若遇必要時，政府可將各種約束，先予拋脫，俾得自由採取有效方法云云。此案當爲下院以舉手法通過，商務大臣倫西曼接受此案

之際，發表宣言，謂在目前情形下，若將英日商約宣告廢止，殊非十全解決之道，其始終希望由英日兩國實業家，直接談判途徑，達到其滿結果。

義報暢論日貨傾銷

羅馬二十八日哈瓦斯電，義大利報紙對於日貨傾銷危及於歐洲一層，廣為宣傳，本日「時報」「晨報」及「論壇報」均以長文評論此事。「時報」謂，世界市場有決不料日貨之來者，日本現亦公然進攻。該報旋將日貨售價與歐洲數國貨物售價，作一比較，並謂巴西現已向日本定造軍艦矣。該報繼謂，東京政府否認其決意實行傾銷政策，日本見各國有表示反動者，即派代表前往遊說，使其相信日本無意傾銷。「論壇報」謂，在現代實業狀況之下，自由貿易之舊原則，已不適時宜，西方諸國現只有一種經濟上之防禦政策，即進口數量之限制是也。英國現亦言及海商保護政策，進口數量限制辦法為實際所需要，各國近今所採混合政治技術之新外交政策，當以此舉為較量之基礎，至進口數量限制之本身，為善為惡，則不必問也。吾人猶憶墨索里尼本年十一月十四日對職業團體全國幹事會演說時，即已言及日本競爭之危險，不日李維諾夫來義，將與墨索里尼會晤，彼此討論之問題中，有一種宜予目下義大利各報紙之宣傳，即在指導輿論，以為此項問題之準備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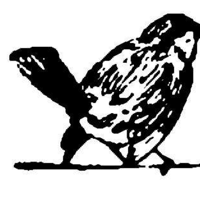
巴爾幹和平運動

土外長訪問希臘

雅典二十四日哈瓦斯電，土耳其外長魯希迪由此間經過，今晨與希臘總理查爾達里斯及外長麥克斯謨會晤，據各報所載雙方會晤之目的，係在研究一般外交時局，以便維持巴爾幹和平。現在巴爾幹半島，各國所訂之雙方條約，大足以維持關於各國之安全及利益，土外長與希臘當局並未考慮訂立巴爾幹任何多方條約。

猶土簽訂不侵條約

猶哥斯拉夫京城二十六日路透電，土耳其為鞏固巴爾幹各國間之團結起見，外長魯希迪已於今日來此，與猶當局簽訂猶土不侵條約，猶土及希臘三國協定，已有成立先兆。猶哥斯拉夫京城二十七日路透電，自土耳其希臘，土耳其羅馬尼亞，及土耳其猶哥斯拉夫協定相繼成立後，今日猶土間之友誼及仲裁條約，又復簽定。該約規定凡兩國間發生一切糾紛時，均以和平方法解決之，同時由五人組成永久仲裁委員會，其中猶土兩國各派一人，餘三人則由其他中立國人員充任。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二年十一月廿四日起
至二十二年十一月三十日止

（記者）

十一月二十四日　星期五

▲閩軍委會議決出師。

▲滬甬機塞可斯十六號墜落舟山島上，乘客及機師九人受傷。

▲胡惟德在北平逝世。

▲中宣會爲閩變發表告全國同胞同志書。

十一月二十五日　星期六

▲府令褫緝陳銘樞李濟深陳友仁。

▲中宣會爲閩變發表告閩省同胞同志書。

▲華北將領何應欽等十七人電請中央制止閩亂。

十一月二十六日　星期日

▲杭徽公路在昌化行通車典禮。

▲高等考試正式發榜，錄取一百零一人。

▲義新使鮑斯克里到平。

十一月二十七日　星期一

▲西南執行部及西南政委會電中央，指責閩事，惟請當局一避。

▲中宣會發表告十九路軍書。

十一月二十八日　星期二

▲行政院會議，鮑文樾晉級上將，鮑毓麟中將。

▲綏遠舉行漢蒙聯歡大會。

十一月二十九日　星期三

▲中政會通過准羅文幹辭外長。

十一月三十日　星期四

▲南中謠重，公債大跌，午後停拍。

▲無線電發明家義大利人馬谷尼抵北平。

論評選輯

閩變與華北

九一八前，廣州本已另立政府，脫離中央，其所以得取消獨立，復歸統一者，完全受日禍緊發之影響。自此兩年中，除共黨外，無論任何地方，均無宣告獨立，別樹政權之事，又完全受日禍繼續之影響。塘沽協定成立後，形勢小變，當局便覺無開放政權之必要，政敵轉視爲大好機會之可乘，他人不開砲火，自己便好斧殺，一方欲把持，多方欲爭奪，老毛病又復發作。於是察哈爾首舉獨立之旗，各種反對派別，均雲集旗下，一時衆矢同的，然其所以曇花一現，不戰自潰者以抗日爲名，又慘受日軍之壓迫也。今則閩變繼起，其發動形式，組織派別，宣布主張，大致與察哈爾相彷彿，然有一最大特異之點，即以澈底抗日威名聞於世界之十九路軍爲唯一武力背景之新政府標語，獨不言抗日是也。此何故？福建與臺灣對海相峙，形勢雖不如察哈爾之逼近日本陸軍威力，然福建新當局畏日本威脅之心理，轉甚於當日之察哈爾，蓋前車可鑒，懼爲覆轍之續耳，且果爾出此，亦必爲察哈爾之續無疑，當局固已熟思之，乃爲急於爭奪政權起見，一時又無較好地盤，故不惜將十九路軍一世英名付之流水，日本威脅中國政治上力量之大，一至於此！遠者且不言，由此最近發生諸點觀之，吾人更可以認識者，第一：日本侵略政策之進退，與中國內變之消長，大有關係。第二：日本威脅中國政局之變化，改易中國政客之心理，具有特殊之力量，甚或居主動之地位。第三：凡與日本陸海軍接近而國際力量較少之地點，若欲謀政治上之獨立，須視其所處地位程度，予以斟酌，甚者或須先謀妥協，聽其指導，次焉者，至少程度，亦須槍桿祇准向內。以上三點，殊爲最近確切不移之事實。今且以華北地位與福建相較，渤海沿岸與旅順相峙，魯冀兩省在此點已等於福建，加以膠濟北寧兩路，又與當日東省安奉連奉兩線相等，沿冀察蒙邊界與所謂「滿洲國」爲隣各地方，又皆日本陸空兩軍隨時馳驟之所及，是華北各省受日本隨時威脅之程度，迥非福建所可同日而語，自不待言。故在國際形勢未變化，東省熱河問題未解决以前，無論華北任何政治舉動，欲在抗日名義下別樹一幟，固不可能，即僅僅消極的取消抗日二字，而欲爲政治上自由獨立之活動，恐亦難獲默許，進一步程度，必爲被動的，退一步設想，亦必爲妥協的，然後方有地點，可容建號樹幟，實爲今日環境所使然，而無可如何者！此吾人因閩變而論及華北，政治是非姑作別一問題，專就國家思想立場言，不能不揭破此點，希望談華北政治者，對於一切，予以穩靜之考慮者也。

吾人更迴溯往事，民國以來，東三省已久在日本威脅之中，假使當局

着眼於其所處之地位，以自保無事為目的，不干與關內政治，或獨立，或進兵，謹慎的以地方政府資格應付日本，九一八事件或可幸免與推延，即使發生，當亦不至如此之狼狽。乃竟一再獨立，一再進兵，且一再皆得日本之默許共契，而不自警覺，遂至獨立一次，進兵一次，日本之勢力亦因之擴大一次。蓋凡外國勢力所能威脅之地點，就歷史上言，無論何國，誰不樂其自身之多事哉？愈多事，則於彼愈有利，於我愈有害，此固不待煩言而解者。中國多年來之政治上事變，往往甲乙兩方均有若干日本人在內，閩變或亦難逃此例，表面上頗似極為矛盾，實則同一作用，蓋彼固利於中國之多事，一貫政策到底也。吾人處於千篇一律萬變不離其宗之往事實例，認為華北現在國際情形，遂漸與當年之東三省相似，更覺一切政爭漩渦，不可捲入。故專在國家思想立場上論華北，最要之覺悟，最善之措置，是在「自保無事」四字上做工夫。如其不然，大局固不利，華北尤不利也。近日日本報紙宣傳，因閩變頗多涉及華北者，黠戲導演，吾人早已見慣不驚，但因此更足令吾人深省。總之，政治主張如何？別一問題，唯華北事實上情形，凡談華北政治者，要不可不徹底明瞭，無國家思想者不必論，有國家思想者，每一事變，皆不可不深長思之，又不獨際茲閩變而已，更論不到閩變之是非成敗如何也。

（錄十一月二十四日天津大公報）

◇◇◇◇◇◇

從歷史上觀閩變

閩變既發，標揭新幟，此事為近年政爭之與國際關係者，成敗利鈍雖未易逆睹，在歷史上要為饒有意味之一頁也。

歷史上之閩變，代有所見，而失敗者多。蓋福建僻處海隅，土地淺迫，險阻，用以爭雄天下，則甲兵糗糧不足供，用以偏守一隅，則山川險隘不足恃，故凡託基閩地之領袖，其功業率無大就。西漢時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武帝發兵討之，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農令韓安國出會稽，擊擋之，兵未交，而變起於內，其弟餘善，殺閩越王郢，函其首馳報天子。武帝乃詔罷兩將兵，餘善竊自為王，武帝因其有誅郢功，立為東越王。旋東越王餘善反，漢兵臨境，發兵拒之，號將軍騶力等為吞漢將軍，入白沙，武林，梅嶺，餘善自稱武帝，其勢甚猖獗也。武帝乃遣韓說，楊僕，王溫舒等，出四道之兵，水陸會攻，東越以亡。武帝以越數反覆，悉徙其民於江淮之間，而虛其地。三國時，孫策攻會稽太守王朗，朗戰敗，浮海至東冶，策追擊大敗之。陳天嘉中，陳寶應據閩，文帝遣章昭達進軍度嶺，趣建安，討陳寶應，詔益州刺史余孝頃，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諸軍，自海道會之，寶應被擒而滅亡。隋開皇十年，泉州王國慶作亂，自以海路艱阻，不設備，楊素泛海奄至，擊平之。五代時王繼鵬據閩稱帝，及變起於內，敵乘於外，而地分於鄰國。又五代漢乾祐三年，南唐劍州帥查文徽遣劍州刺史陳誨，將水軍下閩江，襲福州，會大雨水漲，一夕行四百里，抵福州城下，敗州兵，整衆鳴鼓，止於江湄，蓋順流漂急勢莫能禦也。宋德祐二年，張世傑等共立益王昰於福州，蒙古將阿剌罕自海道襲之，遂陷福州。南宋於顛連奔亡之餘，不以兩粵為根本，權都於閩，蒙兵四突，臨安未陷，兩粵已為之破殘，及敵人海道之兵自明州揚帆而至，國祚乃斬。元末陳友定起於閩關，削平寇盜，以保其境，其才非不足以有為也，及陳友諒陷

彭鋤，湯和亦自海道來攻，及身敗亡，亦勢爲之也。明末，南都既陷，唐王聿鍵立於福州，乃閩浙水火，唐魯二王不相能，浙局既傾，清兵以破竹之勢臨閩，由衢州廣信兩路長驅直入，連下建寧浦城，唐王倉卒出走，清兵既下延平，追獲唐王於汀州，不食死。其後鄭成功據有閩廈，開府延平，奮然有復明之志。成功以順治十六年自閩浮海，由崇明入江，直抵白下，展謁孝陵，復遣張煌言進取徽寧諸路，移檄遠近，大有光復中原之勢。乃一勝而懈，挫於梁化鳳，還師廈門，偏促海隅，終漸滅於臺澎。迨三藩變作，耿精忠據福建，與廣東之尚可喜，雲南之吳三桂共同反清，是可謂大西南之團結，清廷爲之震恐，乃此三人終不敵康熙之雄才大略，次第削平，有清一代，從此不復聞有閩變。入民國後，閩省地位次要，無甚大事。若徐樹錚之開府延平，假王永泉之力以倒李厚基，其事止曇花一現，於政局無大影響。其後孫傳芳自閩攻浙，係聯南京齊燮元以逐盧永祥，事雖成功，實盧氏孤立之勢使然，非關閩省之地利也。

綜觀此兩千年來之閩變，直無成大功就大業者。今之閩變，若以濱海閩爲孤注之擲，其覆敗不待蓍龜而可知；若欲成一局面，必須南連粵桂，北出江表。今日之閩局，將南延而成三藩之亂歟？抑北向而爲鄭成功之一擊乎？此則關乎政治之運用，人心之向背，非盡軍事之力矣。

（錄十一月二十六日天津大公報）

◇ ◇ ◇ ◇ ◇

閩局之剖析

本月二十日福州在陳銘樞李濟深等主動之下，開所謂人民臨時代表大會，推翻國民黨，成立新政權，實與歷來國民黨內鬨性質不同，吾人自始即注意其形勢之推移，而苦於難明眞相。連日根據各方比較可信之文證，加以剖析，殊令人不無失望之感，請略陳之，或足供留心時局者之參考歟？

第一，就對人言：夫政見之爭，何國蔑有，同志翻臉，世所恆見，惟中國之政爭，則無論同黨異黨，大率以對人問題爲中心，以利害感情爲樞紐，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同利則分贓，失意則討逆。自民國十三年以來，入黨青年，從軍將士，爲一二領袖之離合轉變，傷亡犧牲，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蓋不知其若干萬人，殘民害國，元氣耗喪，至於今日，猶依然未脫對人問題之舊套，兩相激盪，不惜重演勢將斷送國脈之武劇，此誠令人痛心無極者也。即如今茲之變，表面雖若有許多問題，實則至少在主持者之中心動機，仍以個人恩怨爲本位，試觀福州大會之前夕，陳李蔣蔡等致電粵桂諸當軸，不提黨務善後，不談改革要端，而一以某某獨裁禍國，六載於茲，倒行逆施，人天共憤爲言，最後則以獨起發難相敦促，而粵桂諸人二十二日之覆電，雖亦申責反黨，義正辭嚴，獨於對人問題之共同立場，則又迄不改變，甚且以之與抗日剿共三者同列，謂當併力以進，抑若不知其力固斷斷不能兼舉者，於此益知震世駭人之軒然大波，依舊不出乎合則分贓分則討賊之原理原則，所謂革命救國之誠意，蓋使人不能無疑也。

第二：就對黨言：方事之始，舉國屬目，以爲推翻黨治，還政國民，庶幾有望，乃觀於二十日正式發表之所謂人民權利宣言，徒標中國最高權力屬於生產的農工共同支持社會結構的商學兵代表大會等語，宛然一蘇維

块』之變名，最後又僅稱『短期間召集第一次全國生產人民代表大會，制定憲治，解決國是。』其於所謂生產人民之界說，實至極不明，而於推翻國民黨之後，是否不代以其他『黨治』，尤令人不無懷疑，蓋就某種觀點解釋，福州理想中未來之『黨治』，或較國民黨之『黨治』，更為澈底而可怕，此觀於接近共黨之點而益明，斯又憧憬自由，反對黨治者不能免於衷懷不安者也。

第三，就對事言：中國今日民窮財盡，人在倒懸，國民所不滿於國民黨者，在其徒尚宣傳，事實相去太遠。假使國民黨少說空話，愼開支票，踐履篤實，專從事實上解除民衆痛苦著手，則人心所嚮，力將無敵；且考之古今歷史，革命成功，類皆得自簡單標幟。漢高祖入關，僅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之令，列甯領導革命，祇舉和平，麵包，土地三點為號召，此其證也。福州事變後種種表現，非空虛廣泛之主義綱要，即實際難行之政策辦法，如宣稱：建立生產人民政權，發展民族資本，主張沒收重要民營企業，厲行澈底關稅自主。或辭義繁奧，非編氓所能盡解，或形格勢禁，非環境所容强行，青年論客，逞情縱論，而不知識者已洞燭其不切情實，淺見之從，則更蹙眉致憾於其浮囂躁妄；殊如改稱中華民國為中華共和國，以及動議改元，皆難免於幼穉無意識之譏，其人權宣言，且竟署『一九三三年』之號，尤為怪誕，誠不料聚反國民黨的若許人才，號為革命，其所創造，乃僅爾爾，是又不能不使人為整個國家前途抱悲觀也。抑福州今日，不特以空浮穉妄，貽人話柄，其表現於事實者，更非閩人之所能堪。如政客雲集，異議紛呶，興革等於兒戲，社會全部騷然，一也。軍隊擴充，土匪得勢，戰禍迫在眉睫，秩序不免動搖，二也。三省兩部，官多兵多，經費窮於供給，誅求當然加重，三也。理想之不可信賴也如彼，事實之不勝擔負也如此，縱其人如何厭惡現狀，祈禱革命，對茲紛亂，恐亦不能率爾謳歌也。

就以上三點觀之，因推翻國民黨之結果，不啻化舊友為新敵，因受聯共之嫌疑，更令民衆疑懼，此為灼然易見之事，姑無論國民黨如何應付，要其將來必為兩敗俱傷之局，而眞正的共產黨，殆將竊笑於其旁，誠不知當事者於憤怒快意之餘，亦曾為國家民族之眞正利害一為打算否也？

（錄十一月二十七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漢蒙聯歡！

內蒙自治問題，經黃紹雄趙丕廉兩氏百靈廟之行而告一段落，並於今日在綏遠舉行漢蒙聯歡大會，以示水乳之融，吾人願為一言，以作芹獻。

查此次問題之起，由於所謂高度自治之要求，其事本倡於西三盟一二王公及少數受有新教育之青年，本同無根之花，非盡事實需要，黃內長等本中央方針，與德王等議定解決方案，則今後內蒙與中央及地方之關係，自奉此以為基準，已不待言。惟吾人以為欲策今後漢蒙之親睦，以及蒙族之繁榮，有不可忽略之數事，臚舉如次：

第一，蒙人素强健，然在文化上絕少進步，其族氏益以衰微。以人口言，向以西三盟（即今要求自治之錫林郭勒，烏蘭察布，伊克昭，三盟）為最盛，清初時衆約二百萬，降至今日，已不足三十萬，其人口減少率之

驚人如此。故吾人以爲蒙古最急最要之問題，不在自治與否，而在如何保持其人口。此而不圖，恐再經百年蒙族將愈益衰微矣。　嘗考蒙族人口銳減之故，輒致慨於性道德及衛生知識之缺乏。蓋蒙人崇信喇嘛教，家有男子，只許一人娶妻，餘者盡當喇嘛，因是形成女子過剩，雖原則上爲一夫一妻制，男子皆早婚，濫交爲常事，花柳病輾轉傳播，故種姓削弱，死亡率高，且無醫藥知識，益增死亡威脅。中國人口繁衍，文化綿長，性道德之功最大。蓋中國文教，視婚姻爲最重大之事，故婚禮奇繁，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告期，親迎，以至合巹，何等鄭重。禮記婚義曰：「婚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此最足見中國文教視種姓之神聖。禮雖許諸侯卿大夫多妻，惟不許女子多夫，故仍能維持血統之純淨。今人多鄙視禮教，不知中華民族之能屹然立於天地間者，頗食此種教義之賜也。故吾人以爲欲言漢蒙互助，漢人應注意挽救蒙古人口之減少。對蒙人提倡性道德，灌輸性知識，使嚴格維持一夫一妻制，絕對禁止濫交，俾減絕性病，强健種姓。次則解放喇嘛教，更予以普通之醫藥知識及帮助。如此，蒙古人口之死亡率，必能逐漸減少轉趨於繁衍。此文化先進之漢人應盡之義務也。

第二，蒙人經濟尚在游牧時期，一切皆在病態中，應從經濟上謀漢蒙之携手。蒙人畜牧，全憑自然，不知保留良種，預防疫病，一有好馬即售去，一遇獸疫即全羣死亡，政府宜設血清製造所於蒙境，及用獸醫助其防疫。蒙民皆無地權，逐水草而居，宜助其由游牧變爲定牧，使各人皆有產權，以便管理教育。草爲畜牧之主要養料，蒙民於此種知識亦甚陋。好草於未結種時即被食盡，現有劣草有爲牛羊不食者，故宜助其注意保護好草，及指導其簡易的改良畜牧之法。

第三，蒙民大多不識字，不記賬，不用錢幣，故漢商每施欺騙，且以高利貸榨取盤剝，宜嚴厲取締，免生惡感。又蒙人現已不純肉食，糧食亦成主要食品，均用牲畜皮毛向漢商交易，而奸商操縱，難得善價，宜設蒙漢貿易監督機關，或用合庫制收買，轉賣與蒙人。如此，一般蒙民感政恩惠，自不思亂。

凡此三端，均屬急務，亦爲百年大計。蒙人欲自治乎？須知目前狀態已極自治，蒙人所需要者非此空洞理論，乃爲如何保持及繁衍其種姓，如何改善其生產及生活，而此類事漢人則優有能力及知識以襄助之。政府欲籠馭蒙長策以實現漢蒙合作乎？上述三端，實爲最要之管鑰。捨此而言自治或合作，直不啻冬葛而夏裘，其爲不通，夫何待言？漢蒙之眞正聯歡，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錄十一月二十八日天津大公報）

閩變中標榜之經濟主義

閩變所標榜者，係以一種經濟主義爲背景之政治，已屬明瞭。究竟爲何種主義，且屬於何派，世人殊未了然。玆一爲說明，藉供參考。

據其人民代表大會通過議案十二項中，除一二項外，幾乎全與其經濟主義有關，特錄之於次：

㈠中國爲中華全國生產的人民之民主共和國，中國最高權力屬於全國生產的農工，及共同支持社會結構商學兵之代表大會，㈡中國國家之獨立，爲不可侵犯之最高原則，㈢全國人民不論種族．性別．及職業，除背叛民族剝削農工者外，有絕對之自由平等權，㈣實現農工生產人民之徹底解放，㈤否認一切帝國主義者强制訂立之不平等條約，首先實現徹底的關稅自主，㈥實行計口授田，以達到農業共營國營之目

的，一切森林‧礦山河道‧荒地概歸國有，㈦發展民族資本，獎勵工業建設，凡有關於民族生存民生日用之重要企業，概歸國營，㈧人民有勞動之權利義務，肉體勞動及精神勞動，均受最大之保障㈨人民有身體‧居住‧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示威‧罷工之自由，㈩人民有武裝保衛國家之權利義務，㈩㈠立即組織人民革命政府，㈩㈡於最短期間召集第一次全國生產人民代表大會，制定憲法，解決國是。

其中關於經濟者，除普通條款，如關稅自主勞動保護等項，可以無須論列外，簡括其特殊要點，吾人可認者職有四：（一）關於政權者，以生產人民組織之國家為號召，而以農工為政權之主體，亦為社會各職業之主體。（第一項，第十二項，）故不准剝削農工，並實現農工之澈底解放，且准人民有示威罷工之權。（第三項，第四項，第九項，）（二）關於農業者，以一切土地收歸國有為最終目的，即實行計口授田。（第六項）（三）關於工業者，一切重要企業，概歸國營。（第七項）（四）關於商業者，並無專條，僅在第一項議案中，謂諸「共同支持社會結構」之地位而已，有無範圍與限制，並未言明。此種特殊的經濟主義究屬於何派？依吾人之觀察，必屬於世所謂第三黨無疑。

第三黨為何？即國民黨中一部分左傾分子，與共產黨中不願受第三國際指揮支配之分子所合組者，信仰共產理論，而反對接受蘇聯第三國際之指揮，反對採用共產主義之方式者也。（見第三黨領袖鄧演達在民國十九年中，以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名義，發佈之「政治主張」小冊內，「我們和共產黨的分界」一段文中，）此次福建所發表關於經濟方面議案，幾乎全見諸鄧演達所發佈「政治主張」文中，故吾人確認為屬第三黨無疑。茲再逐一對證，予以說明：吾人前述關於政權第一要點，即鄧演達文中所云，「我們主張，各職業團體及準職業團體，應按下列的比例數派遣代表，以組成全國最高權力機關的國民大會，直接參加生產的農民工人占百分之六十，其他職業團體及準職業團體，占百分之四十，臨時接收政權，議訂憲法的國民會議，應按此原則組成之。」與福建發表議案中第一，第十二兩項辦法，若合符節。至於反對剝削，提倡解放，更散見該文中。吾人前述關於農業的第二要點，又詳見諸鄧演達「耕者有其田及一般的農業政策」一段文中，其最簡明之語，為「必須達到土地國有的目的。」對

於先實行耕者有其田，即計口授田主張，並列舉辦法九條。吾人前述關於工業之要點，又見諸鄧演達「大產業，關鍵產業，獨占性產業的國營公營，及促進合作社的組織」一段文中，其主張與福建所發表議案第七項相同。吾人前述關於商業之要點，鄧演達文中，與福建所發表議案更復相同，主張均不甚明瞭，並無專文專條討論規定，似不免有投鼠忌器不便十分明說之意，然鄧演達文字中，似可認為直接生產的農工外之一種職業，除主張金融事業應歸國營，藉以防止資本膨脹，並擬設立合作社外，並未確定一般商業辦法，福建發表議案中，更退一步，僅在商字上加以「共同支持社會結構」八字形容詞，其餘一概不提，亦深得鄧演達含糊其意之精神。總之，福建標榜之經濟主義，其根據自完全為第三黨之主張，「生產」二字為鄧文中習用之名詞，福建今日將第三黨正式定名為「生產黨」者，有由來矣。

此種經濟主義之是非如何？非短篇文字，可容詳述，就理論上簡單言，似欠明瞭，尚未一貫。尤其福建今日所發表者，更不免可笑之點。例如准人民有「示威罷工」之權，罷工權利乃完全資本主義政權下，所通常主張者，以農工為主體之政權下，似不應再提倡罷工，鄧演達文中亦未提及，今全部因襲鄧之主張，而為畫蛇添足之害，而不知於其號召之經濟主義，殊不倫類也。至於說到實行，更是大大問題，試舉一例：「計口授田」之上，已加以實行二字，福建人民即時可據以要求，而與共產黨理論相同方式相異之第三黨，在現在閩省財政狀況下，試問一步便可計口授田，將如何辦理？雖然，吾人批評，似不必如此費力認真，更無須再逐項論列，因為現在許多主義，大都不過預備號召，未必一定期諸實行，吾人殊不妨待有實行消息傳來時，再詳細陳述，免白費讀者精神。故以上所述，不過說明福建號召的經濟主義來源之大概而已。再以經濟主義為背景之政治，以農工為政權主體之人民革命政府中央委員十一人，（名單已見二十六日本報）吾人亦略加考察，似未發見由農工出身之人物，亦未發見以經濟研究著名在內，軍人已占八名之多，餘為陳友仁徐謙何公敢三文人而已，即經濟政策最有關之財長及經濟委員會長，亦為軍人兼領。在此點上觀察，福建政府，似尚在以軍人為政權主體之時代，吾人更不必忙於作進一步之議論也。

（錄十一月二十九日天津大公報）



國風社選

寂坐成秋題詒二周三劉　山腴

零雨晚疎疎隔簾秋氣入叢桂花纍纍灑闔餘香溼四序荐迴薄百年遞遭及愚聖靡弗然久暫寧勞挹世人慕眞仙眞仙定何集赤斧與偓佺並賴文綴拾仲任表鴻儒豈不此汲汲旣諗予娓娓倂焉懼長夜襲甚衰非所嘆後秀聊當挹二周信璧連三劉亦共晉莊有勤耨穫楊無歧路泣獨坐慰羇孤行謠弄篇什

九日掃葉樓得素字　釋堪

世隘登高那有路茹靦秋悲聊一吐獨樓負郭攬羣樹赭葉留暉隔前渡廊僧擁鑪悄候門入谷雷車雜徐步蕭條幾翟淸涼山芳杜破顏驚異數塵霾漠漠牆題蠹苦向荒寒搜掌故六代風烟百戰場多少興亡堪作賦語奇不學參軍蠻句妙翻恐丞卿怒從容更上翠微亭孤往播節還我素

散原老人北游有日聽水師貽書有兩龍鍾相聚於金臺月下亦老年一樂事之語輒用其意賦詩送行兼柬社友同作　纕蘅

彌天四海兩龍鍾重向金臺話別悰定有都人遮道看況多羣彥載醪從西山藏雪如迎客姚井煎茶與浣胸（姚家井在陶然亭畔井泉最佳）莫對胡僧論浩刦慈仁寺畔撫雙松老戀鍾山再到遲舊經行處百迷離追歡淮樹頻邀月溫夢湖舟欠補詩生世待同騷卒語風流賸遣酒儔知明年花發春明日遲我城南共舉巵

用掃葉樓登高韻再簡纕蘅白下　梅泉

西風一葉亂霜林冷坐僧房擁鼻吟日落江光初曳練樓高海色欲親襟殘秋如送將歸客逝水難迴不轉心愁絕秦淮舊時月年年留照刦痕深

七里瀧　訒庵

往聞嚴瀨經秋葉儼似游龍兩道紅今日西風放孤櫂頗嫌夾岸少丹楓釣臺依舊高千古江水猶能照禿翁

輸與[illegible]溪(錢塘江)前畔路萬林如赭徹霜空

癸酉秋返延佇閣　前溪

歲歲歸來是晚秋郊園曾得幾回留磨消髀肉將何往斗藪塵埃且小休北地儻容南客老西山合比霅溪幽主人倦聽金遼事恐負黃花到白頭

聞什公遊嶽麓山正欲相訪已去湘矣奉懷一首　子威

年來常以詩相見交臂當前竟失君蘭槳近呼湘水渡芒鞋亂踏麓山雲苔陰石骨蒸秋氣楓暖巖腰坐晚曛此去楚天消息遠衡陽雁唳與知聞

和放園見訪之作用元韻　石遺

霜風吹好句吹到近重陽白下荷垂盡(近至玄武湖莫愁湖荷葉尚彌望)江陰菊正芳(祝丹卿約往看菊)病多嫌戒酒世亂逼離鄉肯共看紅葉天平即射堂

薄遊近山　什公

高處目易倦多情是翠微望崖聊息影坐石每忘歸老樹秋來健清泉雨後肥雲根方吐岫故故向人飛

吳門訪石遺丈賦呈　放園

胭脂橋畔路載訪聿來堂地僻門常閉秋高桂正芳賓筵稀舊雨講席徧吳鄉(時丈方主講眞茹無錫諸校)半日陪清坐言歸已夕陽

北固示衆異　秋岳

雨裏樓臺看北固秋深風物騐南徐知君袖郤量江手長線扁舟正笑渠英雄無覓贖江山多景樓新暫倚闌天塹已憑飛作渡不應雲送佛貍還

瑣窗寒　瓠庵

癸酉八月重游故都仲虎觴余邇園載賡詞社時涼雨蕭瑟秋意滿襟余亦將遄返海濱矣別後用清眞韻賦寄仲虎兼訊同社諸子

潤點香篝疏桐暗滴晚陰侵戶清尊共倒醉賞隔窗涼雨喜詞場風流未銷舊盟欵續閒漚語奈海山萬疊南鴻秋訊又催行旅

日暮分攜處念杜曲幽居去天尺五深情送我繾綣花潭仙侶數貞元朝士漸稀曉風岸柳君記否(是日仲虎出示柳岸曉風塡詞圖光宜朝名流題詠殆遍今多宿草矣)更何時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畫閣開芳俎

藏園群書題記

江安傅增湘沅叔

藏園檢理殘書記（續）

石堂先生遺集三冊。存卷七八、卷十七十八、

宋陳普著、明刊本十行二十二字、白口單闌、有章氏藏書、然明氏、二印、

建寧人物傳一冊。存卷四、

明李默纂輯、明刊本九行二十二字、白口四周雙闌、此當爲建寧府志殘卷。

殊域周咨錄一冊。存卷五六、

明刊本九行二十字、白口單闌、安南上下全。

今古輿地圖一冊。存上卷、

明刊本十行二十四字、白口單闌、圖十幅、朱墨套印、前有崇禎癸未陳子龍序、戊寅山陰吳國輔序、

箋文五經四冊。存儀禮卷十四五、卷十七至二十、周禮卷三、

明刊本九行十三字、黑口雙闌、儀禮卷末有後學廬陵陳鳳梧校刊一行、

大唐六典一冊。存卷五至七、

明正德刊本十二行二十字、白口雙闌、版心上記字數、下記人名、有馬玉堂印、笏齋二印、

史鉞一冊。存卷十六至二十、

明刊本十二行二十四字、黑口四周雙闌、存臣道十四至三十一、子道、弟道、友道、后道、母道、婦道、外道、各門、此書

爲楊鐵崖所撰。

象山先生全集一册存卷十四至二十、

明刊本十行二十字白口四周雙闌、

宋朝文鑑一册。存卷二十九至三十一、

明刊本十三行二十一字、黑口雙闌、有會稽鈕氏世學樓圖籍朱文印、

華奕五册、存卷四至八、又失卷、

舊鈔本題於越明眉陽呂會晃著男新周輯同里後學雨公施爾炘閱錄、

居敬堂集二册。存卷一五六七、

題大明趙王枕易道人著、明嘉靖刊本九行二十字白口雙闌、前有嘉靖四十四年乙丑吏部尚書安陽郭朴序、又河南布政左使孔天胤序、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鈞陽黨以平序、卷一古詩五古七古五律五排、卷二七律五絕、卷三七絕詩餘奏疏、卷四序、卷五序、卷六記說傳銘贊頌題跋、卷七雜著、卷八尺牘、卷九碑志、卷十祭文、有汪魚亭藏閱書朱文印、

按此書極罕覯、余別有題識。此不贅述。

常熟文獻志七册。缺卷六至九、

邑人管一德士恒編次、凡十八卷、前有吳郡守豐城李右諫序、知縣瀛海耿橘序、萬歷乙巳管一德自序、凡例十二則、十行二十字、有溫陵陸氏藏書印、

古穰文集一册存卷二十至二十四、

明李賢撰、天順刊本十一行二十二字、黑口四周雙闌、存祭文銘箴贊賦古今體詩二十三四爲和陶詩。

詩外傳一册。存卷三四、

明通津草堂刊本九行十七字、白口雙闌、有鄭氏藏印四方均狙朱文、

淡泉 大司寇章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元藝圃集一冊。存卷一二、

明順陽李蓘編選凡六卷、萬歷刊本、十行二十字白口單闌

前有萬歷十年壬午五月李蓘自序、八月再序、次目錄、通一百十八人、有野航鄒翁二印、

劉子一冊。存卷九十、

萬歷刊本十行二十字、白口單闌、版心上方有世恩堂三字、每卷題播州錄事參軍袁孝政注、吳人後學蔣以化校一行、

後有萬歷壬辰海虞後學蔣以化仲學跋言得道藏全帙。刻於孝昌署中。前有京山李太史雲杜序。辨爲北齊劉晝著非勰也此本序已佚。闌上朱校字。似抱經筆有廿年精力所聚一印。

齊民要術一冊。存卷九十、

嘉靖刊本十行十八字、上空一字、白口雙闌、後有紹興甲子鎮須葛祐序、嘉靖甲申儀封王廷相子衡序、言侍御鈞陽馬公直卿按治湖湘。獲古善本。乃命刻梓云。莫目所記明湖湘本即此也。傳世極稀。

論衡一冊。存卷四至六、

明南監舊本十行二十字、黑口雙闌、宋版存者多糢糊、版心上記字數、下記刊工人名、有弘治十七年補刊、正德十六年刊、嘉靖元年補刊皆記版心上方、

釋氏稽古略一册。存第三卷、

元刊本九行二十八字白口四周雙闌、版心上記字數、題烏程職里寶相比丘釋覺岸寶舟編集再治有深翠堂藏寄傲軒蓉城三印、

國朝文類八册。存卷二十四至三十八、

元西湖書院刊本十行十九字、細黑口雙闌、

說文解字補義三册。存卷三七八凡三卷、

元刊本六行注三十五字篆文大字一當小字六、黑口四周雙闌、

春秋屬辭四册。存卷一至三卷六七卷十四十五凡七卷、

洪武刊本十三行二十七字、細黑口雙闌、版心下方記字數、前趙汸自序、金華宋景濂序、次目錄、目後趙汸跋二十行、每卷題新安趙汸學、卷十五後有校官銜名三行、

前鄉貢進士池州路儒學學正朱升校

學生倪尙誼校對

金居敬覆校

有檇李蔣石林藏書之印記、王履吉印二方、

香溪先生文集四册。存卷一至六、卷十一至十八、

元刊明脩本、題香溪先生范賢良文集、門人高栴編、十二行二十二字、黑口雙闌、前有紹興三十一年同郡陳巖肖序、有新安汪氏啓淑私印、沈慈之印、曾在雲間嘯園沈氏、沈慈印、十峯諸印、

齊東埜語二册。存第十一至二十、凡十卷、

明正德刊本十一行十八字、黑口四周雙闌、卷末有跋錄如後、

同治癸亥十二月朔。大兵進攻淞江賊營。連破十餘座。營中尙有書籍。悉皆汚爛。惟澗泉日記、與不全齊東埜語二册尙完好。因携以歸舟。餘則不可收拾。盡付刼灰。武林味蔗居士識於之江水師營舟、

按公謹此書。記南渡後朝國章故。最爲翔核。商維濬刻入稗海。删去其半而與癸辛雜識相混。毛晉得善本重刻。其書乃完。惟苦無舊刊可校。余曾見一舊本。十一行二十字。與此本不同。爲曾文正舊藏。當是正德以前所鐫。第流傳絕少。此本爲正德十年來陽胡文璧所刻。似就前本覆木也。觀味蔗居士跋語。知此書曾入太平軍中。紅羊歷刼。幸而獲存。殊足珍也。

凌霄一士隨筆

趙翼中乾隆辛巳探花，共「簷曝雜記」及年譜，均記個中情事。劉詩孫君（文興）藏有其殿試原卷，承以卷端履歷及讀卷官圈識鈔示。茲迻錄於左，當爲研考殿試掌故者所樂覩也。

應

殿試舉人臣趙翼年叁拾伍歲係江南常州府陽湖縣人由附學生應乾隆拾伍年鄉試中式由舉人現任內閣中書應乾隆貳拾陸年會試今應

殿試謹將三代脚色並所習經書開具於後

一 三代

曾祖升故　祖禴臻故　父惟寬故

一 習禮記

來 ○　秦 ○

鄂 ○　劉 ○　□□條鬯可云完作

劉 ○

梁 ○　觀 ○　措詞潔淨用筆亦圓

尹 ○　錢 ○　倚詞雅飭結字圓潤後幅微引處頗見發揮佳卷也

按「甌北先生年譜」云：『二十六年辛巳。先生年三十五。是年恩科會試中式，座師爲劉文正公統勳于文襄公敏中總憲觀文恭公保，房師爲工部郎中趙公瑗。出榜後，京師人以先生才望，羣以大魁目之。會是科會試前有軍機行走之御史眭朝棟奏請復迴避卷。上意其子弟有會試者，慮已分校當迴避，故預爲此奏，乃特點朝棟爲同考官，而命於入闈時各自書應避親族，列單進呈，則眭別無子弟，而總裁劉于二公應迴避者甚多。是年上南巡啓蹕時，曾密語二公留京主會試，疑語泄而眭爲二公地也，遂下朝棟於獄。於是軍機大

臣及司員爲一時所指摘，且隔歲庚辰科狀元畢沅榜眼諸重光皆軍機中書也，故蜚語上聞，輒有歷科鼎甲皆爲軍機所占之說。而先生適以軍機中書中會試。傳文忠公傳語先生：「不必更望大魁矣！」先生以平生所志在此，私心終不能已。會劉文正公及劉文定公綸又以軍機大臣派殿試讀卷官。先生慮其以嫌擯也，乃變易書法，作歐陽率更體。兩劉公初不知，已列之高等。及將進呈十卷，文定慮先生卷入一甲，又或啓形迹之疑，且得禍，乃遍檢諸卷，擬以先生置十名外，彼此俱無累矣。及檢得一卷獨九圈，當以第一進呈。九圈者，卷面另粘紙條，讀卷大臣各以圈點別優劣於上，是歲閱卷者九人，九人皆圈者惟此一卷。文定疑是先生，以語文正。文正覆閱，大笑曰：「趙雲崧字迹，雖燒灰亦可認，此必非也！」蓋先生昔館於文正第修宮史時，愛其公子石庵書法，每倣之。及直軍機，先生多起草，不楷書，偶楷書即用石庵體，而不知先生另有率更體一種也。文定終以爲疑，恐又成軍機結交之局。時兆將軍惠方奏凱歸，亦派入閱卷，自陳不習漢文。上諭以諸臣各有圈點，但圈多者即佳。至是兆公果用數圈法，則惟此卷獨九圈，餘或八或五，遂以九圈者定第一進呈。先是歷科進呈卷皆彌封，俟上親定甲乙，然後拆封。是科因御史奏，改先拆封，傳集引見。上是日閱十卷幾二十刻，見第一卷係趙翼，江南人，第二卷胡高望，浙江人，且皆中書，第三王杰，則陝西籍也，因特召讀卷大臣，先問本朝陝西曾有狀元否，皆對未有。上因以王卷互易。先生遂以一甲第三人及第。傳臚之日，三人者例出班跪，而先生獨掛數珠。上陞座，遙見之，後以問傳文忠。文忠以軍機中書例帶數珠對，且言：「昔汪由敦應奉文字，皆其所擬。」上心識之，明日諭諸大臣，謂：「趙翼文自佳，然江浙多狀元，無足異，陝西則本朝尚未有。今王杰卷已至第三，即與一狀元，亦不爲過。」次日又屢言之。於是雖不得大魁，而先生之名由是

家塾主記憶矣』（「蕉隱雜記」所記大致相同，蓋有「年譜」此節即就「雜記」撰成。）劉君以殿試原卷與「年譜」相印證，謂「年譜」所云不可盡信，其書體實非歐字也。

於此卷，知當時讀卷官可加批。至「所習經書」之注明，則科舉舊制，應試者各習一經，時尚因之也。迨鄉會試改制，第二場皆試五經各一題，乃無所謂專習何經，殿試卷亦不復書此矣。（陳康祺「郎潛紀聞」初筆云：『乾隆戊申，上以相臺五經鏤板，特築五經萃室藏之。舊例科場試士，士各習一經，至是始用五經連歲取士，蓋感動聖懷，實由倦翁舊例也。』）籍貫曰江南不曰江蘇，以其時江蘇尚與安徽二省合稱江南省之故。乾隆晚年始分爲二省，而鄉試仍合闈，稱江南鄉試，於南京舉行，屢議分闈未果，惟中額分上江（安徽）下江（江蘇）。其曾祖之名，「年譜」曰州，卷作卅。

翼與胡高望均中書，而翼以軍機章京，「獨掛數珠」。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云：『有人作嘲中書詩云：「莫笑區區職分卑，小京官裏最便宜。也隨翰苑稱前輩，且喜中堂是老師。四庫書成邀議叙，六年俸滿放同治。有時溜平到軍機處，一串朝珠項下垂。」形容入妙。南海孝廉謝堯山念功爲余言之。』所謂「溜到軍機處」，即指獲充軍機章京而言也。其後不獨內閣中書無不掛珠，中書科中書亦如之。周壽昌「思益堂日札」云；『嚴冬友長明於乾隆二十七年召試，特賜舉人，授內閣中書。甫任事，即奏充方略館纂修官。以書局在內廷，許懸數珠。中書在書局得懸數珠，自此始也。』陳康祺「郎潛紀聞」初筆云：『內閣中書掛數珠，自嚴侍讀長明始。嚴官中書時，充方略館官，以書局在內廷，例許掛珠也。見「潛研堂文集」嚴侍讀傳中。今中書不兼館差者，無不掛珠矣。並舉貢之議叙中書銜捐職雙月中書者，亦靡所區別。即數十金捐納之科中書，亦且「一串牟尼項下垂」矣。展轉僭用。又不知始於何

時。』曰中書在書局得懸數珠自長明始是也，曰中書掛數珠自長明始則非。前乎此者，固有因充軍機章京而掛珠之中書矣。

眭朝棟以奏請復迴避卷獲罪，（「簷曝雜記」云：『下刑部治罪，部引結交近侍例，坐以大辟。』）想見乾隆帝之猜刻，亦所以裁抑貴近，而維繫科舉制度奬拔寒畯之精神也。（主試者之有迴避，大員清秩之有官卷，皆爲限制高門之道。）「郎潛紀聞」初筆云：『道光丁未會試，山東孔慶瑚爲同考官，孔氏宗族應迴避者數十人。聖裔散在各省者，皆依衍聖公覆行，不紊昭穆，故每遇孔氏子孫有主考同考之役，以同宗例須迴避，不論籍貫。禮部尚書祝慶蕃以爲言，請復別試迴避之例。上問：「國家原有此例，因何停止？」慶蕃對：「乾隆某科有宰相子弟迴避者，純皇帝恐臣僚與有私昵，乃停此例。」上曰：「今年非亦有宰相子弟在迴避中耶！」慶蕃叩頭，莫能對。遂罷官。』可合看。

那小學校長眼睛紅著送女兒出門後，家中方面既有了一個消磨她那一分剩餘母性的小孤雛，全部事實一時又還不能明白，故我們走時，一面覺得她極其可憐，一面也猜想得出她此後生活必能從小孩子方面，找出一種自娛自慰的方法。

我們從常德坐了六點鐘的公共汽車到長沙，落店後，聽說一切旅客皆得需要一個保人，找尋熟人作保成為一個問題，故即刻又把一點行李移到火車站去，搭了當夜快車直過武昌。二十五點鐘到武昌時，因為下行船不很方便，故留在武昌住了一天，過漢口江海關前面，看了一回釆眞臨刑的地點，過叔華夫婦住處去，同他們在後湖坐了三點鐘的小船，買了些活鯽魚，照了幾張相片，還在他們家中吃了一次飯。

四天後，我們又攙入了上海的社會裏，成為半殖民地的上海市民之一，預備來過日子了。



記丁玲女士（十九）

沈從文

上海出版界於政府拘束下依然極其蕭條，無從振作。左翼文學在壓迫中已無法存在，民族文學則在譏笑中更不容易發展。各刊物皆在得過且過情形中支持下去，各作者則莫不從大學校我尋生活的依據，教了一點兒書。

時間業已到四月左右，我既已把過武昌作事的機會失去，住在上海生活又實在不容易應付。南京方面××月刊，由朋友×君的主張，要我去作編輯，且可以允許我把刊物自由發展下去，不受×××拘束，不為任何有力方面所左右，只看我願不願意。我在同南京朋友的信時，答應過了這件事。我有我的打算。我想將這刊物在精神方面會成為一個獨立東西。在十二期刊物內，我將使讀者對于十餘年來中國文學的過去得失，得到一個較公平的認識。且將讓讀者從過去的發展上，認明白中國文學的將來，宜如何去發展。我正在對歷史發生興味，相信文學論者從小說史的發展上來疏解文學的可能性與必然性，一面可作左翼文學理論者一點事實上的參考，一面也就正面的指示出所謂「英國紳士的幽默」「本國土產的諧謔」「小報式的造謠」，「黑幕大觀式的說謊」，「「擇撕揉扯旁人理論而來的大衆文學主張」，「受官方豢養而來的三民主義文學」，如何不適宜于存在，如何妨害到有價值的作品之產生。我預備作十二期的批評，每一期說到一個問題。

但這計畫因了兩個人的意見而變更，到了五月，我卻過北京了。那個女作家以為我過南京的打算，不會「與虎謀皮」。徐志摩先生在北京，卻來信說：「北京不是使人餓死的地方，若在上海已感到厭倦，儘管來北京好了。北京各處機關各個位置上雖彷彿皆塡滿了人，地面也好像全是人，但你一來，就會有一個空處讓你站。你那麼一個人吃得幾兩米？難道誰還担心到你一來北京米就會漲價？」

五月十六我便過了北京。

當我們三月中旬從湖南回到上海時，朋友×××轉述來一點消息，說一個美國女記者很想見見丁玲。那美國人既是個×××，對于「中國反

帝大同盟」，國際上的宣傳，似乎盡過很多的力。她願同朋友蔡詠裳女士相識，與我九妹也見過面。四月間那美國人還來過我們那里一次，恰好我們皆不在家。到後又要他一個翻譯來會丁玲，見過丁玲兩次，約好了一個日子，丁玲便同那廣東籍青年翻譯，過××路那美國記者家中談話去了。

她與那女記者所談的自然並無什麼重要性，惟在半年後，這翻譯被那記者辭退時，却爲了那翻譯已同丁玲合居。

自海軍學生失蹤後，熟人中如×××，××，××，與丁玲相知較深的，本來就莫不爲這個人將來的生活懷了一分憂慮。大家皆知道這個人文章寫來胆量大，事實上爲人却最老實最規矩。表面上看來這個人性情極其强硬，事實上爲人却十分柔軟。海軍學生在世時，同她在一處過日子，哄她，服侍她，不高興時節又埋怨她，生氣時節甚至于還揮了拳頭來恐嚇她，她已習慣了那出自南方人熱情的一切安排。這不完全是一個故事上男子的愛情，却正是一個「人」的愛情。如今却把她從這分業已成爲習慣了的生活拉開，將來怎麼樣？她那點力量，那一堆文章，莫不從海軍學生同居生活中得來，如今那一個就此失蹤了，這一個還要活下去，還應活下去，便應當怎麼樣方可以活下去？

在笑話中她答覆了朋友這個問題，她說：

「我也要討個太太。同男子一樣，要一個肯同我過窮日子，不嫌惡我，知道愛我能敬重我的人。你們男子圖方便，找情人時多就熟人中去選擇，我却預備要一個生人。」

她並不是要個太太，却實在需要一個女孩子作爲朋友。

倘若眞有那麼一個同伴，與她能在一處過日子，這女子既瞭解她，明白她的短處，尊重她的長處，又信托她，幫助她，且能用青春的美麗與天眞來溫暖她，兩人合住下去，成爲她感情的尾閭，她此後性情會不同一些，此後生活與命運也會不同一些。

照事實說來，則這個世界上年青美麗女孩子，若有機會認識她，若有機會接近她，願意同她住下的，一定有許多人。她若在什麼學校作教授，若在什麼學校作學生，女孩子們愛她的，也必比爲她傾心的男孩子數目還多。但最不幸處是她業已出了名。人既在那某種身分上出了名，同時、大家就已經把她看成另外一種人了。她願意公平一點，得到所應得到的那分友誼，也永遠無從得到了。歡迎她去演講的，皆把她當成一個名作家來歡待，却不把她當成朋友來歡待，許多活潑女孩子，同她談話時皆拘謹矜持，許多驕傲女孩子，在她面前時皆十分靦腆。這一來實在傷了這個女作家的心。

「這些年青人誰也不願意作我的朋友，誰也不待得我稍好一點！本來是快樂的，一同我對面就矜持起來，本來有說有笑的，一同我對面就裝得老實謹愼。原來我已被這些女孩子認爲另外一種人物，不要同她們在一堆過日子了。你問我社會有什麼不公平處，這就是一件我眞眞實實感覺到的事情。我認爲這很不公平，因爲我還需要她們那點友誼，要很多很多的人，皆如××那麼同我那麼要好，但我如今却得不到了。」

她這些感想並不寫在她給誰的信箋上，並不寫在她文章上，熟人中却很明白她有這分感想。

但這是一種無辦法的事情。一切「成功」原皆包含着孤寂的因素。她的工作的獨造，已使她離開了人與人之間的友誼親洽的獲得，而走入廣泛的愛戴去了。她只能讓若干年青女孩子，在她那

些作品上，發生溫暖的感情，作者本人卻已不能來同那些女孩子作朋友了。

那翻譯恰是有著一個女性型範的青年，臉色白皙，衣帽整潔，缺少廣東人的火氣，卻不缺少受過相當紳士教育的謹飭。體幹適中。不愛放口說話。辦事時見得大有條理，愛人時則顯得忠厚無二。這種人若還有可以稱爲特別長處的地方，即是爲人「穩重可靠。」這分長處若用在生活事業上，則可以「辦事」而不能「創業」。這分長處若用在愛情上，則可以稱爲一個婦人合用的丈夫，而不適宜于作一個女孩子的情人。

愛情上已沒有幻想，在事業上則已能獨當一面的丁玲，在海軍學生失蹤將近一年後，同這樣一個男子同居，原是十分自然毫不出奇的。她要做什麼，他便好好的去做，要玩玩，總極有興致的陪她去玩。要獨自作事，不許他來相溷了，他又很聽命的走開。他並沒有熱，卻只是那麼溫和。二十六七歲的女孩子，又恰當這種年齡，失去了她生活中的伴侶，生命所需要的，原就是那麼一種溫和！

二十一年的夏天，我過上海去看看幾個朋友時，先在××銀行第四樓××通訊社，見到了那個白臉青年，稍稍問過一些兩人生活的話語後，又從他那方面，約定了丁玲第二天晚上在×××相見。見她時我問她：

「兩人生活怎麼樣，是不是還好？」

「有什麼可說的？我們又不是年青小孩子。一切皆平平常常，住在那里也同住公寓一樣，白天各人有各人的事務，到見面時還像互相皆十分客氣，比老朋友們在一處時還客氣。」

我說：「本來麼當這樣。年青男女無正經事可作，把日子消磨在戀愛上去，在愛情得失之間，發誓，哭臉，做詩，失眠，皆並不希奇。年紀大一些，便明白精力應得盡在社會方面去，不至于胡鬧了。這不胡鬧處從另外一方面說來，自然也就叫作平凡了。」

她說：「但能夠年青胡鬧，也是有趣味的事！」

「×性情還好不好？」我說「照我看來這人一切還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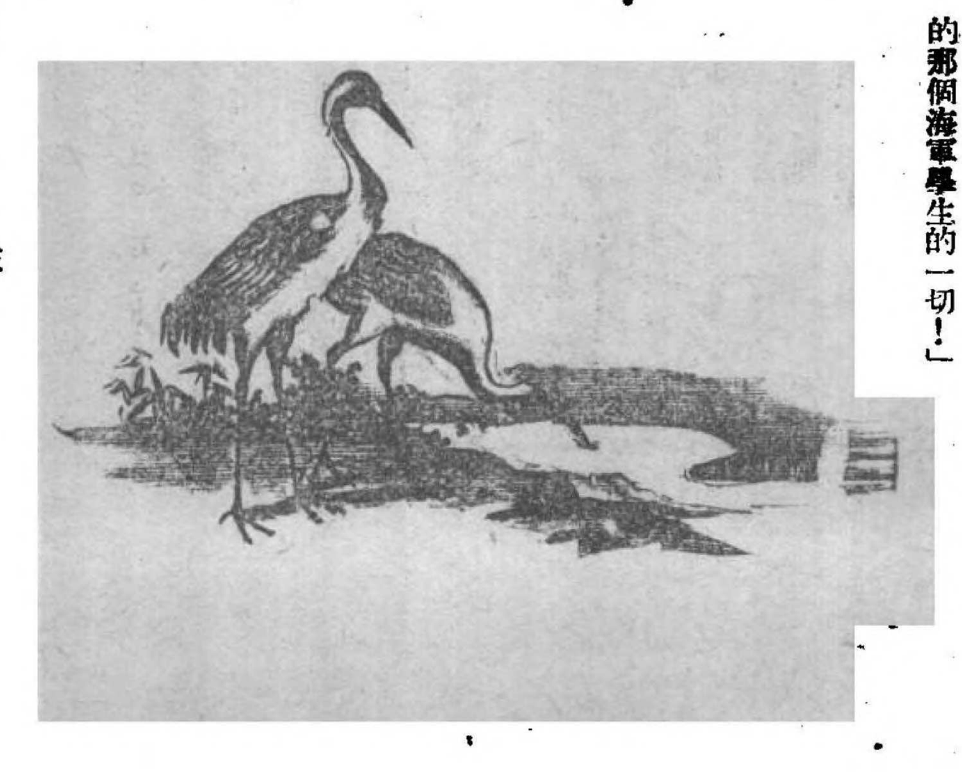
「就正是性情好方使生活平凡。凡事很客氣，凡事能原諒，……你說，行嗎？」

我沒有可說的，卻想起海軍學生如火如荼的性情，一點過去的記憶使我感覺得十分惆悵。

海軍學生同她從北京來預備過西湖去住以前，那一幕戰爭的印象，還很鮮明的在我眼前。那年青海軍學生的種種，不單在過去培養過那圓臉長眉女孩子的靈魂，直到如今還應當作爲這個女作家靈魂的溫室與搖籃！

她見我不說話，彷彿明白我在思索什麼了，便又說：「我老了，不要那些了！」

我心中卻很肯定的說：「你這個人並不老。你到四十歲，于你生活最相宜的，還是你所習慣的那個海軍學生的一切！」



補白

明曲中之百單八將

（康君）

元人施耐庵氏撰「水滸」說部，膾炙人口，婦孺皆知。書中所描寫者爲一百零八名綠林强盜之事蹟。就中宋江之名雖一現諸宋史，而其餘之一百零七人乃係羽黨，不見諸史傳，蓋施氏譜「宣和遺事」也。書中所記雖如荼如火，轟熱鬧之大觀，但試歸納其筆法，不過描寫一百零八人進入梁山泊之經過，自林冲起以至韓壯丁得孫皇甫端等進入爲止，是書即行完結。間常擬以圖表區畫此一百零八人之經過，而爲標示其忽隱忽現之神測，亦爲有趣之事也。

此一百零八人之名，在當時雖屬諸大逆不道之叛徒，但經施氏如花似玉之描寫，使後人讀之，眼花撩亂，咸存効法之心，個中尤以未成年之兒童爲甚焉。於是一百零八名之「江洋」，後人居以「一百單八將」呼之，可見其風味矣。

「水滸」中之百單八將，不僅見於「水滸」，曲書中亦偶見之。近讀明周憲王之曲，有「豹子和尚自還俗」傳奇，內容所描寫者即爲水滸中百單八將之片段故事，所謂「豹子和尚」乃係豹子頭林冲之別名也。惟其中所舉之百單八將之名及混名，有與今本水滸不同者甚多，玆特舉之如下：

今本水滸	周憲王之曲
智多星　吳用。	智多星　吳加亮。
玉麒麟　盧俊義	玉麒麟　李義
浪裏白條。張順	浪裏白跳。張順
美髯公　朱仝。	美髯公　朱彤。
雙鞭　呼延灼。	鐵鞭　呼延綽
雙槍將。董平	一撞直。董平
摸着天。杜遷	摸着雲　杜千

今本水滸	周憲王之曲
托塔天王　晁蓋	鐵大王　晁蓋
混江龍　李俊。	混江龍　李海。
大刀　關勝	大刀　關必勝
病關索　楊雄	賽關索　王雄
拚命三郎　石秀	拚命二郎　石秀
船頭火　張橫	火船攻　張岑

此外，尚有「拚二郎阮進」者，不知爲何人之異名。按水滸中只有三「阮」想係其中之一也。又宋公明之「明」作「名」，是均與目今通行本水滸中之不同者。上所據者，係原刻本「誠齋樂府」，當無傳寫之誤，然則施氏之「水滸」當初若此歟？抑後世人擅爲更易後，成爲今日通行之名歟？是有待於研究也。

風波

劉水

吃過午飯，男人就皆到地裏收拾莊稼去了，女的則皆做針線，為兒女或丈夫忙着預備冬季衣裳。未出嫁的姑娘們最沒有事；一個所謂小戶的人家裏清閑就僅屬於這一類人，她們是在一種優待的情形下連看孩子喂飯等輕易的職務也交與比自己年齡再小的妹妹去作，故她們就很有機會將時間消磨在相熟的東隣西舍中了：學一點裁縫的知識，說一點閒話，如果人若再是在行迹上較比放肆的人，那麼也許以玩笑的態度將話說到男女關係，於是與作嫂子的同聲一笑，日子就這樣打發去了。女人在這時候是最無忌憚，什麼拘束也不存在，利用到心和口以遣無聊，在她們認為是最得體的事；然而口舌或眼淚也就因此而特別加多，在鄉間，一切的多事與糾紛大半是由於此的。

就是這樣的一個秋季下午李三姑娘對張家慶生的媳婦說：

「大嫂，趙祿說你不好呢。」

「怎麼，你又會到了他？你知道，三姑娘，現在你已是有主兒的人，和從前是不同了，不能再像那樣隨便。」

這女人故意將自己的事放一邊去，作出一種不甚關心的樣子，而卻以幾許好意規勸到對方之宜於檢點。二十四五年來她就是這樣作着人的：在行為上沒有給人可稱讚處，然而藉着嘴的殷勤她却想博得人的一點好感；縱然這種計畫也不免歸於失敗，但她仍樂此不倦。

三姑娘聽這話沒即回答。人已是十八歲了，年齡使她於衣食外還需要一點別的東西，故在某種方便中她就認識了趙祿這人，可是現在情形又稍稍不同一點，正如慶生媳婦所說父母已將她許配給另外一男子了。如果像鄉間一般人以為那樣謂男女的關係祇是為着某一件事，而於對方初不必有選擇時，那麼她就也該將過去的事情當作一個荒唐的夢了；然而她却又決不能忘情於趙祿！關於這任性處慶生媳婦認為是頗不對的，故她常以自己的經驗去勸告着這個女人，希望她有所遷善；可是這女人又偏天真得如小孩子，居然將這話非惡意地在那男子面前吐露，於是那男子為了報復就才揭發婦人的隱私了。現在她想起這一切的是非正皆是由自己起，而以婦人之言為河漢又未免不好意思些；由於這種負疚心理而使她無言這也是當然的。

「三姑娘，為你着想，我看還是斷了的好，你說不是嗎？人不能那麼任性。」

慶生媳婦見這女人不答，故又這樣說。

聽這話三姑娘却忸怩地笑了。將頭低低垂着，過了有十來秒鐘，這才似乎決心地說：

「大嫂，我一定信你，你看着，從今後我就不理他。」

為了自己話的發生效力，這婦人就輕輕地笑。她覺到這是又建下一件偉蹟了：以三言兩語而令一女人不致淪於罪惡，除她慶生媳婦外誰還有這利口？

不過漸漸趙祿的批評又回到這婦人的心上來，她覺得他太可惡了：為着想勾搭女人而毀壞到

別人的名譽，這是何等卑劣的手段？她慶生媳婦固然也知道這謠言之不爲無據，過去生活給人留下許多可指摘處，可是現在她是堂堂正派的人，自結婚後誰還抓住過她的辮帚？這當然是沒有的，自己已規規矩矩地爲張家生下一個小孩子了，居然又有人提到過去的可恥的事，豈是她能說會道的慶生媳婦所能忍受的？故她過了不久就說：

「可是，三姑娘，趙祿說我怎麼不好來的？」

李三姑娘已明白到這婦人的心事，且更後悔自己之失言不該將那話告訴她了。她不願再激起婦人的不安和怨惱，於是就頗含混地說：

「他也沒有怎樣深說，祇是在話語之間彷彿有那意思。」

「那麼他到底是怎說的？你還給他瞞着？」

「我幹麼要給他瞞着呢？教我看，不必問了，『耳不聽，心不煩』，有什麼用？」

「有什麼用，你說的？我問他去！」婦人說這話時已不能將氣平下去了。

三姑娘見這樣子就說：

「大嫂，你何必氣？人們嘴的討厭是沒法說，誰不知道你好？況且一聲張出去，於我也不好聽。」

爲別人而肯犧牲到自己是慶生媳婦的長處的，故她沉吟了一下就說：

「三姑娘，爲的你，我忍着了。不然，我是一定不饒他的，他血口噴人！」

「這就得了，走得正，行得正，閒話是白說的。」

「不是呢，三姑娘，你還不知道你大哥的脾氣？這話若是到他耳裏，殺死我他都幹得出來，你看這是玩的嗎？」

慶生媳婦又故意這樣「危言聳聽」地說。她在言語間給她丈夫一點無用的威嚴，以陪襯到自己對人的好處。然而這情形是騙不了三姑娘的，她知道慶生的爲人是怎樣懦弱，她更知道這婦人在娘家時是出過怎樣的醜；在心意中她是引這婦人爲同志，而她所以在這人面前毫無隱飾的也正爲此！不過現在的局勢好像需要一點嚴肅，於是也就不能不用幾許虛僞以作送與對方的答禮。人就是這樣一種滑稽的動物：爲了符合別人的心理，而不惜將自己的感情變換，三姑娘就是爲這種所謂人的通性所左右，她說：

「大嫂，誰說不是！作女人眞不容易，男人怎的都好，也不見有人說長道短。」

這女人將話一說下去，卻頗有些身世之感了。故在言語間就有一點不平意味。

「三姑娘你還小，經驗不多，你沒見我的當年……」

慶生媳婦話還沒完就停住了。自然接着她該說她當年是怎樣爲流言所傷害一類的事，可是終於又覺到不說的好，故就閉住口。這種奇怪的心理是難解釋的，一個人如能有那聰明知道自己在別人心中佔着怎樣的地位，那麼他就總想隱飾那所爲人卑視的缺點，可是在一個與自己相同的人的面前時，則反以此缺點而自爲煊赫，用一種吞吐的態度，於幾次相催之後這才源源本本說了出來，於故事終了時相視一笑，而心也覺痛快了。

李三姑娘於是就問她當年怎的。

婦人未開口就先笑，在眼角與眉梢間還依稀留着幾許當年浪漫的風韻，過去的事重到她心上時，使她又年靑一點了。她說：

「當年麼，還不和你現在一樣？姑娘蔑較大了，就像一個饞嘴的小貓，總想嘗一嘗魚的腥味：這一來，謠言可就多了，提起來都教我害怕……」

「你說呀！」三姑娘見她住口就又催促着。

「不說了。」

說不說，這婦人就真不往下說。她是又想到對方不很可靠，如果這話她再對趙祿告訴了時，豈不更多一點為人談笑的憑據？多疑是這等人生來的品性，她們不信任任何人為真實人，除了她們的情人以外；然而她們自己却又太不忠誠，用一點造作的過分愛好以為對於情人的手段，於是自信為得計了：想到某某剛强男子對自己是怎樣溫柔纏綿處就不禁高興地笑；可是她們就不知道此等人在男子中也正不缺少，而且為了閒時的消遣，為了珍奇的炫示，又每喜歡將戀史或好事講用教別人聽；現在趙祿所說的話也就正是從慶生媳婦從前情人的口中得來的消息！

「甚麼不說？」

「還是不說的好。」

好奇的心理使李三姑娘有一點急，故她激慶生媳婦：

「大嫂，是不是你不信我？不過你看我，甚麼都告訴你了，現在我才知道你比我精。」

婦人就笑着說：

「三姑娘，不是我精，我才傻呢，我想你一定都知道了，又何必再說？」

「你怎知道我能知道？」

「趙祿沒告訴你？」

「他祇是說了兩句，不是我已對你說過？」三姑娘說這話時在心裏笑：她覺得這婦人真了不起，能在人的不介意中而打聽一點消息，如果自己再愚蠢了些，豈不是被她騙？故到後在臉上也笑着了。

「真的？」

「可不是真？」

「真假都不必管，左右那時我是和你一樣，這還不明白？三姑娘，你不必問了。」這婦人說完就笑，她是想起自己用了三姑娘所說那「你不必問了」的話才笑的。

在往下的追述中將一個下午打發去了。慶生媳婦還是有機會就同丈夫吵，設或作男子的若分張幾句，她就以為失了她的威風，坐在門檻上抱着孩子流淚，且罵着無傷大雅的話，直到對方承認自己錯誤而又親手拉起來時這才終了。三姑娘呢，則已聽從了這婦人的規勸，輕易不將足跡送到大門；幫同母親作點針線，於人手不濟時也能自願地將柴抱到屋裏。她是真想到身子已屬於另一個人，不能再野馬樣四處地跑，故在行為上就能如一般人所謂的「安分」了。

但這事實却作了一點風波的引線：漸漸地關於慶生媳婦的煩言又多了起來。當閒暇的時候，在場院上或樹陰下，年青的人們一坐在一起，平常以閒事陪伴到生活的那一類人，就皆將嘴利用到這傳聞上面。他們是並無惡意，祇是為着消遣，這種不存愛憎的天真心理就如小孩子看喪事中的紮紙或穿白服的孝家時並無所謂樂哀是一樣。然而這給與作談論之的的婦人的影響却是不小，即那作柔順的丈夫的漢子也覺到一點難堪的不安，故他在進屋中時，就取着體貼的態度向妻子說：

「你看，你就是好管閒事。李家那個丫頭本就是個騷貨；不怕她和趙祿跑了，半分也不與我們相干。現在可好，人們都給你造些閒話，這是何苦來的？」

這兩天來慶生媳婦就沒好脾氣，這時她正裁一條孩子的棉褲，聽丈夫說完就放下了剪刀怒恨恨地說：

「你，你現在也幫着那羣野種來欺侮我了。那是我的一分好心，你不能和別人對付，却到家向老婆顯本事來……」

聽這話這漢子不等婦人再接下去就說：

「不是我埋怨你，我就和你這樣說說，你看，你又急了。不用管他們的，你想我能信嗎？」

「啊？這可好！你覺得我聽這話心是不煩怎的？你沒能力，教人家不拿當人待，現在又到我身上來了，你說這日子還有個過？」

這作懦弱的丈夫的一向也是懦弱作着人的，他祇知道爲衣食忙碌，在妻子同別人的或多或少的凌虐下生活下來，不鬥氣，更不會鬥智，故在他是一點辦法沒有，而他回答妻子也就僅僅是這類沒有能爲的話，他說：

「沒有過，也得過。」

看到丈夫是這樣無用，婦人的氣就更多了。她想到一個作丈夫的任何事情上皆這樣軟弱，不能與自己借力支撐着外來的橫逆，心中又有一點憾。無知與愚蠢亦成了這婦人的剛强與智慧，她總相信着自己是能幹的人，假若不是丈夫太懦怯了些，則她雖生爲婦一定會將家聲振起來的，不至爲村中的人們所不齒吧！然而命運那東西就偏將她繫到這樣一個無能的漢子的懷抱裏：在白日侍候到他的衣食，到晚間又陪作到他去睡覺，是男子漢所有的倔强與[illegible]處在他身上皆尋不到！

這是何等命薄的事！婦人想到這可傷心處就如王嫱下嫁番王那樣委屈，於是哀哀地哭起來了。但在哭時她也不忘對丈夫說話的權利，她說：

「都是你這死不了的，你爹媽養活了你，我爹媽又偏把我許配了你！這是那一輩子造下的孽！」

聽這話男人就說：

「你眞是，提這話幹什麼呢？」

「幹什麼？誰要你不爭氣？一個人自己不爭氣也就罷了，還又娶個老婆跟着現臉，我[illegible]看你是白活！」

男人勉强地笑了，這笑裏又有一點苦。

「啊，你還笑！你覺得這是可笑的事，自己的老婆教人家說長說短？」盛怒將婦人的傷心掩蔽住了，好似自己之爲人言傷害是丈夫卑怯性質所招惹來的，而無涉於自己婚前的行爲放蕩。

「什麼事情都怨我？」

一句話的意義是無逃於這婦人的耳朵的，當然她明白到這男子所說的有傷於己，故戟指向丈夫說：

「不怨你！那麼怨我？你方才還說你不信，來不來你早就信了！好，我是敗壞你們張家門風的老婆，你處我一個罪吧！」

鑒於事態漸漸擴大，這作丈夫的覺得有收拾的必要了，而過去又皆是以自己降服作爲妥協的條件，這次當然也不能例外，故他笑着對婦人說：

「你看你這樣急，自己有病也不知道愛，一會兒心口兒疼又犯了！我那時說話不是道三不着兩的，這也用着生這大的氣？」

「不用你出這份好心管我！」

「你怎的？有話慢慢地說。什麼事情不依着你辦？」丈夫說時就坐到她身旁去，取着最殷勤的態度，臉上現溫和的笑。

「少說吧，你依着我早好了，現在弄得一點不像人家樣！」究竟女人心軟，而一想到這漢子在他時所給自己的好處時就更不能堅强到底。

丈夫見到自己所該作的那份已竟終了，而素又拙於辭令，不能以悅耳的言語表達出更可喜的歡意，故不再說什麼。他祇是默默地望到地下，想起天氣是這樣好，該將豆子晾在場上預備打了，於是站起身就往外走。

但婦人却喚住他：

「噯，你往那去？」

「我出去看看。」

「趙祿，那野小子，他給我造這些謠言，你就想完了嗎？啊？你到說呀！」

依慶生想，這還不算完了怎的？說的既已說了，而且又印在全村的人的心上，縱然是不想完又有什麼辦法！言語的權利之於人類是剝不掉的，世上有勢的那又一種人也不能奈何得衆人之口，又何況他庸懦的慶生？這事實，在這漢子的簡單頭腦中是顛了了，然而他不能將這意思對妻子說！他是已伏於這婦人的雌威之下，正如賢良臣子對暴君不敢有所諫諍是一樣。

「啊？你說呀！」婦人見丈夫不答，就又將先前所說的話的語尾重複一遍。

這男人眞有些苦於應對了，他不知道怎麼樣才算得體；妻是剛剛消氣，說不上那句話那個字又激起了她的肝火，但不說話又顯然是不成功，進退維谷這四個字恰恰是形容到他現在的境地，許久他才訥訥地說：

「依你說呢？」

「我？我找他去！」婦人說時又顯然與對三姑娘說那「我問他去」是不相同：這神氣比較堅定一些，而且含義也更加嚴重。

「那能怎麼樣？」

「我教他給我指出人來，完了再說。」

「他不承認呢？」

「說的可好！有李三姑娘作証明人。」婦人此時已不復爲李三姑娘着想了。

男人則又想說怕是那個女人不幹，可是他終於爲着抑厭煩竟閉住了口，逕步走出去了。

第二天午餐完後，慶生媳婦連碗也沒刷就逼着丈夫一同去找趙祿，男人還有點遲疑，但終是對妻子不敢有所違拗，故就離了自己的家門而到另一個大門裏去，那大門裏當然就是趙祿的家。這主人的漢子此時正在院中捻一條繩，見到兩夫婦走近身來一句話也沒有說，祇是擡頭望望又照料到自己的工作去了。平常原皆是熟人，而按着鄉村的規矩，則又皆是相互稱兄道弟慣的：不過現在這年青的漢子已看到將會發生一點不平常的事。自己既料得出所謂不平常的事中自己必需作一主角，而對方又正是來的這兩個人，那麼還有什麼可寒暄的？

這婦人看這種情形就更生氣了，她以爲趙祿太沒看起她，在作一件錯事之後，不但沒有抱歉的表示，並夙昔的禮貌也黜免了去，世間還有比他更可惡的人？故她滿臉殺氣地說：

「趙祿，我問你，爲什麼你給我造謠？」

年青的漢子總是有他的倔強處，他一點也不狡賴，自然得出人意料地說：

「我多咱給你造謠來着？那是眞事！」

「眞事？你說是誰？說不出來我撕壞你嘴！」婦人氣得有點抖了，她挽起了袖子嚷着。

「那還用說嗎？你自己還不知道？傳三，是不是有那一回事？」這小子眞嫌疑得可以，慶生所担心的怕不承認，婦人所預備的找李三姑娘來作證明，現在已皆成了過慮的事。年青的鄉下人皆有這脾氣：在一點固執的見解上敢作一點非常的事，他們是天眞的，是樸實的，造物所賦與的那份坦率性情並沒有爲虛僞所傷損，在別的事業上是如此，而在打架鬥口上也是如此，不過關於前者發展的機會旣少，爲社會的習俗與國家的法律所限制住，故祇能將這好性情白斷送於後者了，而在同時，又多形成幾許鄉間的愚蠢與可鄙，致另一類人視爲不齒，想起來是頗可惘的。

「教你抓住過嗎？」

婦人說這話時已撲了過去，意思是想打這給自己難堪的人，但對方終是男子，一把就將她推倒了。一面對丈夫勝利慣了的慶生媳婦那能轉目

讓道強辱？故一面罵着在氣惱時所該用的話，一面又跑到屋去，將一些盆碗之類的東西皆砸碎了，且力極聲嘶地說：

「趙祿，你這小子，李三姑娘不理你了，你給我來造謠言，我替你害臊！」

縱然家裏的人皆出來攔阻，但趙祿和慶生是一樣的沒有動手，他是忽然又想起「好男不和女鬥」的老人的明訓，他覺得一定會有說理地方，他要在事過後打官司去，聽到上面這種話時他祇是用重的語調說着：

「那個你多餘說！」

「多餘說？我看你不要臉！」婦人這時已住了手，這是參着門檻說的。

「也不是誰不要臉？」

看熱鬧與勸架的人已漸漸多了，人們皆主張這個能不說話那個能回家去。而事情也就眞如他們所主張的這樣暫時了結，但當婦人往外走時趙祿却說：

「你等着，我們衙門裏見。」

婦人就說她不怕。

路過李家門時，見三姑娘正在簷下洗衣，這婦人就走進去，她說：

「三姑娘，我找趙祿去了，我把他家的盆碗都給砸碎。現在他要打官司呢，由着他去。」說時她又露出一點得意神色，表示自己並沒有在男人面前吃虧。

但三姑娘聽這話却有一點急，她問是不是也提到了她？

婦人說：「我羞他了，我說他找不着女的拿我出氣。——可是三姑娘，將來趙祿不承認他說那話，你得給作證明的，不是嗎？」

三姑娘立時就將臉沉下來，儼然過去的交誼皆拋掉了，她說：

「大嫂，得了，你眞對得起！你們打架，把我也扯在裏面，你有本事你自己辦，拋頭露面地到衙門裏去，我丟不起人！」

這話在慶生媳婦是一點也想不到的，她此時的生氣甚至比被趙祿一把推倒還要加倍，她覺得這女人太沒良心，自己從前待她是那樣好，就是想找趙祿，不因爲她，不也早就出了這氣了嗎？現在她居然翻臉就不認識人，該有多麽可恨？然而時間是太匆促一點，不能再和女人講多少話，故捧着袖子就走出去。

到家後，婦人的嘴又不能休息着了，第一罵趙祿，完了就數說李三姑娘的短處，最後自然將詞鋒又移向丈夫方面，責問他在那時爲什麽不幫同她動手，她說：

「你這無用的人。就能穿衣吃飯！」

但到後，慶生家的屋子裏被和事的人們給塞滿了，這裏仍然是以婦人的談鋒爲最健，她說她這次去找趙祿祇是爲的教大家明白她是怎樣的人，不然，人們將皆信爲眞了，這冤枉，就是跳到海裏也洗不淸。自然答話的人們皆知附和她的意思爲自己義務，故一點讚美到品行的言詞就從各面飛來，而婦人聽到後也覺到幾多高興，以爲失之於趙祿的已在這所謂諧和事老中得回來了。不過到後有人提起那倔強漢子要告狀時，婦人又稍稍興奮一點，她聲言着她敢作敢當，官應該是講理的，不會就吃了人。

雙方皆以爲法律可以判自己有理，而官又可以給自己作主，在這愚蠢的情形下，事情就僵持到兩天了。這其間慶生媳婦也曾找過人去寫訴狀，而在被找人稍稍一遲疑時她就說到他怎樣不該看慶生的笑話，有學問的人似乎宜主張公道，她不說這是情面，而說這是義務。

不過事情一過去較久，怒氣也就漸平了，仗着好人們的斡旋盡力，在慶生請一請客的條件下將這糾紛就算結束！從此慶生媳婦仍是以言語與詬罵打發着所該打發的日子，而當她想起這件事時，她就每以官事之未能打成而歸咎於李三姑娘不肯出力，她罵：

「賤東西！小養漢的！」

二十二，十，十五夜

原文献残缺